古文觀止

上册

吳楚材
吳調侯 選

古文觀止

上冊



中華書局

点校说明

《古文观止》是清初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两人编选的一部古文选本，上起东周，下迄明末，共选辑文章二百二十篇，分为十二卷。

这个选本所选入的文章，在过去有一定的代表性，编者的选材比较广阔，能照顾到各种文章体裁和多方面的艺术风格。其中有一部分文章，表现出了极端维护封建统治，即使在它们当时也是落后的思想，但其中的大部分还是可读的。这个选本，对于我们了解我国古代散文的大致面貌和欣赏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仍然有所邦助。

本书据映雪堂本断句，并校正了个别显著的错字。

钟　文　谷　一九六三年四月

序

余束髮就學時、輒喜讀古人書傳。每縱觀大意、於源流得失之故、亦嘗探其要領。若乃析義理於精微之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此衷蓋闕如也。歲戊午、奉天子命撫八閩、會稽章子、習子、以古文課余子於三山之凌雲處。維時從子楚材、實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尤好讀經史、於尋常講貫之外、別有會心。與從孫調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侯奇偉倜儻、敦尚氣誼。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下筆洒洒數千言無懈漫、蓋其得力於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師雲中、寄身絕塞、不勝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觀止一編、閱其選、簡而該、評註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披閱

數過、覺向時之所闕如者、今則甎然以喜矣。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厥功豈淺鮮哉。亟命付諸梨棗、而爲數語、以弁其首。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陽日愚伯與祚題

古文觀止目錄

卷之一 周文

卷之二　周文

卷之三　周文

卷之四　秦文

顏斶說齊王……一四〇
馮煖客孟嘗君……一四一
趙威后問齊使……一四五
莊辛論幸臣……一四七
觸讋說趙太后……一四九
魯仲連義不帝秦……一五二
魯共公擇言……一五八
唐雎說信陵君……一五九
唐雎不辱使命……一六〇
樂毅報燕王書 已上國策……一六二
李斯諫逐客書 已上秦文……一六七

卷之六 漢文

卷之七 六朝唐文

卷之八 唐文

卷之十　宋文

古文觀止卷之一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初者、敘其始也。鄭、姬姓國。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國。武姜者、姓姜而謚武也。生莊公、及共恭、叔段。共、國名。段奔共國、故名共叔。莊公寤生、寤、猶蘇也。寤生、言生之難、絕而復蘇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命名奇。遂惡烏故切、之。一遂字、寫盡婦人任性情況。愛共叔段、欲立之。亟器、請于武公、公弗許。惡莊公而因愛段、欲立爲太子。亟請者、不一請也。莊公蓄怨、非一日矣。○以上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基骨肉相殘之禍。及莊公卽位、爲去聲、之請制。制邑最險、姜請封段。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言制乃巖險之邑、昔虢叔居此、特險滅亡、他邑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爲愛段之言、實恐段居制邑、太險難除。他邑雖極大、諒不若制邑之險、適可以養其驕而滅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甚。請京、京邑最大、姜請封段。使居之、謂之京城大泰、叔。邑大可以養驕、而不除亦必易制、故使居之。大叔者、張大其名、所以張大其心也。○莊公處心積慮、主於殺弟。封邑之始、已早計之矣。祭債、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

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同三、國之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都、三分其國之一、不過百雉也。中省都字、五省國字、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今京不度、非制也、京城過於百雉、不合法度、非先王之制。君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邑、將爲鄭害、莊公必不堪也。○祭仲一夢中人。公曰、姜氏欲之、焉煙、辟同避、害。直稱母姜氏而故作無可奈何語、毒聲。對曰、姜氏何厭平聲、之有、厭、足也。不如早爲之所。或裁抑、或變置。無使滋蔓、蔓、萬。○滋蔓、滋長而蔓延。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先出蔓字、後出草字、頓挫。況君之寵弟乎。言向後卽欲爲之所而不能。○夢中。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備、子姑待之。斃、敗也。滋蔓自多行不義、則必自敗。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不義、而欲待其行也。莊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終未之知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邊邑。貳、兩屬也。段命西北二邊之邑、兩屬於己、果行不義也。公子呂鄭大夫、字子封。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國不堪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君將何以處段。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先拗一筆。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民、生他心也。○子封又一夢中人。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將自及於禍。○莊公實欲殺弟、而曰自斃、曰自及、故爲段自作自受之語、毒甚。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前兩屬者、今

皆取以爲己邑、直至廪延、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可正段罪。厚將得衆。厚、地廣也。前猶貳己、故云生心。今直收貳、故云得衆。○夢中。公曰、不義不暱、銀入聲、厚將崩。暱、親近也。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崩者、勢如土崩、民逃身竄、直至滅亡。較自斃自及、更加慘毒矣、而子封終未之知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繕、治也。具卒乘、去聲、○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掩其不備曰襲。○段至此不義甚矣、然莊公平日處段、能小懲而大戒之、段必不至此。段之將襲鄭、莊公養之也。夫人武姜。將啓之。啓、開也、言欲爲內應。○婦人姑息之愛、不曉大義、故欲啓段。使莊公平日在母前能開陳大義、動之以至情、惕之以利害、夫人必不至此。夫人之啓段、莊公陷之也。公聞其期、聞其襲鄭之期也。○祭仲不聞、子封不聞、何獨公聞。蓋公含毒已久、刻刻留心、時時偵探、故獨聞之也。曰、可矣。三字寫莊公得計聲口、與上可矣句緊照、言這遭纔好伐了。○鄭莊公蓄怨一生、到此盡然發露、不覺一句說出來。命子封帥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煙、○鄢、鄭邑名。公伐諸鄢。既命子封伐諸京、公又自伐諸鄢。兩路夾攻、期在必殺。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敘段事止此。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經文、下釋經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莊公養成弟惡、故曰失教。鄭志者、鄭伯之志、在于殺弟也。○鄭志二字、是一篇斷案。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殺段、難言其奔也。○釋經止此。下遙接前文再敘。遂寘同置、姜氏于城潁、

寘、棄也。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黃泉、地中之泉也。立誓永不見母、將前日惡己愛段之忿、一總發洩、忍哉。既而悔之。悔誓之過、是天性萌動。○無相見也、以上純是殺機。潁考叔以下、純是太和元氣。既而悔之一句、是轉殺機爲太和的緊關。潁考叔鄭大夫。爲潁谷封人、時爲潁谷典封疆之官。聞之、聞其悔也。有獻于公。或獻謀、或獻物。公賜之食、食舍捨、肉。食而舍肉、挑其問也。公問之。公問何故舍肉不食。對曰、小人有母、只四字、妙甚、直刺入心。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去聲、之。善于誘君、使之自然心動情發。公曰、爾有母遺、繄衣、我獨無。繄、語助也。○哀哀之音、宛然孺子失乳而啼、非復前日舍毒惡聲。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佯爲不知、妙。公語去聲、之故、公語以誓母之故。且告之悔。且告以追悔無及之意。對曰、君何患焉、黃泉之誓、何足患焉。若闕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地道也。掘地使及黃泉、爲地道以見母、便是相見于黃泉、誰以此說爲背誓也。○天大難事、輕輕便解。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洛、也融融。賦、賦詩也。大隧二句、公所賦詩辭。融融、和樂也。則知其前之陰毒矣。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異、○大隧二句、姜所賦詩辭。洩洩、舒散也。則知其前之隱忍矣。○從前一路刻毒慘傷之心、俱于融融洩洩四字中消盡、摹寫生色。遂爲母子如初。敘姜氏止此。○初字起、初字結。君子曰、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爲

論斷也。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去聲、及莊公。拈愛字妙。親之偏愛、足以召禍。子之真愛、可以回天。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而錫及其儔類也、其頴考叔純孝之謂乎。○引詩咏歎作結、意致冷然。

鄭莊志欲殺弟、祭仲、子封諸臣、皆不得而知。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斃、子姑待之、將自及、厚將崩等語、分明是逆料其必至于此。故雖婉言直諫、一切不聽。迨後乘時迅發、并及于母。是以兵機施于骨肉、真殘忍之尤。幸良心忽現、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初。左氏以純孝贊考叔作結、寓慨殊深。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父子俱秉周政。王貳于虢。王病鄭之專、欲分政于虢公。鄭伯莊公。怨王。貳與怨、俱根心上來、伏下信不由中。王曰、無之。只用無之二字支吾、全是小兒畏撲光景。故周鄭交質。王、○質、物相質當也。君權替、臣紀廢、自此極矣。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平王子名狐、鄭公子名忽。○先言王出質、而後言鄭出質者、明鄭伯偪王立質擧、而後聊以公子塞責、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畀、與也。將者、未決之辭。卻爲鄭莊窺破。故王以三月崩、而祭足以四月寇、言其疾也。四月、鄭祭債足即祭仲。帥率、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溫、周邑名。成周、今洛陽縣。○書溫、又書成周者、四月猶溫、秋則徑入成周。寫鄭莊之惡、不唯無君、直是異樣慘毒。周鄭交惡。如字、○敘事止此。下皆左氏斷辭。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句喝倒交質之非。明恕而行、要平聲、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去聲、之。明則不欺、恕則不忌、所謂由中之信也。言本明恕而行、又以禮文、彼此要結、雖不以子交質、誰能離間之也。苟有明信、推開一步說。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毛、草也。即下文所謂菜也。蘋蘩蘊藻之菜、蘋、大苹也。蘩、白蒿也。蘊藻、聚藻也。皆生于澗溪沼沚、可以爲菜者。筐筥舉、錡奇、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鼎屬。潢黃、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也。行潦、流水也。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薦、祭也。羞、進也。○以上七句、言至薄之物、猶可藉明信以爲祭祀燕享。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煙、用質。此通言凡結信者、不得用質、非專指周鄭也。○上言要之以禮、此又言行之以禮、全是惡周鄭交質之非禮也。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迥、采蘩、采蘋、國風二篇名。義取于不嫌薄物。行葦、泂酌、大雅二篇名。行葦篇、義明忠厚。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供祭。昭忠信也。此四詩者、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也。○引詩作結。以蘩蘋葦酌等字、與澗溪沼沚十六字相映照。而仍以忠信字關應信不由中、風韻悠然。

通篇以信禮二字作眼。平王欲退鄭伯而不能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乃用虛詞欺飾、致行敵國質子之事、是不能處己以信、而馭下以禮矣。鄭莊之不臣、平王致之也。

日周鄭、日交質、日二國、寓譏刺于不言之中矣。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東宮、太子宮也。得臣、齊太子名。○敘莊姜與太子同母、表其所生之貴也。與下嬖人緊照。美而無子。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四字深妙。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國風篇名。國人以莊姜美而不見答、作碩人之詩以閔之。○引證冷雋。又娶於陳、曰厲嬀。規、生孝伯、蚤死。其娣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嬀、陳姓。厲、戴、皆謚也。妻之妹從妻來者曰娣。桓公雖非正出、然爲正嫡所子、自然當立。○莊姜以爲己子、應無子句。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嬖妾、生子名曰州吁。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去聲兵、母嬖故有寵。寵字是一篇主腦。伏下六逆禍根。公弗禁。以寵故弗禁。莊姜惡烏故反之。縱其好兵、必致禍、故惡之。○以上敘莊姜賢美而不見答。所寵者乃嬖人之子州吁、衞國之禍、自此始矣、以起下文。

石碏鵲、○衛大夫。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方、矩則也。易曰、義以方外。也。邪者、義之反。納、使之入。指好兵言。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驕奢淫佚、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祿者、寵之實也。○以上推言寵之流弊、適所以納子於邪、實非愛子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先撥一筆。

若猶未也、階之爲禍。不定其位、勢必緣寵而爲禍。○四句、與欲與大叔數句、筆法相同。夫扶、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軫、者、鮮去聲、矣。眕、安重貌。言寵愛而不驕肆、驕肆而能降心、降心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安重、如此者少也。○此就人常情上、申言所自邪之義、以明州吁之必爲禍也。且夫以下推開一步、就莊姜、桓公與嬖人州吁、兩兩相對說。賤妨貴、以爵言。少去聲、陵長、掌、○以齒言。遠間去聲、親、以地言。新間舊、以情言。小加大、以勢言。淫破義、以德言。所謂六逆也。此六者、皆逆理之事。君義、臣行、以在國言。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以在家言。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順理之事。去順效逆、今寵州吁、其于六逆、則賤妨貴、少陵長。其于六順、則弟不敬。是去順而效逆矣。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兩禍字、應前階之爲禍。君人以下十六字、一氣三轉。詞意愷切。弗聽。莊公不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應弗禁。不可。石厚不聽。桓公立、乃老。謂告老致仕。○夫以石碏之賢、諫既不行于君、令復不行于子、命也。夫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矣哉。

寵字、乃此篇始終關鍵。自古寵子未有不驕、驕子未有不敗。石碏有見于此、故以教之義方爲愛子之法。是拔本塞源、而預絕其禍根也。莊公愎而弗圖、辨之不早、貽禍後嗣、嗚呼慘哉。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左傳

春、公將如棠觀魚漁同、者。如、往也。棠、魯之遠地。隱公將往棠地陳魚而觀之。臧僖伯公子彄。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物、鳥獸之屬。講、習也。大事、謂祀與戎也。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資。舉、行也。此言君人之道、以軍國祀戎爲重、以遊觀宴樂爲輕。○提出君字作主。三句、是一篇之綱領。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一定者、爲軌。當然者、爲物。○承上君字轉下、見得君之所舉、關係甚大。軌字承凡物句。物字承其材句。觀下文自見。故講事以度鐸、軌量謂之軌。軌有差等曰量。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物有華飾曰采。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器、行、所以敗也。反收四句、以明則君不舉之故。故春蒐、搜、夏苗、秋獮、先上聲、冬狩、蒐、苗、獮、狩、皆獵名。蒐、搜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時講武、各因農力之閒。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謂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歸乃告至於廟而飲。以數上聲、軍實。以計軍徒器械及所獲之數。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去聲、長、

掌、○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還習威儀也。皆所以講習上下之威儀也。○此一段、應講大事句。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謂不足登於俎、以供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不足登於法度之器、以爲采飾。則君不射、石、古之制也。君不親射。此古先王之法制。○此一段、應備器用句。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山林、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謂菱芡魚鼈之類。所資取以爲器用者、是賤臣皁隸之事、小臣有司之職、非君之所親也。○此一段、應君不舉句。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按行邊境、不專爲觀魚也。○飾說。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具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非禮便是亂政。棠實他境、故曰遠地。

隱公以觀魚爲無害于民。不知人君舉動、關係甚大。僖伯開口便提出君字、說得十分鄭重。中間歷陳典故、俱與觀魚映照。蓋觀魚正與納民軌物相反。末以非禮斥之。隱然見觀魚卽爲亂政、不得視爲小節、而可以縱欲逸遊也。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附、于許。三國之師、俱附于許之城下。潁考叔取

鄭伯之旗蝥謀弧胡、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鄭大夫、公孫閼。自下射食之、恨考叔奪其車、故射之。顚。顚、墜也。考叔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蝥弧、鄭伯旗、故呼曰君登。鄭師畢登。鄭師見君之旗、故盡登城。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齊不取。公曰、君謂許不共、同供。○謂許不供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預、聞。魯不取。乃與鄭人。鄭莊始以三國之師、同克許。難自專功、而佯讓齊遜魯。及齊魯交讓、而鄭莊因受焉、而是齊魯墮鄭術中也。蓋鄭與許爲鄰、莊公眈眈虎視已久、一日得許、心滿意足、又欲掩飾其貪許狡謀、故下文逐層商量、逐步打算、遂成曲曲折折、裊裊亭亭之筆。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莊之弟。以居許東偏。偏、邊鄙也。○己弟叔段何在、而愛及他人之弟。特借此布置一番、是奸雄手段。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逞、快也。言許禍降自天、非我欲伐許也。寡人唯是一二父兄同姓羣臣。不能共同供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共、給也。億、安也。○就處常推出一層。寡人有弟、叔段。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餬口、寄食也。段出奔共國、故云寄食于四方。是怕人說、自開口先說。○就處變推出一層。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以上追前、以下料後、只此句點題。吾

將使獲鄭大夫、公孫獲。也佐吾子。伏下。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以禮、如人以恩禮相遇。悔禍、悔前日之禍許、而轉而佑之。根上天禍許國來。○十五字作一句讀。若者、逆料之詞。是說在自己身後者、明明自己在時、天未必其悔禍于許也。下乃緊承悔禍意、作兩層寫。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同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寧、猶寧無也。茲、此也。言寧無此許公復奉許之社稷。唯我鄭國之有所請告于許、如舊昏姻、許其能降心以從鄭也。○三十字作一氣讀。就有益于鄭處、推出一層。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福、亡之不暇、而況能禋因、祀許乎。言無長他族類、逼近居此、以與我鄭國爭此許地。吾子孫將顛覆危亡、救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之山川乎。精意以享曰禋。或謂他族、是暗指齊魯、似極有照應。但此是說在自己身後者、恐非專指齊魯也、玩子孫二字可見。○三十三字作一氣讀。就有害于鄭處、推出一層。寡人之使吾子處此、居許東偏。不惟許國之為、去聲、○應許公復奉其社稷。亦聊以固吾圉語、也。圉、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三句總收上文。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而、汝也。我死、應前得沒于地。乃亟去之。乃、亦汝也。以無財物之累、可以速於去許。○亦說在自己身後者、明明自己在時、汝一日不可去許也。吾先君新邑于此。新邑、河南新鄭也。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于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自東遷之後、日見衰微。周之子孫、

曰失其序。序、班列也。周序先同姓、後異姓。王室既卑、故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泰、岳之胤印、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嗣也。見許非周子孫、後未可量。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王室既卑、子孫失序、是天厭周德。而鄭亦周之子孫、豈能與許爭此地乎。此明公孫獲不可久居許之意。○已上兩邊戒飭之詞。滿口假仁假義、只為自家掩飾。絕不厭其詞之煩。快筆英鋒、文中僅有。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于是乎有禮者、見鄭莊一生無禮、唯此若有禮耳。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四句、是禮之用。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服而舍捨、之、度鐸、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去聲、時而動、無累後人、六句、是說鄭莊用禮。可謂知禮矣。又斷一句。言從外面看去、真可謂知禮矣。

鄭莊戒飭之詞、委婉紆曲。忽為許計、忽為鄭計、語語放寬、字字放活。篇中三提天字、見事之成敗、一聽于天、己未嘗容心于其際。曰得沒于地、曰我死亟去、俱從身後著想。可見生前、斷不容許吐氣。更妙在用四個乎字、是心口相商、吞吞吐吐、無從捉摸、真奸雄之尤。但辭令妙品、洵不多得。謂之有禮、亦止論其事、未暇誅其心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左傳

夏四月、取郜告、大鼎于宋、納于大泰、廟。宋華督弑殤公、恐諸侯討己、故以郜國所造之鼎賂魯。桓公至是取所賂之鼎于宋、納于大廟。○曰取、曰納、書法凜然。非禮也。受弑逆者之賂器、以汙宗廟、非禮之甚也。○斷一句。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言人君者、將昭明善德、閉塞邪違、以顯示百官、如日月之臨照焉、猶恐不能世守而弗失。故復以其德之最善者、昭著于物、以垂示子孫。○昭德塞違竝提、是一篇主意。然昭德正所以塞違也、故下歷言昭德之實。是以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之廟也。茅屋、以茅飾屋也。大路越活、席、大路、祀天車、朴素無飾。越席、結草爲席也。大泰、羹不致、大羹、大古之羹、肉汁也。不致、謂無鹽梅之和也。粢食嗣、不鑿、作、○黍稷曰粢。鑿、精米也。一石舂爲八斗。昭其儉也。儉約不敢奢侈。○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一。衮冕黻珽、挺、○衮、畫衣。冕、冠也。黻、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壁、舄、昔、○帶、革帶。裳、下衣。幅、今之行縢、即裹脚也。舄、複履也。衡紞耽上聲、紘宏、綖、延、○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者。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二。藻率律、鞞丙、鞛、卜上聲、○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佩刀之鞘、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鞶盤、厲游留、纓、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之末垂者。纓、馬飾。昭其數也。尊卑各有等數。○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三。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黑與白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龍、畫于衣。火黼黻、繡于裳。昭其文也。上下各有文章。○昭令

德以示子孫者四。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昭其物也。大小各有物色。○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五。鍚揚、鸞和鈴、四者皆鈴類、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四者齊聲、自然節奏。昭令德以示子孫者六。○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旗。交龍爲旂、熊虎爲旗。昭其明也。旌旗燦爛、象天之明。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七。○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登降、謂有損益。紀、維也。發、揚也。紀律、紀綱、法律也。○總昭德作一收。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卽所以塞違也。今滅德立違、今受賂立督、是不昭德而滅德、不塞違而立違。而寘同置、其賂器於大廟、寘、猶納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象、效尤也。誅、責也。○不可納者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由百官之違邪。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謂寵臣之受賄賂、章明而無所忌憚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大廟、百官助祭之所。章明昭著、莫過于此。○不可納者二。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同洛、邑、九鼎、夏禹所鑄。三代相傳、以爲有國之寶。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成周之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其見非于義士必甚。○不可納者三。○歷言滅德立違之失、以見賂鼎當速出之于廟也。公不聽。仍寘大廟。周內史大夫官。聞之曰、臧孫達卽哀伯。其有後

於魯乎。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有後于魯。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桓公雖滅德立違、哀伯惓惓不忘諫之以昭德。○昭德塞違總結。

劈頭將昭德塞違四字提綱、而塞違全在昭德處見。故中間節節將昭字分疏、見廟堂中何一非令德所在、則大廟容不得違亂賂鼎可知。後復將塞違意、分作三樣寫法、以冀君之一寤而出鼎、故曰不忘。

季梁諫追楚師

桓公六年

左傳

楚武王侵隨、隨、漢東姬姓國。使薳委、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使之求平于隨、詐也。軍於瑕以待之。瑕、地名。楚軍于此、以待隨之報。隨人使少去聲、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成、主行成之事。董鬭伯比楚大夫。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言不得志于漢東、是我失策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去聲、也。張、後大也。楚之失策、正坐此患、故不能得志。下乃爲楚畫策。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張則不懼、離則不協、楚然後可以得志、故曰利。少師侈。隨之少師、素自侈大。請羸雷、師以張之。請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少師忽楚、而愈自侈大。○二張字、呼應緊峭。

熊率（律）、且（疽）、比（楚大夫。）曰、季梁（隨賢臣。）在、何益。（言季梁在彼必諫、雖羸師無益于楚。）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不徒為今日計。且隨君寵少師、未必聽季梁之言。）王毀軍而納少師。（毀軍、羸師也。王從伯比之計。）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一句喝破毀軍之詐。）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有道、大淫亂、然後小能敵大。）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忠民信神、是一篇主意。○承道。）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史正辭、謂祝官史官、實其言辭、而不欺詐鬼神。○又承忠信。）今民餒而君逞欲、（是無利民之忠。）祝史矯舉以祭、（矯舉、謂詐稱功德以告鬼神。○是無正辭之信。）臣不知其可也。（臣不知其小之可以敵大也。此斷言楚不可追之意。）公曰、吾牲牷（全、）肥腯、（突、）粢盛（成、）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肥貌。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上兼舉忠民信神。隨侯單說信神、一邊已忘卻忠民了。故下歸重民為神之主上。）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信神只在忠民上看出。故下三告、皆關民上。成民、指養與教言。）故奉牲以告（祝史奉牲以告神、下倣此。）曰、博碩肥腯、（博、廣也。碩、大也。言是牲廣大而肥充。○告神只一句。下倣此。）謂民力之普存也。（告神以博碩肥腯者、謂民力之普徧安存、

所以能如此也。謂其畜（休去聲）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促）蠡（裸）也。謂其備腯咸有也。（瘯蠡、疥癬也。三句俱承民力普存說。唯民力之普存、故其所養之畜、蕃大而無疥癬、咸備而不闕失。○答上牲牷肥腯句。）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以善敬之心、將其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答上粢盛豐備句。酒醴一段是補筆。）所謂馨香、無讒慝也。（犧牲粢盛酒醴、所以謂之馨香者、乃民德之馨香、無讒諛邪慝故也。○總一筆、答上何則不信句。○內用七個謂字、七個也字、頓挫生姿。末所謂馨香一句、直與上所謂道一句呼應。）故務其三時、（養以成民。）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九族、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教以成民。）以致其禋（因）祀、（精意以享曰禋。○致力於神。）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謂祭則受福、戰則必克也。）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應夫民神之主句。）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收完上文。）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去聲、○修政、指忠信而言。兄弟之國、謂漢東姬姓小國。言當與之親而協、不可與之棄而離、庶免于楚國之難也。○又找一筆。）（與鬬伯比之意暗合、妙。）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應懼字結。）

起手將忠民信神竝提、轉到民爲神主。先民後神、乃千古不易之論。篇中偏從致力于神處、看出成民作用來。故足以破隨侯之惑、而起其懼心。至其行文、如流雲織

錦、天花亂墜、令人應接不暇。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貴、魯人。○請見。現、○請見莊公。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去聲、焉。肉食、謂在位有祿者。間、猶與也。言在位者自能謀之、汝又何與其謀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肉食者所見鄙陋、其謀未能遠大也。○遠謀二字、是一篇關眼。遂入見。問何以戰。問何恃以與齊戰。○問得峭。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衣食二者、必分之凍餒之人、或者感吾之德、而可以戰乎。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惠未能徧及、民心不肯從上所使、未可恃以爲戰。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犧牲、祭牲也。玉、蒼璧黃琮之類。帛、幣也。此皆禮神之物。言祭祀之禮、不敢有加于舊、而祝史告神、必以誠信、或者感格神明、而可以戰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一時之小信、未能感孚于神。而神亦弗肯降之以福、未可恃以爲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小獄、爭訟也。大獄、殺傷也。情、實也。言小大之獄、雖不能明察、然必盡己之心以求其實、或者獄無冤枉、而可以戰乎。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察獄以情、不使有枉、是能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君能盡心于民、則民宜盡心于君、庶可以一戰。○可以一戰、緊照問何以戰。一可字、又與下四可字相應。戰

則請從。去聲、○若與齊戰、則請從行。○請從、與上請見相應。公與之乘。去聲、○乘、兵車也。戰于長勺。酌、○長勺、地名。公將鼓之、公欲鳴鼓以進兵。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大崩曰敗績。公將馳之、公欲馳車而逐齊兵。○將鼓將馳、與上將戰相應。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轍、車跡也。軾、車前橫木。曰可矣。遂逐齊師。兩未可、兩可矣、突兀相應。既克。公問其故。公問劌不鼓、及下視登望之故。○又與問何以戰相應。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言所以必待齊人三鼓之故。○未戰論忠、將戰論氣、肉食人見不到此。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言所以下視登望之故。○克之逐之、作兩樣寫法。筆墨精采。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罵盡謀國僨事一流人。真千古笑柄。未戰考君德、方戰養士氣、既戰察敵情、步步精詳、著著奇妙、此乃所謂遠謀也。左氏推論始末、復備參差錯綜之觀。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僖公四年

左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會、遂伐楚。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民逃其上曰潰。○看齊來楚踪跡、便不正大。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兩不相及、喻齊楚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問得冷雋。以齊爲意。絕妙。管仲對曰、

昔召邵、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呂望、齊始封之君也。五侯九伯、女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伯長。○一援王命、破不相及句。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第、○履、所踐履之地。穆陵、無棣、皆齊境。言其所賜之履、不限地界也。○二宣賜履、破涉吾地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包、裹束也。茅、菁茅也。禹貢、荆州貢菁茅。縮酒、束茅立之祭前、而灌鬯酒其上、象神歆之也。徵、問也。昭王、成王孫也。南巡狩、渡漢水、船壞而溺死。三舉楚罪、破何故句。○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管仲問罪之詞、原開一條生路。故對便一認一推、恰好。問諸水濱一語、近謔。師進、次於陘。刑、○陘、楚地。潁州召陵縣南有陘亭。夏、楚子使屈完楚大夫。如師。如、往也。使往齊師觀兵勢。師退、次於召陵。屈完請盟故也。楚不服罪、故師進。楚既請盟、故師退。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去聲、而觀之。乘、共載也。寫齊總不正大。○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去聲、先君之好去聲、是繼。與不穀

同好、何如。不穀、諸侯謙稱。言諸侯之附從、非爲我一人、乃是尋我先君之好。未知汝楚君肯與我同好否。○此處一番和緩、後復一番恐喝、霸術往往如是。對曰、君惠徼驕、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徼、求也。言我以君之惠、而得徼社稷之福、使寡君見收于君。雖爲君辱、實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前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此直是挾諸侯以令諸侯矣。宜乎其窮于屈完之對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之山、可用爲城。漢水以爲池、江漢之水、可用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齊桓說攻說戰、何等矜張。屈完只閒閒將以德以力兩路合來、一揚一抑、又何等安雅。屈完及諸侯盟。及諸侯盟、則非專與齊盟也、與篇首關應。

齊桓合八國之師以伐楚、不責楚以僭王猾夏之罪、而顧責以包茅不入、昭王不復、一則爲罪甚細、一則與楚無干。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其何以服楚而對諸侯乎。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霸者舉動、極有收放、類如此也。篇中寫齊處、一味是權謀籠絡之態。寫楚處、忽而巽順、忽而詼諧、忽而嚴厲、節節生峯。真辭令妙品。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傳

晉侯獻公。復扶又切。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是又假道以伐虢。○下一復字、便伏下一甚可再意。宮之奇虞賢大夫。諫曰、虢、虞之表也。表、外護也。言虢爲虞之外護。虢亡、虞必從之。虞失外護、則必與之俱滅。○事急故陡作險語。通篇著眼在此。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翫、狎也。在昔爲晉、在今爲寇。在昔爲啓、在今爲翫。晉不可啓、故一爲甚。寇不可翫、故不可再也。諺所謂輔車昌遮切、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頰輔、如脣在表。虢存、則輔車相依。虢滅、則脣亡齒寒。○此言滅虢正所以自滅。應虢亡虞必從之句。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晉、虞、皆姬姓、故曰吾宗。對曰、大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仲、即仲雍、二人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太王于周爲穆、穆生昭、故太王之子爲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不從太王翦商、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是以不嗣于周。而虞仲支子、別封西吳、是爲虞之始祖。○此段只說虞固出于太王。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也。王季于周爲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爲穆。仲封東虢、爲鄭所滅。叔封西虢、爲今虢公始祖。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王功曰勳。盟府、司盟之官。二人皆有功于王室、文王與爲盟誓之書、而藏于盟府。○此段乃說虢更親于虞仲。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虢比虞于晉、又近一世。晉既滅虢、何愛于虞、而反不滅乎。○破晉吾宗句。且進一層說。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

之也。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也。獻公乃桓叔曾孫、莊伯之孫、言晉虞不過同宗。而桓莊之族、爲獻公同祖兄弟、實至親也。○倒句妙。若順寫、則將云且晉愛虞、能過于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偪、貴近也。獻公盡殺之。桓叔莊伯之族無罪、是惡其族大勢偪也。而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至親而以寵勢相偪、猶尚殺害之。況虞有一國之利、獻公肯相容乎。○破豈害我句。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依也。言虞有神祐、晉雖欲害而不能。○寫癡人如畫。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鬼神非實親近乎人、惟有德者、乃依據之。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篇辭。○德字引書一。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篇辭。德字引書二。○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旅獒篇辭。言祭者不改易其物、而神惟享有德者之物。緊、語助也。○德字引書三。如是、總三書。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民爲神之主、神享要從民和看出。故帶說此句。神所馮憑、依、將在德矣。冷語、妙。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吐、不食其所祭也。言虞國社稷山川之神、亦享晉明德之祀、所謂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也。○破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二句。弗聽。許晉使。去聲、宮之奇以其族行。恐懼晉禍、挈其妻子以奔曹。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臘、歲終合祭諸神之名。言虞不能及歲終臘祭、即在吾族既行、而遂滅也。○臘字根上享祀來。晉不更舉矣。

即以滅虢之兵滅虞、不再舉兵也。○說虢亡虞必從之、何等斬截。冬、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宮之奇三番諫諍、前段論勢、中段論情、後段論理。層次井井。激昂盡致。奈君聽不聽、終尋覆轍。讀竟爲之掩卷三歎。

齊桓下拜受胙 僖公九年

左傳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去聲、禮也。修睦以尊周室、故以爲禮。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官。孔、名。胙、祭肉。異姓諸侯、非夏商之後、不賜胙。襄王使宰孔賜齊桓胙、蓋尊之比于二王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有事于文武、謂有祭祀之事于文武之廟。天子稱異姓諸侯、皆曰伯舅。○本與下以伯舅耋老句連文、只因齊侯欲下拜歇住。王命遂分兩番說、錯落入妙。齊侯將下拜。將下階拜、受天子之賜。○插入一句、妙。孔曰、且有後命。緊接。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迭、老、加勞、如字。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勞、功勞也。級、等也。言天子以伯舅年老、且有功勞于王室、故進一等、不令下階而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止、尺。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去聲、天子羞、敢不下拜。小白、桓公名。隕越、顛墜也。公自稱名、言我豈

敢貪天子之寵命、不下階而拜。恐得罪于天、而顛墜于下、適足以昭天子之辱、敢不下階而拜乎。下、句、拜。句、登、句、受。句、

看他一連寫五箇下拜、兩無下拜、與敢不下拜應。將下拜、與下、拜、登、受、應。

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卽呂甥。會秦伯、穆公。盟于王城。王城、秦地。秦許晉平之後、晉惠使郤乞召呂甥迎己。故會秦伯盟于此。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對得駭人。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去聲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語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小人、在下之人也。君、指惠公。親、謂死于戰者。征繕、征賦治兵也。圉、惠公太子名。言小人恥其君爲秦所執、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賦治兵以立太子。曰、必報秦之讎、寧事戎狄、而與之共圖也。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君子、在上之人也。言君子愛其君、而知晉國之有罪、不憚征賦治兵、以待秦歸晉君之命。曰、必報秦之德、惟有死而無二心也。○初讀不和二字、只謂盡露其短。今說出不和之故來、始知正炫其長。兩邊一樣、加不憚征繕四字、是制縛秦伯要著。以此不和。又用不和二字作一束。筆法嚴整。秦伯曰、國謂君何。或死、或歸。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不知事理、徒爲憂慼、以爲秦必害其君。君子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爲秦必歸其君也。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秦、謂晉背施閉糴、害秦國也。○所以可慼。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所以爲恕。○即承上君子小人說來。雙開雙合、章法極整、又極變。貳而執之、服而舍捨之、晉有貳心、而秦執之。晉既知罪、秦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舍之、則秦之德莫厚于此。執之、則秦之刑莫威于此。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服秦者、懷秦之德。貳秦者、畏秦之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歸晉君之役、使諸侯懷德畏刑、可以成霸業也。納而不定、若秦初納晉君、今執之、而不安定其位。廢而不立、秦既執晉君、今不歸、而使之復立爲君。以德爲怨、秦不其然。是秦始有德于晉、而今則變德爲怨、秦豈肯爲此。○前兩段、並述君子小人意中事。貳而執之以下單就君子意中、一反一正歆動他。秦伯曰、是吾心也。入其彀中。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將歸之故加其禮焉。

通篇作整對格、而反正開合、又復變幻無端。尤妙在借君子小人之言、說我之意、到底自己不曾下一語。奇絕。

子魚論戰 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以宋襄公伐鄭故。宋公將戰。大司馬子魚。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宋、商之後。君將興之、公將圖霸與復。弗可赦也已。獲罪于天、不可赦宥。○言不可與楚戰。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弘、○泓、水名。○總一句。宋人既成列、宋兵列陣已定。楚人未既濟。楚人尚未盡渡泓水。○是絕好機會。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何意。既濟而未成列、機會猶未失。又以告。省句法。公曰未可。又何意。既陳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大崩曰敗績。公傷股、門官殲尖、焉。門官、守門之官、師行則從。殲、盡殺也。○二句、寫敗績不堪。國人皆咎公。歸咎襄公不用子魚之言。

公曰、君子不重去聲、傷、不禽同擒、二毛。重、再也。二毛、頭黑白色者。言君子于敵人被傷者、不忍再傷。頭黑白色者、不忍擒之。○二句引起。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阻、迫也。隘、險也。言不迫人于險。○釋上不可意。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亡國之餘、根棄商句來。鼓、鳴鼓進兵也。言不進兵以擊未成陣者。○釋上未可意。○寡固不可以敵衆。宋公既不量力以致喪師、又爲迂腐之說以自解、可發一笑。

子魚曰、君未知戰。一句斷盡。勍擎、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彊也。彊敵厄于險隘、而不成陣、是天助我以取勝機會。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迫而鼓進之、何不可之有。猶有懼焉。猶恐未必能勝也。○加一句、更透。○辨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苟、獲則取

之、何有於二毛。胡耇、元老之稱。言與我爭彊者、皆吾之讎敵。雖及元老、猶將擒之、何有于二毛之人。○辨不禽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明設刑戮之恥、以教戰鬬、原求其殺人至死。傷而未死、何可不再傷以死之。○辨不重傷。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若不忍再傷人、則不如不傷之。不忍禽二毛、則不如早服從之。○再辨不重傷、不禽二毛、更加痛快。三軍以利用也、凡行三軍、以利而動。金鼓以聲氣也、兵以金退、以鼓進、以聲佐士衆之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若以利而動、則雖迫敵于險、無不可也。聲盛致志、鼓儳讒、可也。儳、參錯不齊之貌。指未整陣而言。聲士氣之盛、以致其志、則鼓敵之儳、勇氣百倍、無不可也。○再辨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更加痛快。○篇中幾箇可字、相呼應妙。

宋襄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以繼霸、而不知適成其愚。篇中只重阻險鼓進意、重傷二毛帶說。子魚之論、從不阻不鼓、說到不重不禽。復從不重不禽、說到不阻不鼓。層層辨駁、句句斬截、殊爲痛快。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呂、郤隙、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呂甥、郤芮、皆惠公舊臣。恐爲文公所偪害、欲焚公宮而弒之。寺人披請見。現、○寺人、內官也、名披。請見文公、欲以難告。公使讓之。且辭焉。讓、責也。公使人數其罪而責之、且辭不相見。○總二句。曰、

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公于蒲城。君命一宿、女汝、即至。獻公命汝經宿乃至、不待宿、而即日至。汝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田獵于渭水之濱。女爲去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惠公命汝三宿乃至、汝不待三宿、而次宿即至。○就文公口中說出伐狄一事、補傳所未及。雖有君命、何其速也。二者雖奉獻公、惠公之命、何其至之太速也。○已上皆讓之之詞。夫袪區、猶在、女其行乎。袪、衣袂也。披伐蒲、斬公袪。言所斬之袪尚在、汝其去乎。○二句、是辭之之詞。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去聲、○臣謂君之入晉也、庶幾知君人之道矣。若猶未也、又將及于禍難。○含譏帶諷、小人輕薄口吻。又將及難句、已微露其意。下就文公之言、作兩層辨駁。君命無二、古之制也。奉君命無二心、古之法制如此。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前此伐公、乃爲君除惡、當盡吾力爲之。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公在獻公時、則爲蒲人。在惠公時、則爲狄人。于我何關、而不速殺之。○竟斥之爲惡、復等之蒲狄人、快語。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今安知無有如蒲狄而能爲公害者乎、當亦有人奉命速至如披者也。意在含吐間、雋甚。○已上答雖有君命何其速也之意。齊桓公置射石、鉤而使管仲相。去聲、○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乾時。管仲射中齊桓公帶鉤、後桓公用管仲爲相。○射鉤對斬袪、恰好。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君若反其所爲、則我將自去、無所辱于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閹人、故稱刑臣。言但恐懼罪而行者甚多、寧獨我刑餘之人。

言外見舊臣畏偪不安、必有禍難、意在含吐間、儁甚。○已上答夫袪猶在女其行乎之意。公見之。以難告。公乃召見寺人披。以呂、郤之謀告。披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避難也。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卽呂甥。郤芮瑞、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呂郤之才、不亞狐趙、因事失計、自取戮辱、惜哉。

寺人披傾險反覆、誠無足道。然持機事告人、危言迫脅、說得毛骨俱悚、人自不得不從之、可謂閹人之雄。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晉侯賞從亡者。文公反國、賞從亡之臣。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姓。之、語助。推、名。介推亦在從亡中。未嘗言祿、而文公頒祿、亦不及介推。○先正多責推借正言以洩私怨。看此敘事、先書不言祿三字、便知推本自過人一等。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八人皆死、唯文公獨存。○一非人力。惠、懷無親、外內棄之。惠公、懷公、皆忮害無親。外而諸侯、內而臣民、無不棄之。○二非人力。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三非人力。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四非人力。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置、立也。○總斷一筆。二三子更有何說。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再痛罵之、快極。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貪天之功、在人爲罪、在國爲奸。而下反以爲義、上反以推賞、是上下相欺、難與一日並處于朝矣。○此卽是歸隱意、乃不言祿之由也。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兌、○言何不自去求賞、卽不求以死、將誰怨耶。○母特試之、故作相商語。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過也。我以貪天者爲過、今復效之、則我之罪、又甚于彼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看推自亦認有怨言、何勞後人又責其怨。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特再試之、故再作相商語。上是試以求利、此是試以求名。○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人之有言、所以文飾其身。吾身將隱于山林、何用假言辭以文飾之。若自言之、是非隱而求顯也。是不欲享其利、此是不欲享其名。○上其母曰、能如是乎、細玩此四字、乃知其母上二番特試之也。與汝偕隱。有此賢母、故能成子之高。遂隱而死。不言祿、結案。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緜上、西河地名。以此爲介推供祭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志、記也。旌、表也。言以此田記吾祿不及推之過、且表推不言祿之善也。○祿亦弗及、結案。

晉文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有市人之所不忍爲者。而介推獨超然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歎息不能已也。篇中三提其母、作三樣寫法。介推之高、其母成之歟。

展喜犒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考去聲、師。展喜、魯大夫展禽之弟。犒、勞也。○人來伐我、卻往迎勞之、便妙。使受命於展禽。受命、受犒師之辭命也。展禽、卽柳下惠、名獲、字禽。食采于柳邑、謚曰惠。齊侯未入竟、同境、展喜從之。伏後乃還二字、妙。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托言來犒執事之臣。○辭令婉轉。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小人君子、以無識有識言。○說恐不得、說不恐又不得、分作君子小人說、奇妙。齊侯曰、室如縣同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縣、繫也。罄、國語作磬。謂府藏空虛、如懸磬然。青草、蔬食也。特夏四月、今之二月、百物未成。故言在內而府藏空虛、在野而蔬食不備、魯之所恃者何在、而不恐乎。對曰、恃先王之命。先王、成王也。○一句喝出、辭氣正大。昔周公、魯祖。大泰、公、齊祖。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去聲、之、而賜之盟。提出二國之祖、轉到王命。論有根據。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句是先王之命。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師、司盟之官。職、主也。加此二句、見王命凜凜至今。○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闕、失也。災、難也。彌縫匡救、所以謀其不協。若此

者、蓋欲昭明太公夾輔之舊職也。○是以字、緊承上王命來。二其字、皆指魯而言。及君卽位。先之以桓公、疾接及君卽位、妙。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諸侯之望君、咸曰、其能率循桓公、彌縫匡救之功。○不獨寫魯、通寫諸侯、妙。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我敝邑用是不敢聚衆保守。咸曰、豈其嗣桓公世方及九年、而遽棄王命、廢舊職、其若先君太公、桓公何。○二十五字、作一氣讀。曰者、心口相商之詞。蓋用反語收上王命舊職二層、宕逸。君必不然。正轉一句、緊精。恃此以不恐。直收到君子則否句。○三恃字、呼應。齊侯乃還。齊侯更不下一語、妙。

篇首受命于展禽一語、包括到底。蓋展喜應對之詞、雖取給于臨時、而其援王命、稱祖宗大旨、總是受命于展禽者。大義凜然之中、亦復委婉動聽。齊侯無從措口、乘輿而來、敗輿而返。所謂子猷山陰之棹、何必見戴也。真奇妙之文。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傳

晉侯、文公。秦伯穆公。圍鄭。晉文主兵、秦穆會之。以其無禮於晉、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于楚也。鄭伯雖受盟、猶有二心于楚。○二句、言致伐之由。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函陵、氾南、皆鄭地。○二句、寫秦晉分軍次舍。可以乘閒私說、伏下燭之武夜縋見秦君。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

退。佚之狐已有定算。公從之。遺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隱示不早見用意。雖近怨、然辭亦婉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公先自責。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轉語急切、自然感動。許之。乃許出見秦君。夜縋墜、而出。縋、懸索也。至夜乃懸城而下、恐晉覺也。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提過鄭事一邊、妙絕。若鄭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反跌一句。下乃歷言亡鄭之無益而有害、極爲透快。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若得鄭、而秦欲越晉國、以爲邊鄙、相隔甚遠。君亦當知其難也。○亡鄭無益。焉煙、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得鄭。必爲晉所有、是益鄰矣。鄰之地厚、則秦之地相形而薄也。○亡鄭又有害。若舍捨、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同供、其乏困、君亦無所害。鄭在秦東、故曰東道。行李、使人也。言秦能舍鄭以爲東道主人、秦之使者、往來過此、或資糧乏困、鄭能供給之、于秦又何所害焉。○舍鄭有益無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賜、猶德也。焦、瑕、晉河外二邑。言穆公曾納惠公、亦云有德矣。晉惠公許秦以河外焦瑕二邑、乃朝濟河、而夕即設版築、以守二城。其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此借舊事以見晉慣背秦德。與之共事、斷無有益。絕好一證。夫晉何厭平聲、

之有。一宕筆妙。一層說。進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封、疆也。肆、大也。闕、削也。言既滅鄭、以闢其東方之封疆。勢必又欲大其西方之封疆。若不削小秦地、將何所取之、以肆其西封也。○此言晉不獨得鄭、後必將欲得秦、爲害甚大。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上言亡鄭以陪鄰、此直言闕秦以利晉、何等透快。秦伯說。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戍、屯兵以守也。乃還。秦師退矣。子犯晉文公舅。請擊之。請擊秦公師。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微、無也。夫人、指秦伯。文公亦秦所納、故言微秦伯之力、何緣得爲晉君。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賴秦力得國、而反害秦、是不仁也。失其所與、不知。智、○謂與同事、是不知也。以亂易整、不武。二國整師而來、而乃自相攻擊、易之以亂、是不武也。吾其還也。亦去之。晉師亦退矣。

鄭近于晉、而遠于秦。秦得鄭而晉收之、勢必至者。越國鄙遠、亡鄭陪鄰、闕秦利晉、俱爲至理。古今破同事之國、多用此說。篇中前段寫亡鄭、乃以陪晉。後段寫亡鄭、即以亡秦。中間引晉背秦一證、思之毛骨俱竦。宜乎秦伯之不但去鄭、而且戍鄭也。

蹇叔哭師　僖公三十二年

左傳

杞子秦大夫。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鎖鑰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輕行而掩之曰襲。○總斷一句。破潛師得國之非、下作兩層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兵師勞苦、其力必盡。遠方之主、易爲之備。)無乃不可乎。(一層言鄭不可得。)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鄭既知之、則秦兵勤勞而無所得、必生悖逆之心而妄爲。)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不但鄭知、他國無不盡知、伏下晉人禦師。○一層言師不可潛。)公辭焉。(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

蹇叔哭之曰、孟子、(呼孟明也。)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十二字、要作哭聲讀。)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爾何有知識、設當中壽而死、爾之墓木已拱矣。極詆其衰老失智也。)

蹇叔之子與(去聲)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地險阻、可以邀擊。晉有宿怨、禦師必在于此。)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桀之祖。)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同避)風雨也。(殽之北陵、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點綴情景、慘淡淒其、不堪再誦。)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四十一字、要作哭聲讀。)秦師遂東。(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張本。)

談覆軍之所、如在目前。後果中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古文觀止卷之二

鄭子家告趙宣子（文公十七年）　左傳

晉侯（靈公。）合諸侯于扈、（扈、鄭地。○扈、戶。）平宋也。（平宋亂以立文公。）於是晉侯不見鄭伯、（穆公。）以爲貳于楚也。（以其有二心于楚、故不與相見。）鄭子家（公子歸生。）使執訊而與之書、（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晉卿趙盾。）曰、（下皆書辭。）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莊公。）而與之事君。（君、晉襄公。）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鄭大夫。）之難、（去聲、○侯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克減、少除其難也。）而隨蔡侯以朝（潮、）於執事。（踵蔡莊公朝晉之後、來朝也。○朝襄一。卽）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自稱名。）佐寡君之嫡夷、（鄭太子名夷。）以請陳侯（共公。）於楚、而朝諸君。（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太子夷、先爲請命于楚君、晉靈公。○朝靈二。）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詔、）陳事。（蕆、成也。鄭穆又親朝、以成往年陳共之好。○朝靈三。）十五年五月、陳侯（靈公。）

自敝邑往朝於君。陳靈新即位、自鄭入朝。○朝靈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燭之武鄭大夫。燭之武又輔太子夷往朝于晉。往朝夷三字、是倒語。○朝靈五。八月、寡君又往朝。鄭穆又親朝。○朝靈六。○巳上敘朝晉之數、敘朝晉之年、敘朝晉之月、敘朝晉之人。真是帳簿皆成妙文。下復結算一通、妙、妙、妙。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陳蔡之朝、皆鄭之功。○結上召蔡侯、請陳侯、往朝君三事。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無論陳蔡。雖以鄭自己事晉而言、何以不免于罪。○百忙中復作此二語。以起下二層意、何等委婉。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現、於君。結上隨蔡侯蒞陳事・又往朝二事。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夷、鄭太子。孤、謂君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謂。絳、晉都邑。相及于絳、謂朝晉不絕也。○結上歸生佐夷燭之武往朝夷二事。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鄭雖小國、其事晉無以過之矣。○又總結一筆、遒緊。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逞、快也。只一句點題。○敝邑有亡、無以加焉。鄭國唯有滅亡而已、不能復加其事晉之禮也。○八字激切而沉痛。下乃引古人成語、曲曲轉出、不能復事晉意。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上聲。○既畏首、又畏尾、則身之不畏者、有幾何哉。又曰、鹿死不擇音。同蔭。○鹿將死、不暇擇庇蔭之所。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德、恩恤也。言以人視我、我還是人。以鹿視我、我便是鹿。○奇思創解。鋌挺、而走險、急何能擇。

鋌、疾走貌。鹿知死而走險、何暇擇蔭。國知危而事大、何暇擇鄰。皆由急則生變也。命之罔極、亦知亡矣。晉命過苛、無有窮極。事之亦亡、叛之亦亡、鄭已知之矣。○亡字呼應。將悉敝賦、以待於鯈、酬、唯執事命之。賦、兵也。鯈、晉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兵、以待于鯈地、唯聽晉執事之命令也。○收緊敵晉意。文公二年、朝於齊。四年、爲去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鄭文公二年、朝于齊桓公。後復從齊侵蔡、蔡屬楚而鄭爲齊侵之。宜獲罪于楚、而反獲成。○晉責鄭貳于楚、忽反寫楚之寬大以諷晉。奇妙。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鄭居晉楚之間、而從于大國之強令、未可執以爲罪。言貳楚出于不得已也。○開胸放喉、索性承認、妙妙。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若弗圖恤鄭國、則唯晉所命、不敢逃避也。○結語、多少激烈憤懣。晉鞏拱、朔晉大夫。行成於鄭。趙穿、晉卿。公壻池晉侯女壻。爲質至、焉。晉見鄭之詞強、故使鞏朔行成。而趙穿、公壻池爲質于鄭以示信。此以見晉之失政、而霸業之衰也。

前幅寫事晉唯謹、逐年逐月算之、猶爲兢兢畏大國之言。後幅寫到晉之不知恤小、鄭亦不能復耐、竟說出貳楚亦勢之不得不然。晉必欲見罪、我亦顧忌不得許多。一團憤懣之氣、令人難犯、所以晉人竟爲之屈。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左傳

楚子（莊王。）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秦晉所遷于伊川者。）遂至于雒。（同洛、）觀（去聲、）兵于周疆。（雒、水名。周所都也。觀、示兵威以脅周也。○一遂字、便見楚莊無禮。）定王使王孫滿（周大夫。）勞（去聲、）楚子。（楚強周弱、定王無如之何、故使大夫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楚莊問大小輕重、有圖周天下意。）對曰、在德不在鼎。（有天下者、在有德不在有鼎。○一語喝破。）昔夏之方有德也、（緊承德字。）遠方圖物、（遠方圖畫山川物怪獻之。）貢金九牧、（九州牧守、皆貢其金。）鑄鼎象物、（以九州之金、鑄爲九鼎、而著圖物之形于其上。）百物而爲之備、（百樣物怪、各爲備禦之具。）使民知神姦。（使民盡知鬼神姦邪形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民知神姦、故不逢不順。）螭（魑、）魅（妹、）罔兩、莫能逢之。（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既爲之備、故莫能逢人爲害。）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以受天之祜。○已上言有德方有鼎。）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伏下三十、七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已上言無德則鼎遷。）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鼎非加大、而不可遷移、若增重然。）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鼎非加小、而湯武遷之、若遂輕然。○總括四語、正繳在德不在鼎意。大小輕重四字、錯落有致。）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言有盡頭處。○二句起下、方入本意。）成王定鼎於郟（夾、）鄏、（辱、○郟鄏、東周王城、今河南也。）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此天有所底止之定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未滿卜鼎之數。輕重、未可問也。結語冷雋。

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癡人之夢。揭出天字、尤足以寒奸雄之膽。

齊國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左傳

晉師從齊師。齊師敗走、晉師追之。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甗、玉甑也。玉甑、玉磬、皆滅紀所得者。地、魯衛之侵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言晉人不許、則聽其所爲。此句幷頃公語意夾入、妙。欲戰則更戰也。客、指晉人。○伏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一段。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晉人果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至、而使齊之封內、盡津上聲。東其畝。蕭、國名。同叔、蕭君字、其女嫁于齊、卽頃公之母。稱蕭同叔子。言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于晉、而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西而行、則我師舍去矣。晉人欲質其母、而不使直言、故○重上句、下句帶說、故用而字轉下。蓋前此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頃公之母、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夫婦人窺客、已是失體、矧侮客以取快乎。出爾反爾、無足怪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只非他二字、多少鄭重。妙。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若以齊晉比並言之、則齊之母、猶晉之母。爲國君之母、則一也。○陪一句、更凜然。其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其若先王孝治天下之命何。○上不便。且是以不孝令也。且欲令人皆蹈不孝之行。○下不便。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愛親之心、無有窮匱、又以孝道長賜汝之族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晉既以不孝號令諸侯、是非以孝德賜及同類矣。○已上破爲質句。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物、相也。相土之宜、而分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南山篇、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相土宜、而布其利也。言東南則西北在其中。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欲盡東其畝、則晉之伐齊、循壟東行、其勢甚易、是唯晉兵車是利、而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非先王疆理土宜之命矣。○已上破東畝句。○兩其無乃非句應。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上分兩層辨駁。此總括數語。下復暢言之。四王之王去聲也、樹德而濟同欲焉。四王、禹、湯、文、武也。皆樹立德教、而濟人心之所同欲。○樹德、照上德類。濟同欲、照上土宜布利。五伯如字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伯、長也。夏昆吾、商大彭、豕

韋、周齊桓、晉文、皆勤勞而懷撫諸侯。以服事樹德濟同欲之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指質母、東畝而言。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詩、商頌、長發篇。優優、寬和也。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晉質母、東畝二令、實不寬和、而先自棄其福祿、又何能爲諸侯之害乎。○晉人所命、本欲害齊、而國佐卻以爲何害。妙絕。○已上言晉實有闕、不得爲盟主、以足上二段之意。不然、若終不見許。寡君之命使去聲臣、則有辭矣。寡君之命我使臣、已有辭說、意如下文所云。○上分責二段、意又總責一段。此忽如鐵騎、撇然一轉。曰、下皆齊侯命辭。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忝敝賦、以犒從去聲者。腆、厚也。賦、兵也。言齊有不厚頹敝之兵、以犒晉師。○戰而曰犒、婉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畏君師之震動、以故齊兵撓曲而致敗衄。吾子惠徼驕齊國之福、言我以吾子之惠、而得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去聲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甗磬也。子又不許。應上晉人不可。請收合餘燼、盡背佩城借一。燼、火餘木也。以喻齊戰敗之餘意、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齊幸而得勝、亦當唯晉命是從。況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命之是聽乎。曰從曰聽、卽聽從質母、東畝之命。○已上言齊既以賂求不免、勢必決戰、勝與不勝、雖未可知。總在既戰後再聽從晉命也。極痛快語、而卻出以婉順。

先駁晉人質母、東畝二語、屢稱王命以折之、如山壓卵、已令氣沮。後總結之、又再翻起。將寡君之命、從使臣口中婉轉發揮。既不欲唐突、復不肯乞哀。卽無魯衞之請、晉能悍然不應乎。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去聲、罃。英、○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楚囚知罃。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莊子、知罃父也。至是晉歸二者于楚、以贖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荀首、卽知莊子、是時爲晉中軍佐、楚人畏其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指久留于楚言。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升、其任、以爲俘孚、馘。國、○俘馘、軍所虜獲者。係其人曰俘、截左耳曰馘。執事不以釁欣去聲、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以血塗鼓曰釁鼓、言楚不殺我而以其血塗鼓。卽、就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作自責語、撇開怨字、妙。王曰、然則德我乎。指許歸于晉言。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晉楚皆爲社稷之謀、而欲紓緩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各懲戒前日戰爭之忿、以相赦宥。兩釋纍囚、以成其好。去聲、○纍、係也。晉釋穀臣之囚、楚釋知罃之囚、以成其和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去聲、

及、其誰敢德。作與己不相干語、撇開德字。妙。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問得有意。對曰、臣不任平聲、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言我未嘗有怨于君、君亦未嘗有德于我、有怨則報怨、有德則報德、我無怨而君無德、故不知所報也。○臣怨君德、分貼得好。不知二字、更妙。王曰、雖然、必告不穀。不穀、諸侯謙稱。言雖是如此、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共王一團興致、被知罃說得雪淡、無可奈何、又作此問。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楚君之私恩、不朽腐也。○客意、一層。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稱于異國曰外臣。首、荀首也。宗、荀氏之宗也。○客意、二層。○此雖二客意、然顯見晉之國法森然、家法森然。若不獲命、若君不許戮。○轉入正意。而使嗣宗職、使繼祖宗之職。次及於事、以次及於軍旅之事。而帥率、偏師以修封疆、其父為上軍佐、故曰帥偏師。修、治也。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雖遇楚之將帥、亦不敢違避。○一敢字、應上二敢字。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忠晉即以報楚。妙。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收煞得好。

玩篇首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二語、便見楚有不得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捉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末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

夷所思。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左傳

晉侯厲公。使呂相去聲、錡之子。○魏絕秦。成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下皆呂相口宣君命。昔逮我晉。獻公及秦。穆公相好、去聲、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同姻。從秦晉相好說起。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重耳。如齊、惠公夷吾。如秦。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之。夷吾奔梁、賂秦以求納。無祿、獻公即世。晉無福祿、而獻公卒。穆公不忘舊德、應相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僖十年、穆公納夷吾于晉、爲惠公。○說秦德輕。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戰于韓原、獲惠公。○說秦爲德不終。是秦第一罪案。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重耳于晉爲文公。是穆成安晉之功也。作一頓、說秦德輕。○文公躬擐患、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印、而朝諸秦、擐、貫也。胤、嗣也。文公備歷艱難、以率東方之諸侯、皆四代帝王之嗣、而西向朝秦。○二十九字作一句讀。則亦既報舊德矣。應舊德、又作一頓。說晉有報、卽宕下以敘晉德。鄭人怒君之疆埸、亦、我文公帥率、

諸侯及秦圍鄭。怒、猶犯也。○誣秦。僖三十年、鄭貳于楚、文公與秦圍之。鄭未嘗犯秦、亦無諸侯之師。○說晉德重。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鄭使燭之武見秦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盟。不敢斥言、故托言秦大夫。○是言秦第二罪案。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皆欲致死命以討秦。○誣秦。無諸侯致命之事。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旋、無害、不敢怨秦背己、反保全其師。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又作一頓、說晉大有德于秦、能自占地步。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以文公死爲無知而輕蔑之。寡我襄公、以襄公新立爲寡弱、而陵忽之。迭我殽地、迭、侵突也。穆公從杞子之謀、潛師以襲鄭、道過晉之殽地。奸絕我好、奸犯斷絕、不復與我和好。伐我保城、誣秦。襲鄭時、無伐晉保城之事。殄滅我費如字、滑、還入聲、○滑、姬姓國、都于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還。散離我兄弟、滑與晉爲同姓兄弟。撓亂我同盟、滑鄭皆從晉、是爲晉同盟之國。傾覆福、我國家。秦伐滑圖鄭、是欲傾危覆滅晉之國家。○疊寫九箇我字。○是秦第三罪案。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未忘穆公納文公之勳。○折一筆。而懼社稷之隕、實恐晉爲秦滅。是以有殽之師。僖三十三年、晉敗秦于殽。○我是以有、言殽師出于萬不得已也。猶願赦罪于穆公、晉雖有殽師之失、猶願求解于秦。○猶願二字、緊接無痕、妙。穆公弗聽、不肯釋憾。而即楚謀我。文十四年、楚鬬克囚于秦。至是秦使歸楚、求成以謀晉。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幸天默誘人心、商臣弑楚成王。而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楚有篡弑之禍、穆公是以不能快意于晉。設使成王未隕、而即楚謀我之志成矣。○是秦第四罪案。○自獻公即世、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穆之罪。穆秦。襄晉。即世、康秦。靈晉。即位。康公晉之外甥。我之自出、又欲闕掘、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闕、猶掘也。翦、截斷也。帥我蝥謀、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皆食禾蟲、以喻公子雍。謂秦納雍以蕩搖晉之邊鄙。○誣秦。雍之來、晉實召之。○疊寫四箇我字。○是秦第五罪案。我是以有令平聲、狐之役。文七年、晉敗秦于令狐。○我是以有二、言令狐之役、出于萬不得已也。康猶不悛、銓、○悛、改也。入我河曲、河曲、晉地。事在文十二年。伐我涑速、川、涑川、水名。俘我王官、俘、虜也。王官、地名。○伐涑川、俘王官、經傳無見。翦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時秦取其地。○疊寫四箇我字。○是秦第六罪案。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晉與秦戰于河曲、秦兵夜遁。○我是以有三、言河曲之戰、出于萬不得已也。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晉在秦東、故曰東道。康公絕晉之好、故不東通于晉。○此段獨拖一句、妙。○自穆襄即世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康之罪。及君之嗣也、君、指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景公望秦撫卹晉國。此處獨作一波、妙。○君亦不惠稱去聲、盟、桓公不肯惠然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去聲、○謂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告、○河縣、箕郜、晉二邑名。入河縣、焚箕郜、經傳無見。芟刪、夷

我農功、芟、刈也。夷、傷也。損害我禾稼、如去草然。虔劉我邊陲、垂、○虔劉、皆殺也。殺戮我邊境之人民。○疊寫四箇我字。○是秦第七罪案。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衆于輔氏以拒秦。○我是以有四。言輔氏之聚、出于萬不得已也。○之師、之役、之戰、之聚、句法變幻。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驕福於先君獻穆、桓公亦悔二國結禍之長、而欲我求福于晉獻、秦穆。而使伯車秦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我與晉同結所好、共棄前惡、再修舊日之德、以追念前人獻、穆之功勳。○此段迴應篇首獻、穆相好。關鎖甚緊。言誓未就、約誓之言、未及成就。景公即世、我寡君厲公。是以有令狐之會。成十一年、晉厲公與秦桓公盟于令狐。○入題。又與上四我是以有句相呼應。君又不祥、背佩、棄盟誓。桓公又萌不善之心、歸而背晉成。○此下方入當時正事。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白狄與秦、皆屬雍州。君之仇讎、白狄與秦世爲仇讎。而我之昏姻也。赤狄之女季隗、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故云婚姻。○疏句無限烟波。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去聲、深文。○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狄雖口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以秦之二心來告晉。○一告我。而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惡秦反覆不常。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下述秦桓盟楚之詞。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我雖與晉往來。）余唯利是視。（我唯利之是從、不誠心與晉也。○二十四字、一氣說下。）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不穀、楚共王告晉自稱。言我惡秦之無成德、是用宣布其言、以懲戒用心不一之人。○二告我。○兩引告我、俱是實證。是秦反覆真正罪案。○自及君之嗣、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桓之罪。絕秦正旨。爲）諸侯備聞此言、（狄與楚告晉之言、諸侯無不聞之。○牽引諸侯妙、使秦無所逃罪。）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入聲、）就寡人。（諸侯由是惡秦之甚、皆來親近于晉。○一路備說秦惡、歸到此句。）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我今帥諸侯以來聽命于秦、唯與秦結好是望耳。○終是求好、妙。）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是客。）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是主。○句句牽引諸侯、妙。）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當圖謀其有利于秦者而爲之。）

（秦晉權詐相傾、本無專直。但此文飾辭駕罪、不肯一句放鬆、不使一字置辨、深文曲筆、變化縱橫、讀千遍不厭也。）

駒支不屈于晉（襄公十四年）　左傳

會于向。晉會諸侯于向、爲吳謀楚。將執戎子駒支。戎、四嶽之後、姜姓。駒支、戎子名。范宣子晉士匄。親數上聲、諸朝。執之何名、乃于未會前一日、數其罪而責之。朝、會向之朝位也。曰、來、姜戎氏。先呼來、次呼姜戎氏、便是相陵口角。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汝也。吾離、戎祖名、昔爲秦穆公迫而逐之。瓜州、今燉煌地。乃祖吾離被披、苫閃平聲、蓋、合、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苫蓋、白茅也。先君、謂惠公。無衣、故被苫蓋、無居、故蒙荊棘。○極寫其流離困苦之狀、以出戎醜。我先君惠公有不腆忝、之田、與女汝、剖分而食之。腆、厚也。中分爲剖。○寫加恩于戎、非復尋常、宜後世報答不已。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諸侯事晉、不比昔日。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戎與晉同壤、盡知晉政闕失。是言語漏洩于諸侯、由汝戎實主之。不然、今日諸侯之事晉、何遂不如昔日乎。○懸空坐他罪名。詰乞、朝之事、詰朝、明日也。事、謂會事。爾無與去聲、焉。與、將執女。寫得聲色俱厲、令人難受。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秦恃強而欲得土地、所以逐我。戎祖被逐、則秦人實惡、非戎之醜。○此辨惠公蠲涓、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異、胄也、毋是翦棄。蠲、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裔胄、後嗣也。翦棄、滅絕也。○此辨惠公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裔、禮應存恤、不爲特惠。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豪、我諸

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賜我之田、荒穢併野、非人所止。我力爲驅除而處之、以臣事晉之先君。不內侵、亦不外叛、至于今日、不敢攜貳。○此辨晉剖分之田、至爲敝惡、戎自開墾、非受實惠。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恕、焉、舍、留也。僖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私與鄭盟、而留杞子等戍鄭而還。於是乎有殽之師。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當殽之戰、晉遏秦兵于上、諸戎効力攻秦、實使之然。戎當秦兵于下。秦師無隻輪返、我○此辨戎大有功于晉、亦足云報。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雞上之、與晉踣同仆之、譬如逐鹿、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戾其足以亢下、是戎與晉同斃此鹿也。○一喻入情。戎何以不免。戎有功如此、何故尚不免于罪乎。○問得妙。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剔、○自敗秦以來、晉凡百征討之役、戎皆相繼以從執政之使令。猶從戰于殽、無變志也。豈敢有離貳逷遠之心。○此辨戎之報晉、不止殽師一役、至于百役、不可勝數。以足上至于今不貳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今晉之將帥、或自有闕失、以攜貳諸侯之心、而乃罪及我諸戎。○此辨諸侯事晉不如昔者、乃晉實有闕、與我諸戎無干。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惡、指漏洩言語以

害晉。○此辨言語洩漏、職汝之由。言戎與華不相習、非但不敢爲惡、亦不能爲惡。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我不與會、亦無所悶。○此辨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言我亦不願與會也。說得雪淡、妙。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賦是詩者、取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之意。蓋譏宣子信讒言也。退、去、不與會也。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辭、謝也。宣子自知失責、故謝戎子、而使就諸侯之會。成愷悌也。欲成愷悌君子之名。○結出宣子心內事、妙。

宣子責駒支之言、怒氣相陵、驟不可犯。駒支逐句辨駁、辭婉理直。宣子一團興致、爲之索然。真詞令能品。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欒盈晉大夫。出奔楚。范宣子逐之、故出奔。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虎、盈黨。叔向、虎之兄。人謂叔向曰、子離離同罹、於罪。其爲不知智、乎。譏叔向無保身之哲。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雖被囚、猶勝于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詩言君子優游于亂世、聊以卒吾之年歲。註疏以爲小雅采菽之詩。按采菽無聊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知也。此乃所以爲知也。○叔向已算到可以不死。不知者、焉能有此定見。樂王鮒附、○晉大夫。見叔向曰、吾爲子請。爲子請于君而免之。叔向弗應、出不拜。大是駭人。其人皆咎叔向。自然見咎。叔向曰、必

祁大夫。謂祁奚也。能免我者、必由此人。胸中涇渭、介然分明、是爲眞智。○室老家臣之長。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常人只是常見。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惟阿意順君、何能行此救人之事。○提過樂王鮒一邊。祁大夫外舉不棄讎、舉其讎、解狐。內舉不失親、舉其子、祁午。其獨遺我乎。其獨遺我一人而不救乎。詩曰、有覺德行、去聲。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言有正直之德行、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祁大夫、覺然正直者也。○收句冷雋。晉侯平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問其果與弟虎有謀否。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于親親、其殆與弟有謀焉。○語語、故作猜疑、妙。於是祁奚老矣、告老致仕。聞之、聞叔向被囚。乘馹日、而見宣子、馹、傳車也。乘馹、恐不及也。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烈文篇、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及于百姓、無有疆域、故周之子孫、皆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書、夏書、胤征篇。言聖哲之有謨謀功勳者、當明證其謨勳而定安之。夫謀而鮮上聲。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少過失、聖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此社稷所賴以安固也。社稷二字、是立言之旨。○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

不亦惑乎。假使其十世之後、子孫有罪、猶當寬宥之、以勸有能之人。今壹以弟故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之所倚賴、不亦惑之甚乎。○此言叔向之能、尚可庇子孫之有罪、豈可及身見殺。鯀殛而禹興、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去聲、之、卒無怨色。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此言不當以弟虎罪及叔向。○兩提棄社稷、叔向之身、何等關係。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子若力行善事、誰敢不勉于爲善。何必多殺、然後人不敢爲惡乎。○歸到宣子身上、亦復善于勸解。宣子說、悅、與之乘、去聲、○與祁奚共載。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祁奚不見叔向而歸、以見爲社稷、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向亦不告免于祁奚、而即往朝君。以明祁奚之非爲己也。○兩不相見、徑地俱高。

樂王鮒見叔向、而自請免之。祁奚免叔向、而竟不見之。君子小人、相去霄壤。不應不拜、所以絕小人。不告免、所以待君子。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范宣子晉士匄。爲政、將中軍、執國政。諸侯之幣重。諸侯朝貢于晉者、其幣增重。幣、禮儀也。鄭人病之。病、患也。

二月、鄭伯簡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子西相鄭伯如晉、故子產寄書與子西、

以勸告宣子。曰、子爲晉國、爲晉執政。○只此四字、落筆便妙。四鄰諸侯、牽引四鄰、妙。不聞令德、而聞重幣、不聞有善德、但聞增重諸侯之幣。○先提令德、引起令名。僑也惑之。僑子産名。僑聞君子長掌、國家者、非無賄毀、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賄、財也。令名、善譽也。○賄字、從重幣推出。令名、從令德推出。○二句、是一篇主意。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斂諸國之財、而積聚于晉之公室、則諸侯離心于晉。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若汝自利賴其財、而私入于己、則晉人離心于汝。諸侯貳則晉國壞、晉不能保國。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汝不能保家。何沒沒也。何其沉溺而不反也。將焉用賄。賄之爲禍如此、將安用之。○此段申非無賄之患句。夫令名、德之輿也。有德者、必以令名爲輿、始能遠及。德、國家之基也。有國者、必以令德爲基、始能自立。有基無壞、有德以爲基、故國家不壞。○一壞字、應上兩壞字。無亦是務乎。無亦以是令名爲先務乎。○從名轉德、從德轉國家、從國家轉無壞、筆筆轉、筆筆應。有德則樂、洛、樂則能久。務令名在有德、有德則樂與人同、而能久居其位。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小雅之詩。言君子有德可樂、則能立國之基、使之長久。有令德之謂也夫。○引詩證德爲國家之基。上帝臨女、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大雅之詩。言上帝鑒臨武王之德、則下民無敢有離貳之心。有令名之謂也夫。○引詩證名爲德之輿。一貳字、應上四貳字。○此段申無令名之難句。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自然有令名以爲之輿。而載是德以行于世、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賴德而安、爲國家之基也。○又合德與名、雙收一筆、遒緊。）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毋寧、寧也。寧可使人議論吾子、以爲子實能生養我民。而可謂子取民以自養乎。○以賄與令名二者、比並言之、語絶波陗、又疊用三子字、尤有態。）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象因有齒以殺身、以齒之有賄故耳。○指賄字作結、仍收到重幣上。見有賄非但國壞家壞、而且身亦壞也。是危語、亦是冷語。）宣子說、（悅、）乃輕幣。

（劈起將令德令名與重幣對較、持論正大。其寫德名處、作贊歎語。寫重幣處、作危激語。迴環往復、剴切詳明。宜乎宣子之傾心而受諫也。）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

崔武子（崔杼。）見棠姜而美之、遂取（同娶、）之。（棠姜、齊棠公之妻也。棠公死、崔杼往弔、見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齊莊公與之私通。）崔子弑之。（死于淫亂。）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莊公死于崔杼之家。其門未啓、故晏子立于其門外。）其人（晏子左右。）曰、死乎。（爲君死難。）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君不獨我之君、我何爲獨死。）曰、行乎。（棄國而奔。）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死非我之罪、我何爲逃亡。）曰、歸乎。（既不死難、又不出奔、

則當歸家。何必立于此地。曰、君死安歸。臣以君爲天、君死將安歸。○死亡既不必、歸又不可、于此可覘賢者立身。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去聲、其口實、社稷是養。陵、居其上也。口實、祿也。養、奉也。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社稷與己字對看。是立言之旨。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銀入聲、誰敢任平聲、之。己、指淫亂之事。私暱、嬖幸之臣、同君爲惡者。敢字妙。言雖欲死亡、限于義也。從社稷立論、案斷如山、不可移易。○且人有君而弒之、人、謂崔子。人有君、便見非社稷主也、妙。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收上死、亡、歸、三段。門啓而入、崔子啓門、而晏子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而哭之。興、既哭而興。三踴勇、而出。踴、跳也。哀痛之至、故三踴乃出。○寫晏子盡禮。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捨、之得民。狡甚。

起手死亡歸、三層疊下、無數烟波、只欲逼出社稷兩字也。注眼看著社稷兩字、君臣死生之際、乃有定案。

季札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吳子夷昧新立、使來聘魯。請觀於周樂。成王賜魯以天子之樂、故周樂盡在魯。○請觀二字伏案。

使工使我樂工也。二字直貫到底。○爲去聲、之歌周南、召邵、南。爲之、爲季札也。以下段段著爲之、見當時重季札。曰、美哉、美其聲也。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文王之化、基于二南。猶有商紂之虐政、其化未洽于天下。然民賴其德、雖勞于王室、而亦不怨。○一句一折。爲之歌邶、佩、鄘、容、衛。三國、乃管、蔡、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兼而有之。今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不同、故音調亦從而異歟。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賴有先世之德、雖憂思之深、而不至于窮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衛始封之君。武公、其九世孫。言吾聞二公德化入人之深如是。是得非衛國風之詩乎。○穆然神遇。爲之歌王。王、周平王也。平王東遷、王室下同于列國、故其詩不得入雅、而黍離降爲國風。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思文武而不畏播遷、其東遷以後之詩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有治政、而譏其煩瑣。民既不支、國何能久。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央、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大風、大國之風也。○變調。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太公爲東海之表式、國祚不可限量。爲之歌豳。按今豳風列于國風之終、與此次序不同者、蓋此時未經夫子刪定故也。曰、美哉、蕩乎、樂洛、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廣大之貌。周公遭流言之變、東

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樂于農事而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曰周公之東。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而有諸夏之聲。○變調。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夏有大義、西戎而有夏聲、則大之至。秦襄公佐平王東遷、盡有西周之地、故云周之舊。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凡、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高大而又婉順、險阻而又易行、所以爲中庸也。惜其無德以輔之爾。○變調。爲之歌唐。此晉詩也、而謂之唐者、唐本叔虞始封之地也。曰、思深哉、歎其憂深思遠。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本唐堯故地、故其遺俗猶存。不然、何憂之遠也。何其憂深思遠、情發乎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非承繼陶唐盛德之後、安能如此。○一句一折。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復畏忌、故曰無主。其滅亡將不久。○全是貶詞。自鄶貴、以下無譏焉。鄶、曹之詩。不復議論。微之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反叛之心。而怨而不言、怨商紂之政、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其周德未盛之時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周未能盛大。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廣、大也。熙熙、和樂聲。○變調。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之盛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獨贊其至、與

（贊他歌不同。）直而不倨、（直而不失于倨傲。）曲而不屈、（曲而不失于屈撓。）邇而不偪、（近而不至于逼害。）遠而不攜、（遠而不至于攜貳。）遷而不淫、（遷動而不至于淫蕩。）復而不厭、（反覆而不爲人厭棄。）哀而不愁、（雖遇凶災、不至憂愁。）樂而不荒、（雖當逸樂、不至荒淫。）用而不匱、（用之不已、不至窮匱。）廣而不宣、（志雖廣大、不自宣揚。）施而不費、（雖好施與、無所費損。）取而不貪、（或有所取、不至貪求。）處而不底、（旨、○雖復止處、而不底滯。）行而不流、（雖常運行、而不流放。○總贊其德之無偏勝。一氣連用十四句、何等筆力。）五聲和、（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風、八方之氣。）節有度、（八音克諧。）守有序、（無相奪倫。○再襯四句、更有力。）盛德之所同也。（周、魯、商三頌、盛德皆同。○以上是歌、以下是舞。上俱以爲之二字引起、下俱以見字引起。上皆是反覆想像、下語多著實、蓋聞虛而見實也。）見舞象箾（宵、）南籥者。（箾籥、皆舞者所執。象箾、武舞也。南籥、文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美其容也。）猶有憾。（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大武、武王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武王與周之盛。）其若此乎。（四字、形容不出、是贊詞、亦是歎詞。）見舞韶濩（獲、）者。（韶濩、湯樂。）曰、聖人之弘也、（湯德寬弘。）而猶有慙德。（猶有可慙之德、謂以征伐而得天下。）聖人之難也。（以見聖人處世變之難。○一句一折。）見舞大夏者。（大夏、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勤能治水、而不自矜其德。）非禹其誰能修之。（非禹之聖、誰能修舉其功。）

見舞韶箾（同簫）者。（書曰、簫韶九成、蓋舜樂之總名。）曰、德至矣哉、大矣、（贊其至、復贊其大、與贊他舞不同。）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所以為大。）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所以為至。）觀止矣。（應觀字、收住全篇。○三字。）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應請字。）

（季札賢公子、其神智器識、乃是春秋第一流人物、故聞歌見舞、便能盡察其所以然。讀之者、細玩其逐層摹寫、逐節推敲、必有得于聲容之外者。如此奇文、非左氏其孰能傳之。）

子產壞晉館垣（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產相（去聲）鄭伯（簡公。）以如晉。晉侯（平公。）以我喪故、（以魯襄公薨故。）未之見也。（見則有宴好、雖以吉凶不並行為辭、輕鄭也。）子產使盡壞（怪）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盡毀館舍之垣牆、而納己之車馬。○駭人、蓋見得透、故行得出。）士文伯（名匄、字伯瑕。）讓之（責子產。）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晉國不能修舉政刑、致使盜賊之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諸侯卿大夫、辱來見晉君者、無如之何。○十二字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翰）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去聲。○閈閎、館門也。高其門、厚其牆、則館舍完固、而

客使可無寇盜之憂。○已上敘設垣之由、以見晉待客一段盛意。今吾子壞之、雖從去聲、者能戒、其若異客何。雖汝從者
自能防寇、他國賓客來、將若之何。○一詰、意甚婉。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緝、牆、以待賓客。若皆毀
之、其何以共供、同命。晉爲諸侯盟主、而繕治完固、以覆蓋牆垣、所以待諸侯之賓客。若來者皆毀之、將何以供給賓客之命乎。○再詰、詞甚嚴。寡君
使匄蓋、請命。請問毀牆之命。○明是問罪聲口。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褊、狹也。介、間也。誅、責也。大國責求無常時、我盡求敝邑之財賦、以隨時而
朝會。○此責晉重幣、以敘鄭來晉之由。逢執事之不閒、閑、而未得見。現、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適遇晉君以魯喪無暇、遂不得見。又不獲聞召見之命、未知得見的在何時。○此責晉慢客。不敢輸幣、亦不敢暴僕、露。既不敢以幣帛輸納于庫、又
不敢以幣帛暴露于外。○此言鄭左難右難、下復雙承暢言之。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
輸之。則幣帛乃晉府庫之物。非見君而進陳之、則不敢專輒以物輸庫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
敝邑之罪。若暴露之、又恐晴雨不常、致使幣帛朽蠹、適以增重鄭國之罪。○左難右難如此。○輸幣暴露、雖並提、然側重暴露一邊、已說盡壞垣之故。僑子產名。
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只因敝邑爲盟主句、提出晉文公來壓倒他。下乃歷敘文公之敬客、以反擊今日之慢客、妙。宮室卑庳、陛、無

觀、貫臺榭、謝。○庫、小也。闕門曰觀。築土曰臺。有屋曰榭。○文公自處儉約如此。以崇大諸侯之館。○待客又極其隆也。○總一句、下乃細列之。館如公寢、館如晉君之寢室。○一。庫廄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廄、皆繕治修葺。○二。司空以時平易異、道路、司空、掌邦土。易、治也。○三。圬烏、人以時塓覓、館宮室。圬人、泥匠也。塓、塗也。○四。○諸侯未至之先如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五。僕人巡宮、至夜巡警于宮中。○六。車馬有所、車馬皆有地以安處。○七。賓從去聲、有代、賓之僕從、有人代役。○八。巾車脂轄、巾車、主車官。以脂膏塗客之車轄。轄、車軸頭鐵。○九。隸人牧圉、語、各瞻其事、徒隸之人、與夫牛之牧、馬之圉、各瞻視其所當供客之事。○十。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官屬各陳其待客之物。○十一。○諸侯既至之後、又如此。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不久留賓、賓得速去、則事不廢。國有憂樂、與賓同之、事有廢闕、爲賓察之、賓有不知、則訓教之、賓有不足、則體恤之。○上十一句、是館中事。此六句、是文公心上事。賓至如歸、無寧菑同災、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總承上文言文公待諸侯如此、以故賓至晉國、不異歸家、寧復有菑患乎。縱有寇盜、無所畏懼、雖有燥溼、不至朽蠹。○此文公之爲盟主然也。今銅鞮低、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名。○與宮室卑庳二句相反。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諸侯館舍、僅如徒隸之居、門庭狹小、車馬難

容。又有牆垣之限、不可越而過之。○與崇大諸侯之館五句相反。弁破高其閈閎二句。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天厲、疾疫也。○指挽車之人馬言。○與甸設庭燎九句相反。弁破無憂客使一句。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賓之進見、未有時日。召見之命、不得而知。○與公不留賓一段相反。又挽逢執事之不閒四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不毀壞牆垣、是使我暴露其幣帛、以致朽蠹、是增重其罪也。○挽不敢輸幣、又不敢暴露二句。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反詰之、妙。正對寡君使匄請命句。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晉鄭皆與魯同姓、晉之憂、亦鄭之憂也。○使晉無所藉口。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若得見晉君而進幣、鄭當修築牆垣而歸、則拜晉君之賜。敢畏修垣之勞乎。結出修垣細事、明是鄙薄晉人。○已上句句與文公相反、且語語應前、妙。○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所言。○只一字、寫心服妙。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注信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極寫子產。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去聲、而歸之。極寫子產。乃築諸侯之館。改築館舍、所謂諸侯賴之也。○收完正文。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如是夫三字、沉吟歎賞、信服之至。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不止鄭是賴。若之何其釋辭也。釋、廢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

知之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悅懌、則民安定、詩人其知辭之有益矣。○以叔向贊不容口作結、妙。

晉爲盟主、而子產以蕞爾鄭朝晉、盡壞館垣、大是奇事。只是胸中早有成算、故說來句句針鋒相對、義正而不阿、詞強而不激。文伯不措一語、文子輸心帖服、叔向歎息不已、子產之有辭、洵非小補也。

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皮名罕虎、鄭上卿。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去聲、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可使治邑否。未知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厚也。叛、背也。言吾愛其謹厚、必不吾背。○平日可信。使夫扶、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兩夫字、指尹何。言謹厚之人、使往治邑而學爲政、當愈知治邑之道矣。○後日又可望。子產曰、不可。總斷一句。人之愛人、求利之也、必求有以利益之。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今汝愛尹何、則使之爲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譬如未能執刀、而使之宰割、其自傷必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非以愛之、實以害之、誰敢求汝之見愛。○一喻、破吾愛之句。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催、崩、僑子產名。將厭壓、焉、敢不盡言。鄭國有汝、猶屋之有棟、榱、椽也、棟以架椽、設使汝誤事而致敗、譬如

棟折而榱崩、則我亦處屋下、將爲其所壓、敢不盡情言之。○二喻、言如此用愛、不但傷尹何、僑亦且不免。敢不盡言句、鎖上起下。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譬如汝有美錦、必不使不能裁者學裁之、惟恐傷錦。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身之所庇以安者、而使學爲政者、往裁治焉、不恐傷身。其爲美錦、不亦多乎。亦思官邑之爲美錦、不較多乎。○三喻、破使夫往而學句。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二句是立言大旨。若果行此、必有所害。非自害、則害于治。譬如田獵、射御貫、慣、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壓、覆福、是懼、何暇思獲。敗績、壞車也。言求免自害且不能、何暇求其無害于治。○四喻、破夫亦愈知治句。○一喻尹何、二喻自己、三喻子皮、四又喻尹何、隨手出喻、絕無痕跡。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君子小人以識言。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此其小者近者。我知而愼之。美錦不使學製。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此其大者遠者。我遠而慢之。官邑欲使學製。微子之言、吾不知也。無子之言、吾終不自知其失、所以爲無識之小人。○仍援前喻、更覺入情。○論尹何至此已畢。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他日、前日也。前日我嘗有云、子治鄭國、我治吾家、以庇身焉、其或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前日我猶自以爲能治家、今而後知謀慮不足、雖吾家亦須聽子而行。○此子皮自謂才不及子產、字字纏綿委婉。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面無同者、其心亦然。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即面觀心、則汝之心、未必盡如吾之心。豈敢使子之家事、皆從我之所爲乎。○此五喻也、通篇是喻、結處仍用喻、快筆靈思、出人意表。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但于我心有所不安、如使尹何爲邑者、亦必盡言以告也。○仍繳正意、一筆作收。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以子產盡心于己、故以國政委之。子產是以能爲鄭國。結出子產治政之由。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一語、是通體結穴、前後總是發明此意。子產傾心吐露、子皮從善若流、相知之深、無過于此。全篇純以譬喻作態、故文勢宕逸不羣。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左傳

楚公子圍楚令尹。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段、鄭大夫、子石也。圍娶其女。○圍將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以虢係鄭地、故行此聘娶二事。伍舉椒舉也。爲介。副使曰介。○補敘椒舉者、伏後垂橐之請也。將入館、將入鄭而館。鄭人惡之。以其徒衆之多、恐懷詐以襲己也。使行人子羽與之言、子羽之言不載。乃館于外。楚乃舍于城外。圍不置對者、特有逆女一著、可以逞也。○以上是聘時事、以下是娶時事、敍二事一略一詳。蓋以上一段、引起下一段也。既聘、將以衆逆。去聲、○楚欲以兵衆入鄭逆婦。子產患之。

親迎何待以衆、其懷詐可知。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去聲者、請墠然去聲聽命。請于城外、除地爲墠、以行昏禮。○按昏禮、主人筵几于廟、壻執鴈而入、以墠爲請、非禮也。令尹使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貺、賜也。豐氏、子石女也。公孫段食邑于豐、故稱豐氏。而、汝也。將使豐氏八字、是鄭君謂圍之詞。○說鄭命圍鄭重。圍布几筵、告於莊共恭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說圍受命鄭重。若野賜之、若于城外爲墠、我在野以受賜。是委君貺於草莽也。輕鄭君之賜、而棄之草莽。○一是字。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逆女不得成禮、何顏復置身諸卿之列。○二是字。○兩句、應首段喚起下段。不寧唯是、疾撇上二是字。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蒙、欺也。大臣曰老。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而辱寡君之命、不得爲楚大臣。其無以歸國矣。○三句應一段。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小國有何罪、恃大國而不設備、實其罪也。○二句是立言主腦。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鄭之婚楚、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國家、今楚以兵入逆、汝無乃包藏禍心以圖襲鄭。而、汝也。○一句喝破楚之本謀、妙。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鄭爲楚圖而失所恃、致使諸侯信楚者、皆以鄭爲戒、使無不恨楚之行詐者。○不說鄭憾楚、說諸侯莫不憾楚、妙。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距、亦違也。自此諸侯舉不信楚、而楚君之令有所壅塞而不行、此鄭恃楚以取滅亡所致、實鄭之罪也。所懼者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若楚國無他意、則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豈敢愛惜豐氏之遠祖廟、而不以成禮乎。○以上直說出請墠聽命之故。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櫜、弓衣也。垂櫜、示無弓也。許之。

篇首著惡之患之四字、已伏後一段議論。州犂之對、詞婉而理直、鄭似無可措辭。子產索性喝出他本謀、使無從置辯。若稍婉轉、則楚必不聽。此小國所以待強敵、不得不爾。

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左傳

楚子靈王。狩於州來、冬獵曰狩。州來、次于潁尾。潁尾、二地皆近吳。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子、皆楚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乾谿、水名。自潁尾遣五大夫訖、即自次乾谿、以爲兵援。雨去聲、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被、披也。以翠羽飾之。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執鞭出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楚去聲、○此等閒敘、若無緊要、然妝點濃色、正在此。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暮見曰夕。王見之、去冠被、舍捨、鞭。妝點。與之語曰、

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衞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問。○齊、衞、晉、魯、王皆賜之珍寶、以爲分器。我獨無有。楚獨無所賜。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禹鑄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靈王欲求周鼎以爲分器、意欲何爲。對曰、與君王哉。四字冷妙。昔我先王熊繹、辟同僻、在荊山、篳路藍縷、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供、禦王事。以桃爲弓、以棘爲矢、爲天子共禦不祥之事。○寫楚與周疏遠。齊、王舅也。成王之母姜氏、齊太公之女。晉及魯衞、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康叔、武王母弟。○寫四國是周親貴。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寶器所以展親、不得頒及疏遠。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今周與齊晉魯衞、皆服事楚、將唯楚命是聽、豈惜此鼎、而不以與楚。○故爲張大、隱見楚子之無君、冷妙。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既南遷、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求王遠祖之兄所居之地、更屬可笑。對曰、與君王哉。冷妙。周不愛鼎、鄭敢愛田。不有天子、何

（有于鄭。論解頤。妙）王曰、昔諸侯遠（去聲）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郎）賦皆千乘、（去聲、○陳、蔡、二國名。不羹、地名。其地有二邑。言我大築四國之城、其田之賦、皆出兵車千乘。）子與（預）有勞焉、（汝子革亦與有功焉。○帶句生姿。）諸侯其畏我乎。（又欲使天下諸侯、無不畏我、其心益肆矣。）對曰、畏君王哉。（冷妙。）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複一句、妙。加敢不二字、尤妙。○三段寫楚子何等矜滿、寫子革何等滑稽、對矜滿人、自不得不用滑稽也。）工尹路（工尹、名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戚）柲、（秘）敢請命。（鏚、斧也。柲、柄也。）（言王命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王入內、視工尹所爲。○連處忽一斷、妝點前後照耀、妙絕。）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如響應聲。）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革以鋒刃自喻。言我自摩厲以待王出、將此利刃斬王之淫慝。○又生一問答作波、始知前僕析父從一句、非浪筆。）王出、復（扶又切）語。左史倚相（去聲）趨過。（倚相、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倚相能盡讀之、所以爲良史。○恰湊入摩厲以須吾刃下。）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跡焉、周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爲御、以偏行天下。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債、公謀父、作祈招韶、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之官。招、其名也。祭公力諫遊行、故借司馬作詩、以止遏穆王之欲心。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祇支、宮、祇宮、離宮名。穆王聞諫而改、故得善終于祇宮、而免篡弑之禍。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煙、能知之。祈招之詩、是穆王近事、遠、謂墳典諸書。○俱是引動楚子之問、可謂長于諷諭。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陰、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言祈父之性安和、用能自著令聞矣。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亦當思我王之常度、出入起居、用如玉之堅、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如治金制玉、隨器象形、而不可存醉飽過度之心。○着意在此句、利刃已斬。王揖而入。執鞭以出、至王入視之、王出復語、至王揖而入、兩出兩入、遙對作章法。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去聲。○靈王被子革一斬、寢食不安者數日。卻未曾斬斷、不能遷善改過。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明年、爲棄疾所逼、縊于乾谿。○又妝點作結、前後照耀。仲尼曰、古也有志、古書有云。克己復禮、仁也。應不能自克。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前敘次于乾谿、何等意氣、此以辱字結之、最有味。

楚子一番矜張語、子革絕不置辨、一味將順、固有深意。至後閒閒喚醒、若不相蒙者。既不忤聽、又得易入、此其所以爲善諫歟。惜哉靈王能聽而不能克、以終及于

難也。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游吉也。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兩語、是子產治鄭心訣。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上聲、死焉。以火喻猛。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以水喻寬。故寬難。非有德者不能。○玩其次字、寬難字、便見寬爲上、不得已而用猛。而用猛正是保民之惠處、此自大經濟人語。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著不忍二字、便見是婦人之仁、非真能寬也。鄭國多盜、取人于萑桓、苻蒲、之澤。取人、刼其財也。萑苻、澤名。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夫子、謂子產。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著盡殺二字、便見是酷吏之虐、非善用猛也。仲尼曰、善哉。歎美子產爲政。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各有弊、當有以相濟。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和字、從濟字看出。詩曰、大雅、民勞篇。民亦勞止、汔肸、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止、語辭。汔、其也。

康、綏、皆安也。言今民亦勞甚矣、其可以小安之乎。當加惠于京師、以綏安夫諸夏之人。施之以寛也。引詩釋寛。毋從去聲、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詭隨、謂詭人隨人、心不正者。謹、勅也。式、用也。慘、曾也。言詭隨者不可從、以謹勅不善之人、用遏止此寇虐、而曾不畏明法者。糾之以猛也。引詩釋猛。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安遠人、使之懷附、而近者各以能進、以安定我王室。平之以和也。平字、是寛猛相濟處。○引詩釋和。○一詩分引釋之、便見政和。是寛猛一時並到、不可偏勝也。又曰、商頌、長發篇。不競不絿、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競、強也。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言湯之爲政不太強、不太急、不太剛、不太柔、優優然而甚和、故百種福祿皆遒聚也。和之至也。引詩歎和之至、見得和到極處、而寛猛之跡俱化、進一層說。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以子產之猛爲遺愛、闡微之論。

子產不是一味任猛。蓋立法嚴則民不犯、正所以全其生。此中大有作用。太叔始寛而繼猛、殊失子產授政之意。觀孔子歎美子產、而以寛猛相濟立論、則政和、諒非用猛所能致。末以遺愛結之、便有分曉。

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左傳

吳王夫扶、差、敗越于夫椒、報檇醉、李也。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檇李、今嘉興檇李城。定公十四年、越敗吳于檇

李、闔廬傷足而死。至是夫差所謂三年乃報越也。遂入越。越子句踐。以甲楯上聲五千、保于會膾稽。會稽、越山名。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痞、○種、越大夫名。嚭、故楚臣、奔吳爲太宰。寵幸于夫差、故種因之。以行成。求成于吳。吳子將許之、伍員云、○子胥也。曰、不可。二字斷。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上聲疾莫如盡。人之植德、如植木焉、欲其滋長。人之去惡、如治病然、欲其淨盡。○先徵之格言、重下句。昔有過歌、澆、堯去聲殺斟灌以伐斟鄩、尋。滅夏后相。去聲、○過、國名。澆、寒浞子。二斟、夏同姓諸侯。相、啓之孫。羿逐帝相依二斟。寒浞篡羿、因其室、生澆及豷、封澆于過、封豷于戈。浞使澆滅二斟、殺帝相。后緡民、方娠、震、○后緡、相妻、有仍國之女。娠、懷身也。逃出自竇、歸于有仍、自穴逃出、而歸于父母家。生少去聲康焉。生遺腹子、是爲少康。爲仍牧正、惎忌、澆能戒之、及壯爲有仍牧官之長。惎、毒也。以澆爲毒害、能戒備之。澆使椒求之、椒、澆臣。求少康欲殺之。逃奔有虞、舜後封國。爲之庖正、以除其害。庖正、掌膳羞之官。除、免也。賴此以得免其害。虞思于是妻去聲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思、虞君名。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收拾夏之遺民、撫循夏之官職。使女艾諜牒、澆、使季杼誘豷。戲、○女艾、少康臣。諜、候也。諜候澆之間隙。季杼、少

康子。殪、澆弟、以計引誘之。遂滅過、戈、滅澆于過、滅殪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惟復禹之功績、祀夏祖宗、以配上帝、不失禹之天下。○文證之往事、以申明去疾莫如盡之故。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兩兩相較、警醒剴切。或將豐之、不亦難去聲、乎。言與越成、必爲吳難。是使越豐大、○不可者一。句踐能親而務施、一層。施不失人、親不棄勞、二層。與我同壤、三層。而世爲仇讎、四層。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掌、寇讎。天與不取、故曰違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猶食言之食。言欲食此悔、亦無及已。○不可者二。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吳與周同姓。而姬姓之衰、可計日而待。○泛一句。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霸。必不行矣。況吳介居蠻夷、而滋長寇讎、自保且不能、安能圖霸。以吳子喜遠功、又以求伯動之。○不可者三。弗聽。憾于宰嚭、而使越成。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生民聚財、富而後教、吳必爲越所滅。而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直是目見、非爲懸斷。

寫少康詳、寫句踐略、而寫少康、正是寫句踐處。此古文以賓作主法也。後分三段、發明不可二字之義、最爲曲折詳盡。曾不覺悟、卒許越成、不得已退而告人、說到吳其爲沼、真感憤無聊、聲斷氣絕矣。



古文觀止卷之三

祭公諫征犬戎 周語上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西戎也。欲征其不享之罪。祭債、公謀父甫、○祭、畿內之國、父所封、時爲王卿士。謀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貫、兵。耀、明也。觀、示也。○一句領起全篇。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時動、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謂。威、可畏也。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四句、一正一反。以申明不可觀兵之意。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周公之謚。頌、時邁之詩、周公所作。載戢干戈、載櫜高、弓矢、載、用也。櫜、韜也。言武王既定天下、則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引證不觀兵。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肆、陳也。時、是也。中國曰夏。允、信也。言武王常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引證耀德。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義婦順、所以正民之德也。如此而民之情性、未有不歸于厚者。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使之衣帛食肉、不飢不寒、所以厚民之生也。而利其器用。如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三句、兼教養在內。明利害之鄉、鄉、如字。○得教養爲利、失教養爲害。鄉、猶言

所在也。明利害之所在、是耀德之實。以文修之、一句、包下修意五句。是不觀兵之實。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滋、益也。此言耀德不觀兵之效。作一頓。下乃轉入周世。昔我先世后稷、后稷、舜時農官。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于夏啓也。及夏之衰也、謂啓子太康。棄稷弗務、棄、廢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質、○棄之子。周禘祫文武、必先不窋、故通謂之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業、農業也。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同纘。修其訓典、序、布也。纂、繼也。緒、事也。訓、教也。典、法也。三其字、指棄而言。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三句、承上三句、極寫其不敢怠業。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世、累世也。載、承也。忝、辱也。自不窋以後至文王、皆繼其德而弗墜。○已上言周家累世耀德。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武王亦只是耀德。商王帝辛、大惡烏故切於民、辛、紂名也。大惡、大爲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商牧、商郊牧野。○著庶民弗忍四字、便見武王不得已而用兵。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非務武即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即耀德之謂。○已上言武王並不觀兵、下乃述邦制、以轉入征犬戎之非。夫先王之制、

一句直貫到底。邦內甸服、邦內、天子畿內。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侯衛賓服、侯、侯圻。衛、衛圻。中國之界也。謂之賓者、漸遠王畿、而取賓見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夷蠻要平聲、服、夷蠻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賓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戎翟荒服。戎翟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一層詳五服之地。甸服者祭、祭于祖考。侯服者祀、祀于高曾。賓服者享、享于二祧。要服者貢、貢于壇墠。荒服者王。王、入朝也。世一見。各以其所貴者爲贄。○此言五服佐天子宗廟之供者不同。○二層、詳五服之職。日祭、祭以日至。月祀、祀以月至。時享、享以時至。歲貢、貢以歲至。終王、王以終世至。謂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三層、言五服之地有遠近、故其供職有疏密。先王之訓也。鎖一句、前後照應、妙。有不祭、則修意、最近者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稍近者聽王言也。有不享、則修文、漸近者申以號令。有不貢、則修名、已遠者播以仁聲。有不王、則修德、極遠者誕敷文德。○看五修字、便見耀德、不是一味表暴、有反躬自治意。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謂上五者次序。成、既修也。刑、法也、見下文。於是乎有刑不祭、士師。伐不祀、司馬。征不享、諸侯承王命往征。讓不貢、告不王。行使讓者責其過、告者諭以理。○此修刑之序。於是乎有刑罰之辟、辟、法也。有攻伐之

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此修刑之具。○一意寫作兩層、卻不嫌其重複、故妙。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單承要荒二服。言遠國非近者可比、唯有益自修德、不可加兵、致勞吾民也。是以近無不聽、甸侯賓無不至。遠無不服。要荒無不至。○已上結完先王無觀兵于遠國之事、下方說到穆王身上。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世終來王、荒服之職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且示之以兵威。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壞也。既廢先王待荒服之訓、恐終王之禮、亦自此壞矣。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樹、立也。惇、厚也。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立心惇厚、能率循其先人之德而守國、終于專一、有拒我之備矣。○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伐。有以禦我、則不能伐。是極諫意。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所獲止此、果有以禦我矣。自是荒服者不至。終王之禮、果自此壞。

耀德不觀兵、是一篇主腦、迴環往復、不出此意。穆王車轍馬跡偏天下、其中倏然有自大之心、不過觀兵犬戎以示雄武耳、乃僅得狼鹿以歸。不但不能耀德、并不成觀兵矣。結出荒服不至一語、煞有深意。

召公諫厲王止謗 周語上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謗、誹也。召邵、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爲王卿士。告曰、民不堪命矣。命虐、故不堪。○危言悚激。王怒、怒謗者。得衛巫、使監平聲謗者。巫、祝也。衞巫、衞國之巫。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輒知之。以告、則殺之。以謗者告、卽殺之。○寫虐命尤不堪。國人莫敢言、非但不敢謗也、深一層說。道路以目。以目相盼而已。○四字妙甚、極寫莫敢言之狀、不堪命之極也。王喜、喜字、與上怒字相對。告召公曰、吾能弭米謗矣、弭、止也。○監謗弭謗、寫盡昏主作用。乃不敢言。如此四字、極寫能弭謗伎倆、痴人聲口如畫。召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非民無言、是鄣之使不得宣也。○斷一句、便注定川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不可防、而口尤甚。○以民比川。川壅而潰、會傷人必多。壅、鄣也。潰、水勢橫暴而四出也。○寫防川。民亦如之。寫防民。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爲、治也。導、通也。宣、猶放也。○合寫川民。○宣之使言一句、是一篇主意。下俱是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一句領起。使使字直貫到底、根上兩使字來。公卿至于列士獻詩、陳其美刺。瞽獻典、瞽、樂師也。典、樂典。陳其邪正。史獻書、史、外史。書、三皇五帝之書。有關治體。師箴、鍼、○師、小師也。箴刺王闕、以正得失。瞍同瞍、賦、無眸子曰瞍。賦、所獻之詩。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典書箴刺之語。百工諫、工、執藝

事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政事之得失、不能自達、相傳語以聞于王。近臣盡規、左右近臣、各盡規諫。親戚補察、父兄子弟、補過察政。瞽史教誨、瞽、太師、掌樂。史、太史、掌禮。相與教誨。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衆職而修治之。台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酌、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所行之事、皆合于理。○歷舉古天子聽言求治、句句與弭謗使不敢言相反。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習、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土、地也。其、指土而言。廣平曰原。下溼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山川原隰衍沃、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生衣食。○一喻寫作兩層、妙。上以防川喻止謗、此以山川原隰衍沃喻宣言。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跌出正意。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民所善者行之、其所惡者改之。阜、厚也。厚財用衣食、與山川原隰衍沃一般。○正意喻意、又夾寫一筆、錯落入妙。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民素籌之于心、而後發之于言。當成其美而見之施行、豈可壅塞。若壅塞焉、其與我者能有幾何哉。言敗亡即至也。○三壅字、呼應。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莫敢言、章法。作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

文只是中間一段正講、前後俱是設喻。前喻防民口有大害、後喻宣民言有大利。妙在將正意喻意、夾和成文、筆意縱橫、不可端倪。

襄王不許請隧 周語中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夾、○襄王後母惠后生叔帶、因翟人立爲王、襄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誅叔帶。郟、洛邑、王城之地。王勞去聲、之以地、王賞之以陽樊溫原欑茅之田。辭、不受。請隧焉。掘地通路曰隧。天子葬禮。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開口便正大。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規、畫也。甸服、畿內之地。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不庭、不來朝之國也。不虞、意外之變也。○著以供、以備、以待等字、見先王有此許多費用。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寧、安也。宇、居也。亦使有供祭備用待患之資、所以能順天地、而無災害也。○著均分二字、見先王之土地亦有限。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一句結上起下。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九御、卽九嬪。九品、卽九卿。嬪與卿主祭祀。厭、安也。縱、肆也。度、法也。○著不過足以而已豈敢等字、見先王並無一點奢用。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掌、百姓、而輕重布之。隧爲死之服物、生字帶說。采章、采色文章也。輕重布、言貴賤有等。○亦唯是妙、始入正題也。上文許

多說話、只要逼出亦唯是三字。王何異之有。葬禮外、王鮮有異。○只數語、說得隧字十分鄭重。下乃反覆寫其不許之意。今天降禍災于周室、謂叔帶之亂。余一人僅亦守府、僅守故府遺文、不能有爲。又不佞以勤叔父、不佞、不才也。勤、勞也。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隧也。私德、指納王而言。其叔父實應平聲、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受也。憎、惡也。愛、吝也。言汝雖受私賞、心中未嘗不憎惡之、以非余行賞之不當、余豈敢吝而弗與也。○反如此說轉來、婉妙。下則純是刀砍斧截之語。先民有言曰、先民、前人也。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尊卑、各有其節、故曰改。○直貫至大物未可改句。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平聲、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闢、於裔異、土、何辭之與有。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爲天子創造制度、自顯用于天下。縮、收也。備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流、放也。辟、戮也。裔、遠也。○逆振一段、緊峭。若猶是姬姓也、未更姓。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未改物。大物其未可改也。不曰不可改、而曰未可改、冷雋。○直說出晉文請隧之非。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物、隧也。○又逆振一筆、緊峭。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

私勞、卽私德。在襄王爲德、在晉文爲勞。大章、卽服物采章。忝、辱也。先王唯是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余變易之、其如先王百姓何哉。既無以對先王百姓、何政令之爲也。○直說出不許行隧之意。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若晉文自制爲隧、余安能禁止、不待請也。○仍用逆筆作收、章法愈緊。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通篇只是不爲天子、不得用隧意。卻妙在俱用逆筆振入、無一筆實寫不許。而不許之意、一步緊一步。自使重耳神色俱沮。

單子知陳必亡 周語中　國語

定王使單善、襄公名朝、定王卿士。聘于宋。聘、問也。諸侯之于天子、天子之于諸侯、諸侯之于鄰國、皆有聘。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自宋適楚、道經陳國。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火朝覿矣、道茀拂、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朝覿、謂夏正十月、心星早見于辰。道茀、草穢塞路也。○一。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迎送賓客者。疆、境也。○二。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之官。○三。澤不陂、卑、○陂、澤障也。古不寶澤、故障之。○四。川不梁、梁、橋梁也。古不防川、故梁之。○五。○伏辰角見一段案。野有庾與、積、恣、○庾、露。積、聚也。謂以穀米露聚于外也。○六。場功未畢、場、收禾圃也。築場未完。○七。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八。墾田若蓺、卽、○蓺、茅芽也。言其稀少也。○九。既墾之田、猶若茅芽、○伏周制有之一段案。膳宰

不致餼、戲、○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者曰餼。○十。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十一。國無寄寓、寄寓、旅次也。○十二。縣無旅舍、去聲。○四甸爲縣。縣方六十里。旅舍、休息居止之處、以庇賓客負擔之勞。○十三。伏周之秩官一段案。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氏。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爲淫其母、欲藉以爲樂。○十四。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甫、○孔、儀、皆陳大夫。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南冠、楚冠也。如、往也。賓、謂單襄公。○十五。○伏先王之令一段案。○從單子入陳、至及陳所閱歷者、錯綜先敘、後從單子口中、分疏作斷、章法井然。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總斷二句、直是目見。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現、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朝見東方、九月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日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星也。寒露後十日、氐星朝見、草木之枝節、皆脫落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九月中、房星朝見、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也。霜降後、心星朝見、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五句以星見定時至、起下文。故先王之教曰、引古。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除、修治也。備藏具、備收藏也。故夏令曰、夏后氏之令。○再引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水涸係九月、而此言十月成梁者、謂輿梁也。其時儆曰、至期儆告其民。收而場功、偫雉、而畚本、挶、菊、○季秋農事畢、使人與築作也。而、汝也。偫、具也。畚、土籠也。挶、土轝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定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去聲德於天下者也。惠而不費。○總一句。今陳國、徵今。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以舟爲梁、即今浮橋也。是廢先王之教也。結火朝覿六句。

周制有之曰、引古。列樹以表道、表道、謂識其遠近。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畺同疆、有寓望、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草、茂草也。囿有林池、囿、苑也。林、木。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兵饑也。其餘無非穀土、種穀之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之、不懸挂也。野無奧草、奧、深也。野皆墾、無深草也。不奪農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優、裕也。匱、乏也。○從民無懸耜二句來。有逸無罷、同疲、○逸、安也。罷、勞也。○從不奪農時二句來。國有班事、國、城邑也。土功井然有條理。縣有序民。四甸爲縣。力役更番有次第。今陳國、徵今。道路不可知、指道無列樹而言。田在

草間、未墾者多。功成而不收、即野場若棄。民罷于逸樂、疲于為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也。結野有庾積四句。周之秩官有之曰、秩官、周常官篇名。○引古。敵國賓至、敵國、相等之國也。關尹以告、關尹、司關者。告君也。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候人為導、導賓至于朝也。卿出郊勞、去聲。○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者。掃除門庭。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賓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授客館舍。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道塗之險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防剽掠也。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火師監燎、火師、司火者。燎、照庭大燭。水師監濯、水師、掌水者。監滌濯之事。膳宰致飧、孫。○熟食曰飧。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初。○司馬、掌圉人養馬。芻、茭草。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各以物至。物、如供應之物。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非一頓、文勢不平。○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不比敵國。司事之官、皆用尊一級者、而更加敬。至于王使、去聲。則皆官正涖事、官正、官長也。用官長司事、班又加矣。上卿監之。監、察也。察其勤惰、尤致其虔。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仍用官長司事、但自察之。班無

可加、而虔極矣。○王使是主、說得十分鄭重。又帶廵守句、更凜然。今雖朝也不才、徽今。有分問、族于周、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爲過賓于陳。過賓、謂假道。而司事莫至、不但失班加敬虔之制、且無以下同于敵國之賓矣。是蔑先王之官也。結膳宰不致餼四句。先王之令有之曰、引古。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滔淫、造、爲也。彝、常也。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徽今、不念胤印、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胤續、繼嗣也。伉儷、配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夏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故曰瀆姓。○即慆淫矣。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簡彝、簡略常服也。○從匪彝矣。是又犯先王之令也。結民將築臺五句。昔先王之教、茂帥同率、其德也、猶恐隕越。茂、勉也。率、循也。隕越、墜落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大國、謂晉、楚。○總收一段、直結出不有大咎國必亡之故。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

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討夏徵舒、遂縣陳。○單子之言俱驗。

先敘事起、中分四段辨駁、引古徵今、句修字削。而分斷中、又復錯綜變化、讀之不覺其排對之迹。自是至文。

國語

展禽論祀爰居 魯語上

海鳥曰爰居、琉句起法。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使國人祭之。直是居蔡故智。展禽即柳下惠、名獲、字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謂越于禮。○不責其祀、而直責其政、立論最大。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節、制也。祀之節制、于國為最大、乃政之所由以成、所關甚重。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慎者、不輕之謂。制、立也。典、常也。祀有關國政如此、故慎立祭祀之法、以為國之常經、不得有所加也。○此句極重、後俱根此立論。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兩語斷畢。夫聖王之制祀也、總冒一句。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先將制祀之意、虛論一番、下乃歷引以實之。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烈山氏、神農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植穀蔬、作農官。夏興、

謂禹也。棄能繼杜之業。故祀以爲稷。稷、穀神也。共恭、工氏之伯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工霸者在羲農之閒。有、域也。共工之裔子句龍、佐黃帝爲土官。九土、九州之土。故祀以爲社。社、土神也。○杜、棄、句龍、以勞定國。

○以上社稷之祀、以下宗廟之祀。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同供、財、黃帝、軒轅也。命、名也。成命、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斂也。顓頊旭、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哭、能序三辰以固民、帝嚳、黃帝之曾孫、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序之使民知休作之候。固、安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

○四句、皆法施于民者。舜勤民事而野死、征有苗、崩于蒼梧之野。鯀障洪水而殛死、鯀障防百川、績用不成、堯殛之于羽山。○舜、鯀、皆以死勤事。禹能以德修鯀之功、修者、繼其事而改正之。○能禦大災。契爲司徒而民輯、司徒、教官之長。輯、和也。○法施于民。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六世孫、爲夏水官。勤于其職、而死于水。○以死勤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除邪、謂放桀。○能捍大患。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死于黑水之山。○以死勤事。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以文德著。法施于民。○武王去民之穢。去穢、謂伐紂。○能捍大患。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舜後。禘、大祭也。郊、祭天以配食也。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祭法作

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則子孫宗舜、故郊堯。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夏后氏、亦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當作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嚳、契之父。契、商之始祖也。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嚳、稷之父。稷、周之始祖也。商人祖契。周人初時亦祖稷而宗文王、顯武王定天下、其廟不可以毀、故更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已上先總敘功德、後總出祀典。幕能帥同率、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報、報德之祭。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七世孫、少康子季杼也。能與夏道。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八世孫、湯之先也。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稷十世孫。太王、高圉之曾孫。○四代子孫、能帥循其祖德、皆爲以勞定國。○已上逐句出祀典、法變。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總鎖一句、結住上文。以下又于五祀典外、兼舉諸祀。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社稷應前。山川、謂五嶽四瀆。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質、信也。民皆明而信之、故曰民質。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藉其光以見物。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五行、水火木金土、民皆賴之以生活。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財用、如財木、魚鼈之類。○疊寫五句、是帶敘法。非

是、不在祀典。禘郊祖宗報之外、必須有功于民者、方祀及之。皆非無故而加也。○收完制祀以爲國典句。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入題。已不知三字、妙。難以爲仁且知智、矣。再斷。夫仁者講功、愛人必講及人之功。而知者處物。格物必審處物之法。又與仁知作注釋、妙。○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結上。不知而不問、非知也。起下。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廣川、猶言大流。言避災而來、祀之、絕不相涉、說出、一笑。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煖、有災。○果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筴、簡也。三書簡者、恐有遺亡故也。

一祀爰居耳、發出知許大議論。然亦只是無故加典一句斷盡。前云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後云非是不在祀典、總是不得無故加典也。文仲之失、在不能講功、而先在不能處物、是不智乃以成其不仁也。結出海鳥之智來、最有味。

里革斷罟匡君 魯語上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于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魯大夫。斷其罟古、而棄之。罟、網也。陡然驚人。曰、一面斷一面說、所以下有公聞之字。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寒以後、蟄蟲始振、孟春也。水虞于是乎講罛姑、

罶、柳、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大網也。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鱉蜃之屬。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既取以祭。復令民名取以薦、所以佐陽氣之升也。○第一段、言魚取之有時。鳥獸

孕、孕、水蟲成、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嗟、羅、猎錯、魚鼈、以爲夏槁、考、助生阜也。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猎、刺取也。魚乾曰槁。阜、長也。禁取鳥獸之具、所以佐其生長也。○第二段、獸虞却猎魚鼈是賓。鳥獸成、

水蟲孕、夏時。水虞於是乎禁罝作罜、音主。麗、六、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罝麗、小網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廟、享祖宗。庖、燕賓客。畜、儲也。魚鼈爲民日用之需、非鳥獸比、故曰畜功用、不但助生阜已也。○第三段、水虞却設穽鄂是主。且夫

山不槎茶、蘖、岸入聲、澤不伐夭、魚禁鯤鮞、而、獸長掌、麑䴠、迓、鳥翼鷇寇、卵、蟲舍蚳池、蝝、延、蕃庶物也。槎、所也。蘖、斫過樹根傍復生嫩條也。草木未成曰夭。鯤鮞、魚子也。麑、鹿子。䴠、麋子。翼、成也。生哺曰鷇。未乳曰卵。蚳、蟻子、可爲醢。蕃、息也。○第四段、草木鳥獸魚蟲、連類並舉、是賓主夾寫。古之訓也。總一句、與古者應。下緊入今字。今魚方別

孕、別于雄而懷子。不教魚長、生者又未大。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藝、極也。○第五段、入題。見夏濫有違于古、不得不斷其罟而棄之。○每段末、下一斷語、最宜玩。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美里革。是良罟也、

爲去聲、我得法。言此斷罟最善、乃代我得古人之法。○兼美斷罟、驚變爲喜、妙。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審、諗、告。○也。言是罟不可棄、使我見罟不忘里革之言。○斷罟藏罟、涉想俱佳。師存侍、師、樂師、名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結語深雋有味、使好名之主意消。

述古訓處、寫得賓主雜然、具有錯綜變化之妙。入今事、只貪無藝也四字、是極諫意。宣公聞諫、私心頓釋。師存進言、意味深長、正堪並美。

敬姜論勞逸 魯語下　　國語

公父甫、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退朝、朝其母、母、穆伯之妻、敬姜也。其母方績。績、緝麻也。文伯曰、以歜觸之家、只四字、寫盡淫心。使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干、犯也。而主、謂主母。季孫、康子也、時爲魯正卿。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注一句。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頑癡也。備官、居官也。聞、謂聞大道。○子言家、母却歎國、所見者大。居、吾語去聲女。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瘠、瘦薄也。○勞字、是一篇之綱。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去聲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承勞民說、又從勞字、

看出逸字、妙。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承瘠土說、却從沃土反證瘠土、妙。○已上泛論道理、下乃實敘。是故天子大采朝、潮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五采也。天子春朝朝日、服五采。祖、習也。識、知也。地德廣生、修陽政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去聲、宣序民事、考字直貫下十七字。師尹、大夫官也。惟旅、衆士也。牧、州牧。相、國相也。宣、布。序、次也。少去聲、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少采、三采也。秋暮夕月、服三采。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偶。糾、恭。虔、敬也。刑、法也。天刑、肅殺、治陰教也。日入監平聲、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成、而後即安。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祭祀者。即、就也。○著而後二字、可見勞多安少。以下段段著而後字。○此言天子之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業、事也。命、令也。典刑、常法也。工、官也。慆、慢也。○此言諸侯之勞。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披上聲、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此言卿大夫之勞。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受業、受事于朝也。貫、事也。復、覆也。憾、恨也。○此言士之勞。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句法變。○此言庶

人之勞。○以上敍男事之勞、所以教文伯。以下敍女工之勞、所以自治也。王后親織玄紞、紞、冠之垂者、用雜綵線織之。○王后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宏、綖、延、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公侯夫人勞。卿之內子爲大帶、卿之嫡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卿內子勞。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妻也。○命婦勞。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士妻勞。自庶士以下、皆衣去聲、其夫、庶士、下士也。以下謂庶人。○庶民妻勞。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闢、古之制也。社、春分社日也。賦、布也。事、農桑之業。冬祭曰烝。獻功、告事之成也。績、功也。愆、失也。辟、罪也。○單就庶人男女作束、便括盡上文、妙。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又以心力二字、總結勞字、以起下文。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寡、孀婦也。下位、下大夫之位。○兩句合來、便見勞當加倍、正破以歜之家句。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于作事也。先人、謂穆伯。○一折。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應愆則有辟句。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也。修、儆也。○又一折。爾今曰胡不自安、點起、以是承君之官、勸母自安、則己之喜于自安可知。○應備官句。余懼穆伯之絕祀也。起言魯其亡乎、結言穆伯絕祀、俱作危言、以儆文伯。妙。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記也。季氏之

婦不淫矣。不淫、是能勞。結贊更奇。

通篇只以勞字爲主。自天子至諸侯、自卿大夫至士庶人、自王后至夫人、自內子士妻至庶士以下、無一人之不勞、無一日之不勞、無一時之不勞。讀此、如讀豳風七月詩。

叔向賀貧 晉語八　國語

叔向羊舌肸。見韓宣子、韓起、晉卿。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賀其貧、非賀其憂也。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不足以供賓客往來之費、難以置身于卿大夫之列。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問得好。對曰、昔欒武子欒書、晉卿。無一卒之田、百人爲卒。一卒之田、蓋十二井。其官不備其宗器、其掌祭祀之官、猶不能備其祭器。○貧。宣其德行、去聲、○宣、布也。德字、是一篇之綱。○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憲、則、皆法也。越、發聞也。刑、卽憲則。疚、病也。○此其德之宣于外內者。以免於難。去聲。○當身免于禍難。○貧而有德者可賀。及桓子、欒書之子、黶也。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略則行志、假貨居賄、毀、○忽略憲則、而行貪欲之志、貸貨取利、而蓄之于家。○不貧又無德。宜

及於難、本屬可憂。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賴武之貽德以善終。○武子不但能保身、且足以庇後、益見貧而有德者可賀。及懷子、欒黶之子、盈也。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改桓是貧、修武是德。可以免於難、本屬可賀。而離同罹、桓之罪、以亡于楚。離、遭也。亡、奔也。○桓子雖及身幸免、亦必貽禍于後、可見不貧而無德者可憂。○一舉欒氏爲證、以見貧之可賀。夫郤昭子、郤至、晉卿。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三軍、與上一卒相對。○富。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寵、尊榮也。泰、驕慢也。○無德。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尸、既刑陳其尸也。絳、晉舊都。陳尸滅族、較之貽禍于後者尤甚。○富而無德者可憂。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又有五人爲大夫。○忽作頓宕、文勢曲折。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倒找德字、陡健。○一舉郤氏爲證、以見貧之不必憂。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有其貧、必能行其德也。○吾以爲三字、妙甚。是以賀。正答何故二字。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亦欒桓郤昭之續耳、小則貽禍後嗣、大則殃及同宗。將弔不暇、何賀之有。貧可賀、憂貧又可弔、妙絕。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以其言可以保身、結欒武子一段。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韓氏之祖。以下、嘉吾子之賜。以其言可以全族、結郤昭子一段。

不先說所以賀之之意、直舉欒郤作一榜樣、以見貧之可賀、與不貧之可憂。貧之可賀、全在有德、有德自不憂貧。後竟說出憂貧之可弔來、可見徒貧原不足賀也。言下、宣子自應汗流浹背。

王孫圉論楚寶 楚語下

國語

王孫圉楚大夫。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晉大夫、趙鞅。鳴玉以相。去聲、○鳴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恆、猶在乎。白珩、楚之美佩玉也。○開口問白珩、則鳴玉以相、分明有意炫耀。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言白珩之爲寶、所值幾何。曰、未嘗爲寶。一句抹倒。楚之所寶者、頓一句鄭重。與下楚國之寶句緊照。曰觀貫、射亦、父、甫、大夫。○楚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口實、猶言話柄。使無以不文爲話柄。善于辭命以交鄰、○是爲可寶。又有左史倚相、左史、名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敘、次也。物、事也。○明則有以正主志。又能上下說悅、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上天神、下地祇、順道鬼神之情、所以悅之也。○幽則有以格神明。○是爲可寶。又有藪曰雲連徒洲、藪、澤也。雲、即雲夢。連、屬也。徒、洲名。蓋

雲夢連屬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竹之小者曰箭。○十六字要連看、猶言金木竹箭、龜珠角齒、皮革羽毛之所生也。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賦、兵賦也。不虞、意外之患。○治本國所資。所以共供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交鄰國所資。○是爲可寶。○觀射父、左史倚相、曰能、曰使。雲連徒洲、曰生、曰所以。字法。若諸侯之好、去聲、幣具、雲連徒洲。而導之以訓辭、觀射父。有不虞之備、雲連徒洲。而皇神相之、皇、大也。○左史倚相。○又將三段、串作一片。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鄰國有益。而國民保焉。本國有益。此楚國之寶也。正應一句收。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玩則非有用之物。何寶焉。應未嘗爲寶句。○以上答白珩已畢、下乃重起奇文、以刺鳴玉、與白珩無干。圉聞國之寶、六而已。凡爲國者所寶唯六。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聖、通明也。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憲、法也。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聖曰能、物曰足以、字法。○此雖是推開一層說、仍句句與上三段相映照、妙。若夫譁囂之美、鳴玉聲也。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問甚矜張、答甚閒淡、機鋒射人。

所寶唯賢、自是主論。却著眼在雲連徒洲一段。蓋藪澤鍾美、皆甚有用、自當爲寶、正與玩好無用之白珩緊照。後一段于聖能制議之下、復接龜珠金玉。山林藪澤、皆可資之爲用者。跌到不寶譁囂之美、處處針鋒相對。

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語

國語

吳王夫扶、差起師伐越、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足而死。後二年、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大夫種求成于吳、吳許越成。至是吳又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逆、迎戰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言唯天所命、不用戰也。○先頓一句。夫申胥、伍子胥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奔吳爲大夫。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簡服、練習也。挫、毀折也。言二子善于用兵。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于左臂以遂弦。言二子善用兵、衆心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以效之也。勝未可成。越之勝吳、殆未可必。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素、豫也。履、行也。授命、猶言致命。言當謀定後戰、不可輕出喪師。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于吳、吳民必喜。所以驕夫差之心也。○廣侈吳王之心、是獻謀主意。乃吾以卜之於天。

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不以吾爲足慮。）將必寬然有伯（霸）、諸侯之心焉。（所謂廣侈之也。）既罷（疲）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心既廣侈、則民必罷弊、而天祿盡。）安受其燼、（盡）乃無有命矣。（燼、餘也。天之所棄、吾取者乃天之餘也。乃無有命、言吳更無天命也。○大夫種布算已定。）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越大夫。）行成于吳曰、（下皆約辭。）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開口辭便約。）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指檇李傷闔廬事。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謂敗越于夫椒。）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孤、棄也。破越不取、是心棄句踐而宥赦之也。）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感德語、所以侈其心。）孤不敢忘天災、（指上見禍言。○頓挫。）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加此二句、見誠心感德。○已上述吳昔日之恩。）今句踐申禍無良、（申禍、重見禍也。無良、言己之不善。○作自責語。）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存國爲德之大、侵疆爲怨之小、重得罪、謂報見侵也。○作一振、逼入起師逆江意。）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委、任也。言起師逆之江者、乃帥二三臣、任大罪、叩頭請服于境、非敢得罪于吳也。）（自）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

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頓挫。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越辭愈卑、其心愈後。句踐請盟。以吳不察、故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同該、姓於王宮。晐、備也。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同盤、匜移、以隨諸御。匜、洗手器。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同懈、於王府。應貢獻之邑句。○此言既盟之後如此。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天王豈能辱意裁制之、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也。○已上望吳今日之澤。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骨之、是以無成功。搰、發也。○喻甚奇。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去聲、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封殖刈亡、以草木自比。言吳今日之刈亡、徒勞昔日之封殖也。○忽作責吳語、妙。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信也。○牽引諸侯、正以自爲、妙。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越服吳爲利、吳舍越爲義。

諸稽郢行成之詞、雖只是廣後吳王之心、其中可畏者不少。如不敢忘天災、自強之心露。狐搰無成功、窺吳之意見矣。縱多巧辭、皆玩弄也。使非天欲棄吳、其說能終行乎。

申胥諫許越成 吳語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已先拒諫。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改、謂誠心改事吳也。反行、伐齊而反也。振旅、加兵也。〇全不以越爲意。申胥諫曰、不可許也。斷一句。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既非愛吳。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亦非懼吳。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旋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玩、轉弄也。〇直破其奸。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病根被人看破。故婉約其辭、以從同縱逸王志、婉約、卑遜也。縱逸、即上篇廣侈之意。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自傷、猶言自害。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此言自傷之實。〇兩使字、是還玩吳國作用。然後安受吾燼。燼、餘也。安受吳國未滅之餘、所謂得其志也。〇句句與種言暗合、英雄所見略同。〇已上論大夫種。夫越王好信以愛民、不好勝、而好信、不尚威、而愛民。四方歸之、得人心。年穀時熟、得天意。日長掌炎炎、炎炎、進貌。〇論越王。及吾猶可以戰也、及字、承上日以憔悴、日長炎炎兩句來、言過此吳日益衰、越日益盛、吾雖欲戰無及已。是危急語。爲虺毀、弗摧、爲蛇將若何。虺、小蛇也。摧、滅也。〇一喻尤入情。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層足以爲大

虞乎。隆、尊也。虞、慮也。○後心頓起。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存越則時可加兵、以張吾軍勢。○寫蓋威好勝如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既使諸稽郢請盟、又使諸稽郢辭盟、真是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干、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不復如前之乞哀態矣、還玩吳國已極。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總是不以越爲意。

夫差賡侈已極、只越曾足爲大虞一語、雖有百諫諍、亦莫之入矣。胥、種謀國之智、若出一轍。而吳由以亡、越由以霸、用與不用異耳。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人君即位之始年。春者何、歲之始也。歲功之始。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王者受命改正朔。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咸奉之、故曰大一統。○起數語、是一部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總注。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從無文字處生文。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隱異母弟。平、治也。反、歸也。

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微、謂母俱媵也。國人無從分別。○先言可擁之勢、以見隱不負心、語絕含蓄。隱長又賢、諸大夫扳攀、隱而立之、扳、引也。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是時公子非一。○一轉。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既欲立隱、必不能誠心相桓。○二轉。○虛作二轉、字字寫出隱深心微慮、以申平國意。故凡隱之立、爲去聲、桓立也。申欲反之桓意。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二句表明大義。桓何以貴、母貴也。右媵秩次貴。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子以母秩次得立、母以子立得爲夫人。○住語、法峻意圓。

透發將平國而反之桓句、推見至隱。末一段、又因隱桓而表揭立子之義。其下字運句、又跌宕、又閒靜、又直截、又虛活、不但以簡勁擅長也。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公羊傳

外平不書、前楚鄭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己、指華元子反、對君而言也。○提出主意。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先插子反語作敘事、文

情妙絕。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城具。○相見便奇。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憊、疲極也。曰、何如。問憊狀。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竟以實告。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倒句妙。若言憊甚矣、便無味。雖然、雖如子言。吾聞之也、圍者見圍者。柑馬而秣之、以粟飲馬曰秣。柑者、以木銜馬口、使不得食、示有蓄積。使肥者應客、肥、謂肥馬。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情、實也。○怪其以實告。子反之心已動。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說出實告之故、尤足動人。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令勉力堅守。○已心許之、而語絕不露、妙。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亦以實告。揖而去之、反于莊王。反報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覆前語、不變一字、文法最紆徐有韻。雖然、雖然憊極。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本將去而歸、轉欲乘其憊。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

有七日之糧爾。亦以實告。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華元全以君子二字感動子反、子反全以不欺二字感動莊王。莊王曰、諾、舍而止。命子反築舍處此、以示不去。雖然、雖我糧盡。吾猶取此、然後歸爾。莊王被子反感動、欲取不可、欲去不甘、意實無聊、故復作此語。覷下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便見。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諧語正極得力。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諧語得力如此。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結出主意。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罪其專也。既大之、復貶之、洗發經文無漏義。

通篇純用複筆、曰憊矣、曰甚矣憊、曰諾、曰雖然、愈複愈變、愈複愈韻。末段曰吾猶取此而歸、曰臣請歸爾、曰吾亦從子而歸爾、尤妙絕解頤。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據向之會稱國。此何以有君有大夫、吳始君臣並見。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讓國二字、括盡全篇。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側）也、夷昧也、與季子

同母者四。與、并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父壽夢欲立之而不受。至是兄弟又同欲立之。○以國讓謁。謁曰、今若是迮讀、而與季子國、迮、驟也。季子猶不受也。可見前已不受、從謁口中補出、妙。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曲爲季子受地。皆曰、諾。三字、寫同欲立之如見、妙。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悔、咎也。急欲致國于季子意。自是發于至誠、不愧句吳後裔。○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頓句生姿。季子使去聲、而亡焉。因出使而不歸。僚者、夷昧子。長庶也、于三君之子爲長。即之。就位也。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聞僚既立乃歸。○以國讓僚。闔廬謁之子。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去聲、季子故也。先提一句。將從先君之命與、平聲、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兩意一正一反、闔廬之言亦是。僚惡烏、得爲君乎。後斷一句。於是使專諸刺僚、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讓變爲爭、奇。而致國乎季子。爭矣復讓、更奇。季子不受曰、

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以分言、伏下義字。爾殺吾兄、殺兄之子、亦猶殺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以情言、伏下仁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國謂國都、旣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不入。○超然物外。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千古定論。○以國讓闔廬。○收完讓國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以季子賢、許有大夫、則宜使有君。○又繳有君有大夫完密、下復洗發稱名作結、經義一字不漏。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或書字、或書子。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不以一事之美而遽足、以待之者嚴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許之者、必使其可爲臣子。賢季子而稱名、所以使其爲吳臣子也。○奇思創解。

泰伯讓周、此則兄弟讓國、可謂無忝厥祖矣。然不可以爲訓也。迨于僚、光、骨肉相殘、非季子賢明、則流禍不止、此春秋所以重予之歟。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一字誅心。）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有徒衆、不易殺也。不易殺而卒殺之、故曰能殺。）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所以貶。）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及弟。甚鄭伯、謂目君也。○一語縮前後、有力。）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惡、終致大辟。處心積慮、志欲殺弟。○一句斷盡。）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鄭伯之殺段、蓋追恨姜氏愛段惡己也。讀之使人墮淚。）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設處得甚妙。）

（鄭伯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剪之。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穀梁只處心積慮四字、已發透經義、核于他傳。）

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虢邑。）虞無師、（晉滅夏陽、虞何嘗有師。）其曰師、何也。以其

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上、故言師。其先晉何也、據小不先大。爲主乎滅夏陽也。即公羊首惡意。夏陽者、虞、虢之塞賽、邑也、塞、邊界。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舉、拔也。○此夏陽之所爲重也。句極宕逸。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晉大夫。曰、君何不以屈橘、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屈地產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自晉適虢、途出于虞、故借道。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晉君先愛戀馬璧。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提清一句。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斯朝取虢而暮取虞矣。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君何喪焉。○看得明、拏得定、快語斬截、是能成功。公曰、宮之奇虞賢大夫。存焉、必不使受之也。伏後兩諫。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去聲、長掌、於君。達之心而懦于事。又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先識透宮之奇。且夫進一層說。玩好去聲、在耳目之前、指馬璧。而患在一國之後、虢在先。近而害遠。○利

此中知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又識透虞君、借道之計必行矣。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言果略。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君果輕之。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果不能彊諫。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應滅夏陽而虞號舉矣句。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以戲作收、韻絕。

全篇總是寫虞師主滅夏陽、筆端清婉、迅快無比。中間玩好在耳目之前一段、尤異樣出色、禍患之戒、往往嘆此、古今所同慨也。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上　禮記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因驪姬毒胙之譖也。公子重耳申生異母弟。謂之曰、子蓋同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勸其明譖。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明其譖、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省句、與左、國不同。曰、然則蓋行乎。勸其出奔他國。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兩答、想見孝子深心。使人辭於

狐突申生之傅。曰、與之永訣。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伯、狐突字。初申生伐東山時、狐突勸其出奔。申生不敢愛其死。提過自己一邊。雖然、轉入正意。吾君老矣、一轉。子少、指驪姬子奚齊。○二轉。國家多難。將來必至有爭。○十字三轉、一轉一淚。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不出而爲君圖安國之計、則已。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國安、則我雖死、亦受惠矣。○屬望深切、愈見慘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無君命而自縊。陷親不義、不得爲純孝、但得謚恭而已。○結寓責備申生意、文情宕逸。

短篇中寫得如許婉折、語語不忘君國、真覺一字一淚。合左、國、公、穀觀之、方見是文之神。

曾子易簀 檀弓上

禮記

曾子寢疾、病。病者、疾之甚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俱曾子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點女錯落有致。童子曰、華而睆、緩。大夫之簀責。與。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子春曰、止。使童子勿言也。曾子聞之、瞿據。然曰、呼。呵去聲。○瞿然、驚貌。呼、發聲欲問也。○止字呼字、相應甚警。曰、童子又言。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若爲不解、語足會心。曾子曰、然。曾子識童子之

意、然之。故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以病不能自起而易、命元扶易。曾元曰、夫子之病革戟、矣、不可以變。革、亟也。變、動也。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玩幸而至於旦句、始知前執燭二字、非浪筆。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謂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所見者大。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安也。○所見者小。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垂沒而精神不亂、足徵守身之學。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宋朱子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上　禮記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作聞、喪去聲、於夫子乎。仕而失位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上只問喪、此又帶出死字來、遂成一篇對待文字。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一辨。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一證。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又一辨。曾子曰、參也與子游

聞之。又一證。有子曰、然。信有是言。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開一解、伏末二段。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平日門人皆以有子之言爲似夫子、故子游歎其甚。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即桓魋、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靡、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速朽之言有爲。南宮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反、失位去魯而反國。必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速貧之言有爲。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言果有爲。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複一句、結上生下。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椁之法制。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以有棺椁之制、知速朽非夫子之言。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荊、楚本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以有行使之資、知速貧非夫子之言。

前二段、子游解欲速朽速貧之故。後二段、有子自言所以知其不欲速朽速貧之故。章法極整練、又極玲瓏。

公子重耳對秦客 檀弓下　禮記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時重耳避難在狄、穆公使公子縶往弔之。且曰、弔爲正禮、故以且曰起下辭。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斯、指此時而言。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去聲、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時、謂死生交代之際。勉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是弔、亦是勸、情文婉切。以告舅犯。入而告舅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辭其相勉反國謀襲之命。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爲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如字、之。父死謂是何事、若乘此而謀得國、是以父死爲利。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乎。○一片假仁假義、妝飾得好。孺子其辭焉。複一句、丁寧無限。公子重耳對客曰、出而答秦使者。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預、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其來弔。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意也。○意與上同、而文法更變。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不私、不再與

使者私言也、舉動饒有經濟。○子顯作韅。子縶字。○公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仁夫二字、沉吟歎賞、心服之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聲利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乃爲後者所以謝弔禮之重。愛父、哀痛其父也。遠利、不以得國爲利、而遠之也。○從穆公口中解上三句、筆甚奇幻。

秦穆之言、雖若有納重耳之意、然亦安知不以此言試之。晉君臣險阻備歷、智深勇沉、故所對純是一團大道理、使秦伯不覺心折。英雄欺人、大率如此。

杜蕢揚觶 左傳作屠蒯。 檀弓下 禮記

知智悼子晉大夫知罃。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與君同飲。鼓鐘。杜蕢快、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驚怪之辭。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入字、對下出字。升字、對下降字。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坐。跪也。○凡三酌者、既罰二子、又自罰也。降、趨而出。布成疑陣、妙人妙用。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開發于我、是以不先與爾言。爾飲去聲曠、何也。曰、子卯

不樂。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在殯也。斯其爲子卯也大矣。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于子卯也。○句法婉而多風。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責其曠職。○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調爲近習之臣、貪于飲食、而忘君之疾日。○責其徇君。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共、供。又敢與與、預。知防、是以飲之也。匕、匙也。宰夫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責其越分。○三對、已注意晉君、特口未道破耳。○自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頓地開悟。杜蕢洗而揚觶。志、○揚、舉也。觶、罰爵。盥洗而後舉、致其潔敬也。○杜蕢至此、快心極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以此爵、爲後世戒。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昔日杜蕢所舉也。○住句、閒情點綴、妙。

平公失禮燕飲、使杜蕢入寢而直斥其非、未必即能任過。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先令猜疑、不知爲何故。及一一說出、乃不覺爽然自失矣。此易所謂納約自牖、終無咎者也。文甚奇幻。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下

禮記

晉獻文子成室、（獻文二字、皆趙武諡、如貞惠文子之類。）晉大夫發焉。（發禮往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輪、輪囷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二句、美其今。）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三句、祝其後。）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腰、）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同原、）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就其贊詞、添接一解、有無窮之味。）北面再拜稽首。（謝其祝。）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祈以免禍也。張老之言善于頌、文子所答善于禱。）

張老頌祝之辭、固迥然超于俗見。文子又添全要領句、見免刑戮、乃爲無窮之福、尤加于人一等。善頌善禱四字、爲兩人標名不朽。





古文觀止卷之四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洛陽人。）始將連橫、（宏、）說（稅、）秦惠王（關東地長爲從、楚燕趙魏韓齊六國居之。關西地廣爲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故從曰合、橫曰連。〇開頭著始將連橫四字、便見合從非秦本心。）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巴、蜀、漢中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涸）代馬之用、（胡、樓煩林胡之類。出貉、可爲裘。代、幽州郡、出馬。）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巫山、屬夔州。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故曰限。）東有殽函之固、（殽、山名。函、函谷關名、在澠池縣。）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起以擊者。）沃野千里、（沃、肥潤也。）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攻守。）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上言其勢。）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以上言其威。）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大概說以屈戰。）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

飛、（此句是喻、起下三句。）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文章、法令也。使民、驅之出戰也。煩大臣、勞大將于外也。○秦王數語、大有智略。）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是時秦方誅商鞅、疾辨士、故弗用。）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虛喝一句。）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而禽蚩（鴟）尤、（蚩尤誅殺無道、黃帝與大戰于涿鹿、殺之。）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恭）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爲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任、用也。歷引證佐。）○由此觀之、惡（烏）有不戰者乎。（作一小束、點出主意。）古者使車轂擊馳、（相擊而馳、行使之多。）言語相結、（結親也。）天下爲一、約從（宗）、連橫、兵革不藏、（從橫、皆需兵革。不藏、猶言不蓄。○八字句。）文士並飭、（所用者盡文學之士。）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升）理、（尚文則事煩。）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稠、多也。書策多、則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賴也。尚文則弊起。）○明言章理、（明、著之言。章、顯之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服、儒者盛服。）戰攻不息、（尚文徒足以致亂。）繁稱文辭、天下不治、

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尚文必不能見功。○巳上排列二十五句。分四段看。極詆用文士之失。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抽、甲厲兵、綴、縫綴也。效勝于戰場。再結戰字。陡健。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空也、言無所爲。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反掉神農伐補遂一段。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於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戰之有利于國如此。今欲幷天下、凌萬乘、凌、侵也。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故稱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此句是連橫本領。今之嗣主、忽於至道、至道、暗指用兵。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直口相誚、氣凌萬乘。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複一句、欲以激動秦王。○全段總是要秦王用戰意、只因平日不曾揣摩、絕不知其辭之煩而意之複、宜其終不見聽于秦王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著此一句、以明在秦之久、爲下裘敝金盡之由。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蘇秦初見李兌、贈以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因得入秦。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脚、○羸、纏也。縢、束脛邪幅、自足至膝、

便于行也。蹻、草履。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黎、黑、狀有愧色。將至家、著狀有愧色四字、極力摹寫。歸至家、妻不下紝、不下機縷、而織自若。嫂嫂、不爲去聲、炊、父母不與言。極寫其困憊失意、人情冷落、正爲下受印拜相、除道郊迎等字映襯。蘇秦喟魁去聲、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作自責語、憤甚。乃夜發書、陳篋怯、數十、篋、椷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擇。練、熟。揣、量。摩、研也。言以我之簡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六字爲蘇秦苦功得力處。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倦而自勵、感憤痛切。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可見前番尚難自信、妙。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也。燕烏集闕、地名。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與前上書而說先不同。抵掌而談、抵掌、側擊手掌也。○說趙王語、只四字括盡、其爲簡練可知。趙王大說、悅。○一見說而便大說、則揣摩有以中之矣。封爲武安君、受相印、取卿相之尊矣。革車百乘、革車、兵車。錦繡千純、豚、○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鎰、白璧、玉環也。二十四兩曰鎰。以隨其

後。（出其金玉錦繡矣。）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六國之從、以離散秦之橫。○戰國時橫易而從難、蘇秦能于其所難者、激之使然也。）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作一頓、下純以議論代敘事、奇妙。）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寫得有聲勢。）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勝也。○連橫用戰、合從則不用戰、從揣摩中得來。）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式、用也。○承上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隆、（秦國強甚之時。頓宕。）○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同煌）、於道、（炫熿、光輝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趙爲從主、諸侯尊之。此言其變弱爲強之難。）○且夫蘇秦、特窮巷掘（同窟）門桑戶棬（圈）樞之士耳、（掘門、鑿垣爲門也。桑戶、以桑木爲戶。棬樞、門牝也、揉木爲之如棬。○頓宕。）伏軾撙銜、（撙、猶頓也。銜、勒也。○停轡之意。）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同抗、○伉、當也。此言其化賤爲貴之難。）○將說楚王、（威王。○忽入敘事作收煞。）路過洛陽、（尚未至家。）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洒掃也。）張樂

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不敢正視聽也。嫂蛇行匍伏、匍、同匐。○蛇不直行。匍伏、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摹寫勢利惡態、而嫂尤不堪。蘇秦曰、嫂、叫一聲、冷妙。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蘇秦字。位尊而多金。位尊、應前卿相。多金、應前金玉錦繡。○蘇秦問意、重在前倨、嫂只答以後卑、妙絕。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就蘇秦自鳴得意語、收結全篇。異樣出色。

前幅寫蘇秦之困頓、後幅寫蘇秦之通顯。正爲後幅欲寫其通顯、故前幅先寫其困頓。天道之倚伏如此、文章之抑揚亦如此。至其習俗人品、則世所共知、自不必多爲之說。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措、秦人。○與張儀魏人。爭論於秦惠王前。此句是一篇總綱、下乃更敘起也。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結好魏楚、謀共伐韓。下兵三川、三川、河洛伊、韓地也。塞轘還、轅緱鉤氏之口、轘轅、緱氏、險道、屬河南。當屯留之道、屯留、潞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

魏絕南陽、（韓地。）楚臨南鄭、（河南鄭地。）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宜陽、韓邑。）以臨二周之郊、（西、東二周。）誅周主之罪、（周無韓爲蔽、可以兵刦之。）侵楚魏之地、（楚魏無韓、益近秦、可以兵剪之。）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既得周鼎、乃借輔周爲名、號召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取三川得利、挾天子得名、所以爲王業。○一段伐韓之利。）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作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一段伐蜀之不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總言伐韓伐蜀、相去之遠、雙結。）

司馬錯曰、不然。（只二字、推倒張儀。）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先發正大之論。下乃入今事。○三資止重富強、王字陪說、故後竟不提起。）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提清伐蜀主腦。）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句有抑揚。）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忽設一喻、爲下未必利作反照。）

取其地、足以廣國也、（頂強。）得其財、足以富民。（頂富。○此二句說實。）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繕、治也。）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作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此二句說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其利如此。）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加一句、應上桀紂句也。）○（一段伐蜀之利。）今攻韓劫天子。（名雖攻韓、實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擒定大題目立論。）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既未必利、徒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句、）危。（天下皆欲尊周、而我攻之、亦危甚矣。不但名利兩失已也。）臣請謁其故。（謁、白也。）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爲天下之所宗。）韓、周之與國也。（二句是攻韓劫天子註腳。）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兩自知應上一自知。）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秦既親魏善楚、難以離間、故必因乎齊趙而求解之。）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將魏楚與國、勢必轉而爲秦敵矣。）此臣所謂危、（一段伐韓之不利。）不如伐蜀之完也。（完、猶言萬全。繳一句、意足。）○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結完富強本旨。）

周雖衰弱、名器猶存、張儀首倡破周之說、實是喪心。司馬錯建議伐蜀、句句駁倒張儀。生當戰國、而能顧惜大義、識超于人一等。秦王平日信任張儀、而此策獨從錯、可謂識時務之要。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魏人。）至、秦王（昭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就旁人形容一筆。）秦王屏（丙、）左右、（屏、除也。）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委、○唯唯、連諾也。）有間、（諫、○閒、猶頃也。）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省筆、○三唯而終不言、故緩之、以固其心也。）秦王跽（其上聲、）曰、（跽、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太公望。）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稅、）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交疏言深、作反正兩對。）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一轉。）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

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二轉。）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閒。（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三轉方說明。）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又撇然一轉、爲下患憂恥之綱。）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加三句。）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同癩、）被（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三句又爲下三段之綱。）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武王力士。）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孟奔、夏育、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必然、必至于死也。）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一段應死不足以爲臣患。）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橐、載而出楚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夫、（即溧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同匍匐。）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

臣何憂乎。一段應亡不足以爲臣憂。箕子、接輿、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爲之、爲而有補、故特以爲榮。今臣又何恥乎。一段應不足以爲臣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蹶、僵也。因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忽掉轉作危語、最足聳聽。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忽點出太后姦臣二句、駸駸逼人。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所云危如累卵、得臣則安也。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又掉轉一筆、全篇俱動。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魂去聲、先生、慁、汙辱也。而存先王之廟也。應宗廟滅覆句。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應身以孤危句。先生奈何而言若此。呼應緊甚。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交疏之臣、言人骨肉之閒、

（本難啟齒。故一路聳動、一路要挾、直逼出此二句、秦王已受我羈靮、便可深言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又閒寫一筆、見秦王已被范雎籠定。）

（范雎自魏至秦、欲去穰侯而奪之位。穰侯以太后弟、又有大功于秦、去之豈是容易。始言交疏言深、再言盡忠不避死亡、翻來覆去、只是不敢言。必欲吾之說、千穩萬穩、秦王之心、千肯萬肯、而後一便入、吾畏其人。）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鄒忌、（齊人。）脩八尺有餘、而形䫉（同貌）、昳（迭）、麗。（脩、長也。昳、日側也。言有光豔。）朝服衣冠、（朝、晨也。服、著也。）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問法一。）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一。）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插注一筆。妙。）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問法二。）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二。）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問法三。）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答法三。）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作兩番寫、妙。）暮、寢而思之、

思妻、妾、客所以美我之故。○曰朝、曰日、曰明日、曰暮、敘次井然。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看破人情、便可因小悟大。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現身說法、下即說到齊王身上、入情入理。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情理固然、耐人深省。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下令之辭、三疊應上。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諫、進、進諫者有暇隙。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文亦三變。○齊王固自虛心、敘處似形容太過。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不待兵也。結斷斬截。○

鄒忌將己之美、徐公之美、細細詳勘、正欲于此參出微理。千古臣諂君蔽、興亡關頭、從閨房小語破之、快哉。

顏斶說齊王　　國策

齊宣王見顏斶。（斶、齊人。）曰、斶前。（前者、使之就己也。○寫驕倨、妙。）斶亦曰、王前。（寫高貴、妙。）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分解出來、持論正大。○斶前王前、連寫三番、錯映成趣。）王忿然作色曰、（不悅之甚。）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奇快。）王者不貴。（添寫一句、更妙。）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壟、其冢也。秦伐齊、先經魯、故云。）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快語。讀之失驚。○生王字奇、之頭字更奇。○此下尚有一大段文字刪去。）宣王曰、嗟乎、（歎服。）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此下刪去二句。）願請受爲弟子。（結前半篇。）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爲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稱。○）

仍是富貴驕人習態。○起後半篇。顏斶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也。琢其璞而取之。謂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失玉之本真。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士之本真。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食、飢而後食。○不羨食太牢。安步以當車、安步、緩行也。○不羨出乘車。無罪以當貴、尊遂極矣。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也。○形神全矣。○仍是貧賤驕人氣度。○此下刪去五句。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結贊是蘇張一流反照。

起得唐突、收得超忽。後段形神不全四字、說盡富貴利達人、良可悲也。戰國士氣、卑汙極矣、得此可以一迴狂瀾。

馮煖客孟嘗君 史記作馮驩 國策

齊人有馮煖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祝、孟嘗君、田嬰子田文、齊相、封于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三千人中、如此者卻少。○好與能雖並點、重能字一邊。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以為真無能人。左右以君賤之也、食寺、以草具。草、菜也、以客待之。不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劫、歸來叶釐、乎、

鋏、劍把。欲與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待以客禮。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待以上客之禮。於是乘其車、揭擧、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至此一斷、點綴生趣。後有頃、復彈其劍鋏彈劍、彈鋏、彈劍鋏、三樣寫法。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叶孤、豪邁、○三歌、亦寒酸、便知不是無能人。亦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處處夾寫左右、正爲馮諼反襯。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聞其歌、問左右。而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此上客反加厚。於是馮諼不復歌。歌又妙、不復歌又妙。○馮諼既曰無好無能、所責望于人者、較有好有能者更倍之、大是奇事、孟嘗亦以爲奇、卽姑應之、實非有意加厚馮諼也。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膾、○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能爲去聲、文收責同債、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署書姓名于疏也。○突地出頭。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記不起馮諼姓名。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笑談輕薄、盡含句中。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有能無能、照耀前後。吾負之、未嘗見也。馮諼在門下已久、孟嘗未熟其名、未識其

（面、可見前番待馮煖、並非有意加厚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指相齊。）憒於憂、（憒、心亂也。）而性懧（作懦）愚、沉于國家之事、（沉、沒溺也。）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臨時猶不露圭角、勝毛遂自薦一倍。）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問則有意、答則無心、幻出絕妙文字。）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令。○亦粗完收債事、下乃出奇。）矯命、（矯、託也。託言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馮煖大有作用、蓋已料有後日事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寫其迅速。）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奇、）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拏定此語。）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三句、言無所不有。）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此物人家最少。）竊以爲君市義。（更奇。）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古）、

利之。賈利、與市義對。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說出市義、一笑。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猶言歇息、無可如何之辭也。○敘馮煖收責於薛畢。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遣其就國、而爲之辭。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市義之爲利如此、若取必目前、便失此利也。○了市義一案。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坤入聲、窟、穴也。○僅得免其死耳。忽設一喻、更進一籌。今有一窟、市義結上。○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起下。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徙故相爲上將軍、虛相位以待孟嘗君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先馳歸薛。作用更妙。○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意蓋爲此、而語却不盡、妙。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只是要使齊聞之、妙。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大臣。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車、彩繪之車。服劍一、王自佩之劍。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歲、○祟、神禍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復留相齊。是第二窟。○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請祭器、立宗廟、則薛爲重地、難以動搖也。○絶大見識。廟成、是第三窟。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總結上文。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纖介、細微也。○結出孟嘗一生得力、全在馮諼、直與篇首無好無能相映照。

三番彈鋏、想見豪士一時淪落、胸中磈礧、勃不自禁。通篇寫來、波瀾層出、姿態橫生、能使馮公鬚眉、浮動紙上。淪落之士、遂爾頓增氣色。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齊王齊王建、君王后在。時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未開封。○三字便作勢。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恙、憂也。○問三語、大奇。○陡使者不說曰、

臣奉使使威后、（言奉王命來問太后、則太后亦當先問王。）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以貴賤之說、辨其失問。）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連互說、乃見發問妙旨。）故有問、（故、舊例也。）舍本而問末者耶。（探出本末、絕去貴賤之見。答語仍作問語聲口、有致。）○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複姓。）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寺、）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去聲、）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人情大率食有糧衣有衣者多、乃無糧無衣者亦食衣之、所以謂之養民。業、謂使之在位、成其職業也。）葉（攝、）陽子（亦齊處士。葉陽、縣名。）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息、生全也。○養民、就民之處常者言。息民、就民之處變者言。）北宮之女嬰兒子（齊孝女。北宮、複姓。嬰兒子、女名也。）無恙耶。撤其環瑱、（天去聲、）至老不嫁、以養（去聲、）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潮、）也。（環、耳環。瑱、以玉繫于紞而充耳。撤、去之、不以爲飾。朝、謂使之爲命婦而入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總二問作一頓。）於陵子仲（非陳仲子也。若孟

（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尚存乎。（六無恙後、變出一尚存、奇絕。）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竟住、奇絕妙絕。）

（通篇以民為主、直問到底、而文法各變、全于用虛字處著神。問固奇、而心亦熱。末一問、膽識尤自過人。）

莊辛論幸臣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便引喻起。）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楚襄王寵信幸臣、而不受莊辛之言。及為秦所破、乃徵莊辛與計事。莊辛起手極言未遲未晚是正文、以下一路層層遞接而去、俱寫遲晚也。）王獨不見夫蜻（精）、蛉（陵）、乎、（蟲名、一名桑根。）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同俯）、啄蚉蝱（萌）、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蘖所煎、調之使膠于絲。）加己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為螻蟻食也。（遲矣晚矣。）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小鳥。）因是以俯噣（同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

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閒、墜于公子之手。（遲矣晚矣。）夫雀其小者也。黃鵠（鴻也、水鳥。）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孽、）蔆（同蔆、）衡、（作蘅。衡、香草。）○奮其六翮、（翮、勁羽。）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波、）盧、（碆石爲弋鏃。盧、黑弓。）治其矰繳、（酌、○矰、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四仞、十仞、百仞、逐漸增加、逼起後段。亦見處地愈高、其勢愈危之意。）被礛（監、）磻、（同碆、○被、著也。礛、利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同隕、）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奈、○遲矣晚矣。）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披、○陂、阪也。）北陵乎巫山、（陵、登也。）飲茹溪流、（茹、飲馬也。）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卽上蔡。）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魯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蓋使子發召之。○遲矣晚矣。）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層注而下、至此已到。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連上聲、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四人皆楚幸臣。州侯、夏侯、常在左右。鄢陵、壽陵、輦出則從。飯封祿之粟、封祿、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其所貢也。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雲夢、澤名。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秦相魏冉。方受命乎秦王、昭王。填黽萌、塞之內、填者、取其地而塞之。黽塞、江夏鄳縣。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至此則遲矣晚矣、今則未為遲也、未為晚也。妙在說到此竟住、若加一語、便無餘味。

只起結點綴正意、中間純用引喻、自小至大、從物及人、寬寬說來、漸漸逼入、及一點破題面、令人毛骨俱竦。國策多以此喻動君、而此篇辭旨更危、格韻尤雋。

觸讋說趙太后　國策

趙太后惠文后、即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太后少子、孝成王弟、封之長安。為質、至、兵乃出。許多事情、三四語敘完、此妙于用簡。下只一事、連篇說不盡、又妙于用繁。以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明謂字妙。左師觸讋。詹入聲、史記作龍。○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恐其言及長安君、作色以拒之。入而徐趨、

蹣跚之狀、已自動人。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先謝足病。不得見久矣、次謝久不來見太后。竊自恕。雖久不得見、竊以病足、故自恕其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隙、也、故願望見。郄、病苦也。○閒閒將老態說起。太后曰、老婦恃輦連上聲、而行。言亦病足。曰、日食飲得無衰乎。只說老態。曰、恃鬻粥同、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先說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繞室中行、可三四里也。○次說調身。少益嗜食、和于身。次說能食。○自入見至此、敍了許多寒温、絕不提起長安君、妙。曰、老婦不能。不能強步。太后之色少解。老婦已入老臣彀中。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又少、又不肖、又自衰、不得不愛而憐之。○先寫出一長安君影子。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沒死以聞。黑衣、戎服。沒、猶昧也。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謙言死曰填溝壑。託、謂託太后也。○再囑一語、引出太后心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無數紆折、只要餂得此一句。對曰、甚於婦人。又逼一句。太后曰、婦人異甚。心事畢露。對曰、老臣竊以爲媼襖、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

媪、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于燕。賢、勝也。○直說出長安君矣。却又說太后愛之不如燕后。若不爲長安君者、妙想。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至此便可暢言。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此句是進說主意。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頓挫。已行、非弗思也、頓挫。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或被廢、或國滅、方反本國。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舍却長安君、單就燕后提醒太后。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只就趙論。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繼、相繼爲侯也。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他國子孫、三世相繼爲侯。○兩問、仍用傍擊法。曰、老婦不聞也。亦無有。○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金玉重寶。○所以無有相繼爲侯者。○前俱用緩、此則用急、一步緊一步。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太后沒。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苦口之言。直捷痛快。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

短字、與深遠久長對。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仍找到愛長安君不如燕后、終若不爲長安君者、妙想。太后曰、諾、只一諾字、見左師之言未畢、而太后早已心許之。恣君之所使之。亦不說出長安君爲質、妙。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通篇瑣碎之筆、臨了忽作曼聲、讀之無限感慨。

左師悟太后、句句閒語、步步閒情、又妙在從婦人情性體貼出來。便借燕后反襯長安君、危詞聳動、便爾易入。老臣一片苦心、誠則生巧、至今讀之、猶覺大花滿目、又何怪當日太后之欣然聽受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寒鄲、邯鄲、趙都。魏安釐禧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河內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閒入邯鄲、閒、謂微行。因平原君公子趙勝。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齊不稱帝、故秦亦止。今齊閔王益弱、今之齊比閔王時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

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一段敘趙事。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猶豫、獸名、性多疑、故人不決曰猶豫。○敘趙事、爲仲連也。然難于插入、故借平原君作一頓、便可插入仲連矣。此時魯仲連適游趙。出仲連、鄭重。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前一段文歸至此處入。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于外、長平之敗。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兩何敢言事、非謙詞也、正寫猶豫未決、莫可如何、以爲仲連之地耳。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跌就轉、一轉就住、文法佳甚。梁客辛垣衍安在、應其人在是。吾請爲君責而歸之。絕有膽識。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繼也、謂上介、次介、末介、其位相承繼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衍不願見魯連、亦知帝秦之說、

不足入高士之耳。平原君曰、勝已泄同洩、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先無言、以待辛垣衍開口。妙。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亦自識人。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鮑焦、周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當世。今世以鮑焦不能從容自愛而死者、固非、卽以爲其自爲一身者、亦非。正對其在圍城之中、不爲身謀也。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權使其士、虜魯、使其民、虜、掠也。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甚也。正天下、卽易大臣、奪憎予愛諸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欲同鮑焦之死。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直破其謀。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故爲硬語、以生下論。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一反一覆、語最激昂。辛垣

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
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策、）天子下席、（赴、告也。天子、謂烈王子
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苫居廬。）東藩之臣田嬰齊、（斥其姓名。）後至、則斮（提、）之。（斮、斬也。）威王勃然
怒曰、叱嗟、（怒斥聲。）而母婢也。（而、汝也。罵其母爲婢。賤之之詞。）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
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不忍其求、直貫下變易大臣、奪憎與愛諸事。且曰
其爲天子、理應如此、以見權之不可假人也。然不說出、不說盡。）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
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衍口中脫出一畏字、本懷已露、故使仲連得入。）魯仲連曰、然、
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詰問得妙。）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
醢（海、）梁王。（醢、肉醬。○既爲僕、則不難烹醢、突然指出、可驚可詫。）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
先生之言也。（倒句。）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

之。昔者鬼侯、（鬼、史記作九。鄴縣有九侯城。）鄂侯、（鄂、屬江夏。）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魁去聲。）然而歎、故拘之於牖（史記作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言與人俱稱帝王、曷爲卒就脯醢之地。若專尊秦爲帝、則足以脯醢之矣。○引紂事一證、詞意含吐、可耐尋味。）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夷維、地名。）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同管、）鍵、（筦件、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袵抱几、（几、所據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退而聽朝。）魯人投其籥、（同鑰、閉關也。）○不果納。不得入于魯、（此言魯不肯帝齊。）將之薛、假涂（同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背也。主人背其殯棺、北面哭也。）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

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此言鄒不肯帝齊。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返、含、去聲、○齊強、而二國拒之、必見伐、則生死皆不能盡其禮也。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曰飯、以珠玉實尸之口中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承上起下。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應俱稱帝王。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魏、趙、韓爲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辛垣衍自認梁比秦如僕、此特言僕妾之不如、痛罵盡情。且秦無已而帝、無已、必欲爲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帝秦之害如此。切膚之災、可懼可駭。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責以大義則不動、言及利害切身、則遽起拜謝。策士每爲身謀、而不顧大義如此。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與前魯連對平原君語、同調。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秦軍引而去。（秦軍聞之而却五十里、不必然也、無忌擊之而去、此其實也。故並序之、初爲仲連後有故實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高人。）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數語卓犖自命、描盡心事。）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更高。）

帝秦之說、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知秦稱帝之害、其勢不如魯連所言不止、特人未之見耳。人知連之高義、不知連之遠識也。至于辭封爵、揮千金、超然遠引、終身不見、正如祥麟威鳳、可以偶覩、而不可常親也。自是戰國第一人。

魯共公擇言　國策

梁王魏嬰（史作罃。）觴諸侯於范臺、（是時魏惠王方強、魯、衛、宋、鄭君來朝。）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領下四事。）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當戒者一。○是正文。下連類及之。）齊

桓公夜半不嗛、〔歉、〇不喜食也。〕易牙乃煎熬燔炙、〔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爇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當戒者一。〕晉文公得南之威、〔美人。〕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當戒者二。〕楚王〔莊王。〕登強臺〔即章華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臨、從上視下。彷徨、徘徊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盟、誓也。〕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阜〕、池〔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亡其國者。〔當戒者三。〕今〔領下四句。〕主君之尊、〔尊、酒器。〕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上隨舉四事、不意歷歷皆應、章法奇妙。〕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危語動人。〕梁王稱善相屬。〔祝、〇謂稱善不置也。〕

整練而有扶疎之致、嚴重而饒點染之姿。古人作文、不嫌排偶者、正在此也。不善學者、即失之板實矣。

唐雎說信陵君　　國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寒、鄲、破秦人、存趙國、秦圍趙之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畏秦止于蕩陰。公子無忌椎殺晉鄙、將其軍進擊秦、秦軍遂引去。○我有德。趙王自郊迎。人德我。唐雎魏人。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隨下四語、無頭無尾、奇絕。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上二段、上一段是賓、下一段是主。下段、上一句是賓、下一句是主。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同猝。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上二段是虛、此一段是實。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謂信陵君、只須說不可不忘、却先說不可忘。亦只須說不可忘。不可不忘、却又先說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文有寬而不懈者、其勢急也。詞有複而不板者、其氣逸也。

唐雎不辱使命　國策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安陵、小國、屬魏。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

其許寡人。（設言易之、實則奪之、秦人常套。）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一折。）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一正。）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修好也。）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滅韓、二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措、）意也。（錯、置也。言非不能取安陵。）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廣其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言以秦爲不能取安陵而輕之。）唐雎對曰、否、（秦王之言不然。）非若是也。（安陵君之意不如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較安陵君答秦語、尤直捷。）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陡來。）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緩接。）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寫天子之怒、雄甚。）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撇過天子之怒、以布衣之怒反詰之、突兀。）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先上聲。）以頭搶（鎗上聲。）地耳。（搶、突也。○寫布衣之怒、醜甚。）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

士之怒也。駁去免冠八字。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規、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專諸爲公子光刺吳王僚。聶政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慶忌吳王僚子、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侵、降于天、休、吉徵。祲、戾氣。重祲字、字帶說。○總承上三句作一頓。與臣而將四矣。現前一懷怒之士。若士必怒、必怒、怒已發也。對懷怒說。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伏屍流血、秦王說得極大、唐雎說得極小、妙絕。天下縞素、二人勝于百萬、五步甚于千里。今日是也。今日卽行怒之期。挺劍而起。一手中卽行怒之具。○此段一步緊一步、句句駭殺人。秦王色撓、撓、屈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秦王亦善出場、眞英雄也。

博浪之椎、唐雎荊卿之劍、雖未亡秦、皆不可少。

樂毅報燕王書　國策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趙、楚、韓、魏、燕。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

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三城、聊、莒、即墨。唯莒、即墨未下。云三城者、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閒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趙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一段、敘事簡括。）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補寫燕王心事一筆。）燕王乃使人讓樂毅、（讓、責也。）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僕）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善語周旋、巧于文飾。○以上是謝之之詞。）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以上是讓之之詞。○先謝後讓、重稱先王、欲以感動樂毅。詞令委折有致。）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質、斬人椹也。）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

義、（無罪而殺毅、非義也。）故遁逃奔趙。（先敍不歸燕而降趙之故。○前書有先王左右寡人、故應還先王左右足下。）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上聲）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不敢斥言惠王、故稱侍御。畜、養也。幸、親愛之。○應還將軍之意。）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應自爲計。）故敢以書對。（一起、已括盡一篇大旨。）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功名二字、一篇柱。）臣以所學者觀之、（自見本領。）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毅爲魏昭王使燕、遂爲臣。察、王也。○事先王之心。）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正對左右句。）而使臣爲亞卿。（畜幸臣之理。）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事先王之心。）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畜幸臣之理。）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驟、數也。齊嘗霸天下、而

（數勝于他國、其餘教遺事猶存。）閑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魏欲得宋而盡力。）四國攻之、（并燕爲四國。）齊可大破也。（事先王之心。）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也。）起兵隨而攻齊。（毅令趙、楚、韓、魏、燕之兵伐齊。○畜幸臣之理。）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濟水之西、齊界也。）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攻入臨淄。）齊王（閔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事先王之心。）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齊鐘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元英、曆室、燕二宮名。寧臺、燕臺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薊丘、燕都。植、旗幟之屬。汶、水名。竹田曰篁。言薊丘之所植、植于齊汶上之竹田。○上三句、自齊入燕。薊丘句、自燕及齊。）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一頓、贊先王、正自贊也。）先王以爲順於其志、（慊于心。）以臣爲不頓命、（頓、猶墜也。）故裂地而封之、

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封毅爲昌國君。○畜幸臣之理。）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事先王之心。○遙應前文、筆情婉宕。）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應前功名二字。○文從不廢不毀四字、生出後半篇。）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隸、（萌同氓。）皆可以教於後世。（敍完先王事、下始入議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虛冒二句。）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吳王、名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郢、楚都。吳破楚、長驅至郢。○善作善始。）夫差（闔閭子。）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革囊也。夫差殺子胥、盛以鴟夷革、投之江。○不必善成善終。）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燕王有之也。）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蚤見、應上蚤知。）（不改、言子胥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自言幾不免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

（免身于罪、而全取齊之功、以明昭王之舊烈、是臣之本意。）以離（離同罹、）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離、遭也。遭誹謗而被誅、則壞先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奔趙。）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被不可測之重罪以去燕、又幸趙伐燕以爲利、揆之于義、寧敢出此。○剖明心事、激揚磊落、長歌可以當泣。）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復轉二語、結出通書之意、以應起。）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應以臣所學句。）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應前侍御不察二句。）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察能論行、則始進必嚴。善成善終、則末路必審。樂毅可謂明哲之士矣。至其書辭、情致委曲、猶存忠厚之遺。其品望固在戰國以上。）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一切者、無所不逐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李斯、秦客卿、楚上蔡人。○所謂一切也。）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一句揭開題面、通篇純用反法。）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人。）

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楚宛人。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人、時游宋、故迎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丕豹、自晉奔秦。公孫支、游晉歸秦。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一段穆公用客。孝公用商鞅之法、商鞅、衞人、姓公孫氏。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二段孝公用客。惠王用張儀之計、張儀、魏人。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惠王時、司馬錯請伐蜀、滅之。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于相與。北收上郡、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屬楚之夷有九種。制鄢郢、鄢、郢、楚二邑。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成皋、屬河南、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三段惠王用客。昭王得范雎、范雎、魏人。廢穰侯、逐華陽、穰侯、華陽、俱太后弟。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四段昭王用客。○四段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妙。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一句總收、下即轉入。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又一轉、下反振、語氣乃足。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同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

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結完上文、乃入時事、必以爲說正意矣、偏又發許多譬喻、滾滾不窮、奇絕妙絕。今陛下致崐山之玉、崐山、在闐國、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隨侯珠。卞和璧。垂明月之珠、珠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劍、干將歐冶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乘纖離之馬、纖離、駿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一頓。○秦王性好後大、故歷以紛華聲色之美動其心、此爲說之術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一折。上是順說、下是倒說。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決騠、提不實外廄、駃騠、良馬名。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句法不排偶、可以止矣。氣勢已極宕折、偏作兩節寫、但見其妙、不見其煩。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簪。傅璣之珥、傅、附。璣、珠之不圓者。珥、瑱也。謂以璣傅著于珥。阿縞之衣、齊東阿縣所出繒帛爲衣。錦繡之飾、飾、緣也。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語氣肆宕、采色爛然、可以止矣、又偏再衍出下節。彊弩穿甲、勁勢未已。夫擊甕叩缶、

彈箏搏髀、彼、○甕、汲瓶也。缶、瓦器。箏、以竹爲之。髀、股骨。擊叩彈搏、皆所以節歌。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樂記、桑閒濮上之音、謂濮水之上、桑林之閒、衛地也。韶虞武象者、韶虞、舜樂。武象、周樂。異國之樂也。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與前何也遙應。今取人則不然、上邊事已多、文已長、不知如何收拾。他只用一句折轉、盡數包羅、妙甚。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取人正意只四句。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去聲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收拾前文、又一句拓開。不粘逐客上、妙。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此下即完上意、而更起一峯。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讓、辭也。就、成也。○又下二喻。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纔是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黑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却賓客以業諸侯、謂與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一段始正言逐客事。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收完崐山之玉二段。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收完昔穆公四段。○一篇大文字、只此二語收盡、更無餘蘊。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無補于民、而增許多讎我之人。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內既無賢、皆往事他國、而樹怨于外也。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收地廣者一段、完棄黔首資敵國等語、而正意俱足。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辭乎。

卜居　　楚辭

屈原既放、屈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遂被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先敘卜居之由。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筴策、拂龜端、正也。筴、著莖。端筴、將以筮也。拂龜、將以卜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寫肯卜、妙。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去聲、來斯無窮

乎。悃款、誠實傾盡貌。送往勞來、謂隨俗高下。無窮、不困窮也。○不知所從一。寧誅鋤草茆卯、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遊、偏謁也。大人、謂嬖幸者。○不知所從二。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同偷、生乎。媮、樂也。不知所從三。○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足、訾資、慄斯、喔握、咿伊、嚅如、唲、而、以事婦人乎。保真、謂保守其天真。哫訾、以言求媚也。慄、詭隨也。斯、語辭。喔咿嚅唲、強言笑貌。婦人、暗指懷王寵姬鄭袖。○不知所從四。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骨、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突梯、滑澾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輭。楹、屋柱圓物。絜、比絜。本方而求圓也。○不知所從五。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駒、馬之小者。鳧、野鴨。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拖一句、參差入妙。○不知所從六。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騏驥、千里馬。亢、當也。軛、轅端橫木、駕馬領者。駑、下乘也。○不知所從七。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務、爭食乎。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鶩、鴨也。○不知所從八。○以上八條、只一意、而無一句重沓、所以爲妙。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祝辭畢。下是訴詹尹、乃心煩慮亂之由也。世溷魂去聲、濁而不清、無限感慨。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二句起下一句。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溷濁不清如此。

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無限感慨。○寫得又似要卜、又似不要卜、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詹尹乃釋筴而謝曰、寫不肯卜、又妙。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爲尺而不足、則有所短。爲寸而有餘、則有所長。○引鄙語起下文。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物、指龜而言。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數、指筴而言。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六有所字、本接末句、横插此八字、奇雋。龜筴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疾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故設爲不知所從、而假龜策以決之。非實有所疑、而求之于卜也。中間請卜之詞、以一寧字、將字到底、語意低昂、隱隱自見。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楚襄王問於宋玉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遺、缺失也。問得有風致。○宋玉對曰、唯、一應。然、再應。有之。三應。○連下三應、極力摹神。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入三語、委婉。客有歌於郢穎、中者、郢、楚都。其始曰下里巴人、最下曲名。國中屬祝、而和者數千人。屬、聚也。和者甚衆。○其爲陽阿薤械、露、次下曲名。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和者亦衆。其爲陽春白雪、高曲之名。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和者已寡。○

數十人、加不過字、妙。引商刻羽、雜以流徵、紙、○五音協律、最高之曲。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和者甚寡。○數人、又加而已字、妙。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總上四段。故鳥有鳳、而魚有鯤。總下二段。○已上先開後總、此先總後開、法變。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杳冥、絶遠也。寫鳳凰下如許語。○夫藩籬之鷃、晏、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鷃、鵪鶉也。○寫鷃只下藩籬二字。鯤魚朝發崐崘之墟、暴、僕、鬐、奇、於碣、傑、石、暮宿於孟諸。崐崘山、在西北、去嵩山五萬里。暴、露也。魚之鬚鬣曰鬐。碣石、近海山名、在冀北。孟諸、藪澤名、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寫鯤魚下如許語。夫尺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寫鯢只下尺澤二字。○先喻之以歌、言行高不合于俗。又喻之以物、言品高俗不能知。唯俗不能知、所以不合于俗也。下撇然轉入正意作結、緊陗。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上用一故字轉、此又用一故字轉、章法奇妙。士亦有之。夫聖人瑰、規、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瑰、偉也。琦、美也。與上一樣、寫法佳妙。○意想平空而來、絶不下一實筆、而騷情雅思、絡繹奔赴、固軼羣之才也。夫聖人一段、單筆短掉、不說盡、不說明、尤妙。

古文觀止卷之五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遷爲太史公官。）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尚、久遠也。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鎖一句、下卽捷轉。）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其可徵而信者、莫如尚書。而不載黃帝、顓頊、帝嚳。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則所徵者、猶有藉于他書也。○二轉。）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搢同）紳先生難言之。（馴、訓也。百家雖言黃帝、又涉于神怪、皆非典雅之訓。故當世士大夫皆不敢道、則不可取以爲徵也。○三轉。）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帝繫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孔子傳于宰我、而儒者疑非聖人之言、故不傳以爲實。則似未可全徵而信也。○四轉。）余嘗西至空峒、（空峒、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北過涿鹿、（涿鹿、亦山名、在嬀州。山側有涿鹿城、卽黃帝堯舜之都。）東漸（尖）、於海、南浮江淮矣。（點東南西北、與篇中作映帶。）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身所涉歷、見所在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舊蹟、與其風俗教化、固有不同。則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五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尚書也。大

要以不背尚書所載者、爲近于是。然太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六轉。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弟同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說、爲甚章著。顧儒者但不深考、而或不傳耳。其二篇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則亦或可徵矣。○七轉。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況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遺佚、若黃帝以下之事、乃時時見于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搢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乎。○八轉。將尚書國語等一總。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事在疑信間、則當會其意。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爲之言也。○九轉。余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應文不雅馴。著爲本紀書首。余非止據尚書論次堯以下、且并黃帝、顓頊、帝嚳而論次之。于五帝德等書、擇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此爲贊語之首、古質奧雅、文簡意多。轉折層曲、往復回環。其傳疑不敢自信之意、絕不作一了結語。乃贊語中之尤超絕者。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時儒者。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

豈其苗裔異、邪、何與之暴也。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暴、驟也。○從與之暴、想到舜。然舜羽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公論贊、往往從閒處寫、極有丰神。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去聲、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升、數。上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蠭起、言多也。斯時相與爭天下者、不可勝數、而欲崛起定霸、蓋亦甚難。○振數語、逼入項羽、有勢。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乘勢、乘豪傑之勢也。五諸侯、齊、趙、韓、魏、燕。○一段正寫其與之暴。極贊項羽。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背關、背約、不王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義帝、楚懷王孫心、項梁立以爲楚懷王、項羽尊之爲義帝、後徙之長沙、陰令人擊殺之江中。○一反駁。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二駁。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三駁。○前後興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並見興亡之速、俱關鍵。過矣謬哉、喚應絕韻。

一贊中、五層轉折、唱歎不窮、而一紀之神情已盡。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二世。）楚（項氏。）之際（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曰、初作難、發於陳涉、（一段。）虐戾滅秦自項氏。（二段。）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同阼。）成於漢家。（祚、位也。○三段。檃寫法。）三五年之閒、號令三嬗、（同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祖。○總承上三段作結。）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考之于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也。○一段。）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會孟津二句、單言武王、舉武以見湯耳。○二段。）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章、顯大也。○二段。○俱反上三段。數十年、十餘世、百有餘載、句中有眼。）以德若彼、（指四代。）用力如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總承上二段作結。）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倒句。）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隳、）名城、銷鋒鏑、（的、）鉏（徂、）豪

傑、維萬世之安。(鉏、誅也。維、計度也。○另起一峯、下卽捷轉。單寫高祖、慨歎作致。)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高祖起于亭長。)合從(宗)、討伐、軼於三代、(與豪傑并力攻秦、過于湯武之放弒。)鄉(同)向、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去聲)驅除難(如字)耳。(前言一統之難、高祖獨五年而成帝業。蓋由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適足以資助賢者、而爲之驅除其所難耳。○一層。)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無土不王、蓋古語也。高祖憤發閭巷而成帝業、安在其爲無土不王也。○二層。)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高祖或乃傳之所謂大聖、故不可以常理拘、蓋有天意存乎其間矣。○三層。)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若非大聖、孰能當此豪傑並爭之日、獨受天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前三段一正、後三段一反、而歸功于漢。以四層咏歎、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究未嘗著一實筆、使讀者自得之。最爲深妙。)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同閥、)積日曰閱。(明其等、謂明其功之差等。伐、積功也。積日、計其任事之久。閱、經歷也。○先立一案。)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同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異、○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苗裔、)

遠嗣也。言使河山至若帶厲、國猶未絕、蓋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自古已然。先爲一歎。○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封爵之誓意、枝葉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孫驕溢亡國意。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察其始封、與所以失侯者。申固其根本枝葉陵夷二句。○曰異哉所聞。異哉所聞、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不待枝葉已陵夷衰微也。又爲一歎。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萬國、乃堯以前所封者。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同藩、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篤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著。○又引一案。自古皆然、而漢獨不然、異哉所聞也。三歎。頂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纔有十分之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昔日之衰。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息、蕃庶也。蕭何。曹參。絳勃。灌嬰。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今日之盛。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作辟、至太初、太初、武帝年號。百年之間、見現、侯五、見在爲侯者、僅五人。餘皆坐法、隕命亡國、

耗毛、矣。耗、盡也。因盛而衰。○罔同網、亦少密焉、罔、禁網也。○冷句帶諷。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仍歸到不能自全上。○兩句、與上篤于仁義奉上法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兩句兩轉、作兩層疊。四歎。居今之世漢。志古之道、夏、商、周。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鏡、鑑也。居今志古、所以自鑑得失、而時勢變遷、亦不必今人盡同乎古。○一總、便推開、爲本朝誅滅功臣回護一番。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魂、乎。緄、縫而合之也。言從來帝王原各不同、要以成一代之功爲綱紀、豈可合而強同之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而論也。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應察其首封、所以失之二句。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應異哉所聞句。○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歎。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結出所以作表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通篇全以慨歎作致、而層層回互、步步照顧、節節頓挫。如龍之一體、鱗鬣爪甲而已、而其中多少屈伸變化、即龍亦有不能自知者。此所以爲神物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向、往之。

景行、大道也。借詩虛虛籠起。○余讀孔氏書、遺書一。想見其爲人。心鄉往之。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遺器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遺教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心鄉往之。○聖無能名、又何容論贊。史公只就其遺書、遺器、遺教、以自言其鄉往之誠、虛神宕漾、最爲得體。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筆。更透。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可謂至聖矣。定贊。

起手忽憑空極贊、而後入孔氏。既入事、而又極贊以終之。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觀海難言也。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夏之興也以塗山、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受命。○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繼體。殷之興也以有娀、嵩、○有娀、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爲次妃、生契、爲殷始祖。○受命。紂之殺也嬖妲己。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繼體。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

任、（王、○帝嚳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生后稷、爲周始祖。太任、文王之母。○受命。）而幽王之禽（擒同）也。淫於褒（包）姒。（褒姒、褒國之女。姒、姓也。○繼體。○序三段。項受命繼體之君、而一正一反、句法變化。）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離、）降、（虞書、釐降二女于媯汭。釐、理也。降、下嫁也。媯汭、媯水之北、舜所居也。言先料理下嫁二女于媯水之汭也。）春秋譏不親迎。（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即五經。點五段。）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又補出樂。以完六經。）人能弘道、（根上六經。）無如命何。（起下妃匹。）甚哉妃（配同）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因命字、下兩段。）（起）旣驩（歡同）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子姓、子孫也。○指惠帝后、薄皇后、陳皇后、愼夫人、尹姬。）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平聲）其終、（指戚夫人、王皇后、栗姬、王夫人、李夫人。）豈非命也哉。（結住命字。下即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又以性命並言、即孟子命也有性焉之意。）

（齊家治國、王道大端、故陳三代之得失、歸本于六經、而反覆感歎、以天命終焉。全篇大旨、已盡于此。孔子罕稱命一轉、恐人盡委之于命、而不知所勸戒、故特結

出性命之難知、蓋欲人弘道以立命也。此史公言外深意、不可不曉。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可信以爲實。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二篇。詩書雖有缺亡、然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則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先閒閒引起。堯將遜位、讓於虞舜、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天下引起。擬人于其倫、是極重伯夷處。舜禹之閒、岳牧咸薦、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牧、九州之牧。又十二牧。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舜禹皆典職事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授以攝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即虞夏之文、知堯舜禪讓之難。以見堯讓許由、湯讓隨光之妄。而說者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許由、字武仲、堯欲致天下而讓焉、乃逃隱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上。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此何以稱焉。堯舜讓位、若斯之難、則許由、隨、光之讓、或說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人。太史公曰、凡篇中忽插太史公曰四字、皆遷述其父談之言。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又似實有其人。○又引一許由、隨光、先爲伯夷襯貼、幾令人不辨賓

主、神妙無比。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孔子、是一篇之主。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又請一吳太伯、帶出伯夷、若不專爲伯夷者。是另一法。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不少略見、則其人終屬有無之間、未可據以爲實。○又回映由光一筆、繚繞襯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有詩。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以孔子接下。叔齊附傳。余悲伯夷之意、悲其兄弟相讓、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軼詩可異焉。軼詩、即下采薇之詩也。不入三百篇、故云軼。其詩有涉于怨、與孔子之言不合、故可異。○倒提一筆、妙。其傳曰、始正序伯夷事、蓋伯夷先已有傳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序伯夷實事、平實簡淨。蓋前後多跌蕩、此不得不平實章法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應前軼詩。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悲憤歷落、流利抑揚、此歌騷之祖也。遂餓死于首陽山。詩與傳畢。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應前睹軼詩可異句。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感慨。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絜同潔。行、如此而餓死。就夷、齊餓死上、翻出議論。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誨、○恣睢、謂恣行爲睢怒之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反借夷、齊一宕、引出顏淵、盜跖、一反一正、以極詠歎。○有堯、舜、由、光諸人、故又引顏淵、盜跖二人照應作章法。○若至近世、操行不軌、事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

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升、數上聲、也。又即近世人、一反一正、以足上意、作兩層寫。妙。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雙結一句、以極咏歎。三非邪、呼應。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上設兩端開說、此又引孔子言合說。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不同註脚。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兩節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柏後凋註脚、挽上伯夷。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不軌以下、此指擇地而蹈以下。○又以咏嘆作一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名字反覆到底。以賈子賈誼。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平、生。馮恃其生。○引賈子四句、烈士一句是主、指伯夷。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龍興致雲、虎嘯風烈。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與起于時、而人民皆爭先快覩。○引易經五句、聖人一句是主、指孔子。○此兩節、將伯夷、孔子合說、直貫至篇末。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即所謂同類相求、聖作而物覩也。又點顏回以

陪伯夷、正在有意無意之間、妙。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因、滅而不稱、悲夫。一反。應沒世而名不稱。結篇首悲弔由光案。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上、聖賢立言傳世者。○承上二段推開一層說、言夷、齊得孔子之言、而名顯于後世。由、光未經孔子序列、故後世無聞。所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寓慨無窮。

傳體、先敍後贊、此以議論代敍事、篇末不用贊語、此變體也。通篇以孔子作主、由、光、顏淵作陪客、雜引經傳、層間疊發、縱橫變化、不可端倪、真文章絕唱。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潁水、出陽城。今有潁上縣。少時常與鮑叔牙齊大夫。游、鮑叔知其賢。一篇以鮑叔事作主、故先點鮑叔。管仲貧困、常欺鮑叔、即下分財多自與之類也。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千古良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于桓公、以爲相。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

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一生事業、只數語略寫。）管仲曰、（即述仲語作敘事。）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此一事最易知、然知者絕少。）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即時之不利。）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此四事最難知、唯良友深知之。○忽排五段、前實事既略、此虛事獨詳、前以緊節勝、此以排語佳、相間成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總收知我字。句中有淚。）鮑叔既進管仲、（閒接。）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十餘世是言鮑叔、索隱指管仲。）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以贊語作結、了鮑叔案。）管仲既任政相齊、（閒接。一匡九合、前已總序、此又另出一頭。重提再序、局法縱橫、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此句是管仲治齊之綱。一同字、生下六個因字。）

故其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上服度、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固、安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二句、得管仲之骨髓。）貴輕重、愼權衡。（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一部管子、收攝數行。因禍爲福二句、又生下三段。）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桓公與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怒、歸蔡姬而弗絕、蔡人嫁之、因伐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妹）之約、管仲因而信之、（桓公與魯會柯而盟、曹沫以七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以爲倍信、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諸侯由是歸齊。（此皆一匡九合中事、又提三段另序、俱不實寫。）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又卽以管子語結之、繳完上節。）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收完任政相齊一段、卽帶下作晏子過文。）後百餘年而

有晏子焉。（由上接下、蟬聯蛇蜒。）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萊、今東萊地。）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節儉力行四字、括盡晏子。）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與管仲三歸反坫對。）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謂直道行也。）無道、卽衡命。（謂權衡量度而行也。○二十五字、作八句、四節、兩對、雋永包括。）以此三世（靈、莊、景。）顯名於諸侯。（晏子一生事業、亦只數語、約略虛寫、與管仲一樣。）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賢者固不可測。）晏子戄（學、）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同伸。）於知己者、（一句案。）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前以知己論管仲、此以知己論晏子、是史公著意點綴聯合處。）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

得也。描盡情狀、呼之欲出。既而歸、其妻請去。奇婦人。○亦先作一縱、石父請絕、御妻請去、作一樣寫。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看人入細。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亦奇。晏子怪而問之、寫出有心人。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仲著書篇名。及晏子春秋、晏子春秋七篇。詳哉其言之也。因二子書已詳言、故史公傳以略勝。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表明作兩傳之旨。先總說、下乃分。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貶駁處、意渾融。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三句出孝經事君章。言君有美惡、臣將順而匡救之、故君臣能相親協、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豈管仲之謂乎。極抑揚之致。方晏子

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補傳所未及。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史公以無勇責之。至其諫說、犯君之顏、即傳中所謂危言危行順命衡命是也。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進思盡忠八字、亦出孝經事君章。○極贊晏子。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執鞭賤用御者事。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遊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故作此憤激之詞耳。

伯夷傳、忠孝兄弟之倫備矣。管晏傳、于朋友三致意焉。管仲用齊、由叔牙以進、所重在叔牙、故傳中深美叔牙。越石與其御、皆非晏子之友、而延爲上客、薦爲大夫、所難在晏子、故贊中忻慕晏子。通篇無一實筆、純以清空一氣運旋。覺伯夷傳猶有意爲文、不若此篇天然成妙。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左徒、即今左右拾遺之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于辭令、嫻、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起敘任用之事、後段節節敘其疏而見放、妙得原委。上官大夫靳尚。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此句拍入。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燭、草稾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讒屈原作兩節寫、害其能一節虛、奪草稾一節實。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語中庸主之忌。王怒而疏屈平。以下並史公變調序離騷、卽用騷體。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先寫作離騷之由。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遭也。○註一句。下忽入議論、奇妙。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提窮字。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道出人情、真而切。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應窮字。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提怨字。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應怨字。○回環曲折、多永言之致。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宓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而史公亦假借用之。○比騷于詩、深得旨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鬧）、汙泥之中、（淖、溺也。）蟬蛻（退）於濁穢、（蟬蛻、如蟬之去皮也。）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爵）然泥而不滓（子）者也。（皭、疏靜之貌。滓、濁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極贊屈原。）○（以上離騷、只虛寫。）屈原既絀。（閒接。入敘事。）又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詳張儀始終事、爲屈原諫楚王張本。）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丹、淅、皆縣名、在弘農。）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

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一段。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即割楚地、以與楚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算定懷王。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僅、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長句正是省句。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二段。○兩段詞簡而情備。是時屈原既疏、忽接入本傳。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只為何不殺張儀一句、乃倒裝楚願得張儀一段、又倒裝張儀許楚一段、意思在此、而序事在彼。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張儀詐楚、客也、于此一結。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又起一難。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伏再用之根。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

歸葬。懷王一欺于秦而國削、再欺于秦而身死。爲屈原作證、亦爲楚辭作序也。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再用子蘭、深著楚王之不明也。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嫉子蘭、先從楚人說起、見非屈原之私怨。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推屈平本意作議論。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忽又轉倒離騷上。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應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應冀君之一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又寬一步。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泛泛感論。包羅古今無窮事。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將前事總作一收。此不知人之禍也。繳斷一句。易曰、井渫屑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渫、不停污也。井渫而不食、使我心惻然、以其可用汲而不汲也。如有王之明者、汲而用之、則上下

(並受其福矣。)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憤切語。)令尹子蘭聞之、(接上屈平既嫉之、妙。)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回應上官大夫。)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極寫落魄非憤之狀。○以下漁父辭。)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掌王族昭屈景三姓之官。)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似老氏之言。)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釃、薄酒。)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而自令見放爲。(只就漁父口中、翻出一段至理可參、有情有態、可咏可歌、詞家風度。)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彈而振之、去其塵也。)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問、)者乎。(察察、淨潔也。汶汶、垢蔽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常流、猶長流也。○汨羅之志已決。)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枉入聲、)乎。(温蠖、猶惛憒、楚詞作塵埃。○一氣流轉、機神跌宕。)乃作懷沙之賦。(懷沙賦刪去。)於是懷石遂自投汨(覓、)羅以死。

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今長沙屈潭是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瑳、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借宋玉等、前襯屈原、後引賈誼。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借投書事、接下賈誼傳。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悲其志。讀其文而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遊其地而想其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即用他弔屈原之意、以歎賈生。讀服鳥賦、楚人命鴞曰服、賈生作服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自悲自弔。○此屈賈合贊、凡四折、繚繞無際。

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婉雅悽愴、使人讀之、不禁歔欷欲絕。要之窮愁著書、史公與屈子、實有同心。宜其憂思唱歎、低回不置云。

酷吏列傳序　史記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引孔子之言。）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不德、不有其德也。不失德、其德可見也。滋、益。章、明也。○引老子之言。）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總斷一句。引孔子老子、是立言主意、以見酷吏之不可崇尚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立論醒徹。）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謂秦法。）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相遁、謂借法爲奸、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費、○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升、）其任而愉（偷同、）快乎。（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言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溺、謂沉溺不舉也。○此言酷吏所由始。）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藉于嚴酷。○又引孔子之言。）下士聞道大笑之。（何知有道德。又引老子之言。）○非虛言也。（又總斷一句、應前。）

漢興、（漢之初。）破觚而爲圜、（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爲圜、謂除去嚴法。）斲雕而爲朴、（斲、削也。雕、刻鏤。斲雕爲朴、謂使反質素。）網漏於吞舟之魚、（網極其疏、應上網密。）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乂同、）安。（烝烝、盛也。艾、治也。○一段慨想高文之治。）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彼、指道德。此、指嚴酷。○一束用全力。）

意只是當任德而不當任刑、兩引孔、老之言便見。又以秦法苛刻、漢治寬仁、兩兩相較、明示去取。歎昔日漢德之盛、則今日漢德之衰、隱然自見于言外。語不多而意深厚也。

游俠列傳序

史記

韓子韓非。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句以儒俠相提而論、借客形主。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側重儒一句、起下文。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術、巧詐也。春秋、國史。固無可言者。儒之僞者、誠不足言、起下次憲。及若季次、原憲、公晳哀、字季次、孔子弟子。亦閭巷人也、閭巷之儒、閭巷之俠。照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次、憲功名未著、而後世學者稱之。儒固自有真也、俠亦從可知矣。今游俠、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之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亡者存之、死者生之。○句法。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二句、俠士本領。蓋亦有足多者焉。稱游俠一。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見游俠不可無、接上生下、無限波瀾。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同巖、呂尚困於棘津、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餓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也。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同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升、道哉。正見游俠之不可無也。感歎處、史公自道、故曲折悲憤。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同以、饗同享、其利者爲有德。享、受也。以受其利者爲有德、何知有仁義也。○正應遭菑涉亂、接下。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伯夷未嘗許周以仁義、然享文武之利者、不以伯夷醜周之故、而貶損其王號。跖蹻強入聲、暴戾、其徒誦義無窮。柳跖、莊蹻、皆大盜、其徒享其利、而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三句出莊子胠篋篇。竊鉤之小、則爲盜而受誅、竊國之大、則爲侯而人享其利。故仁義存。非虛言也。正對何知仁義二句。○此段言世俗止知有利、而不知俠士之義、極其感歎。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暗指季次輩。豈若卑論儕柴、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忽又歎儒、皆有激之言也。而布衣之徒、指游俠。設

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稱游俠二。）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士之窮窘、無所解免、皆得託命、而望俠士之存亡死生、此誠人之所謂賢豪閒者、而未可謂不得與儒齒也。○稱游俠三。是史公爲游俠立傳本意。）誠使鄉曲之俠、予（同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俠以權力、儒以道德、不可同日而論。○綰合次憲、略抑游俠一筆、下即轉。）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稱游俠四。○以上儒俠夾寫、至此方歸本題。）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布衣閭巷是主意、一有憑藉、便不足重。故下詳言之。）近世延陵、（吳季札也。季札豈游俠耶。然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孟嘗、（齊田文。）春申、（楚黃歇。）平原、（趙勝。）信陵（魏無忌。）之徒、（又借五人引起。）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前有多少層折、方入本題。以爲止矣、偏又翻出一層、落下匹夫之俠。）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其義誠高、其事誠難。○稱游俠五。）然儒墨皆排擯不載、（儒與墨皆輕俠士、故不載。○又挽定儒字。）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

之。遙接布衣之俠、靡得而聞。○閭巷布衣匹夫之俠、是著意處。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緊照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五賓五主。雖時扞翰當世之文罔、同網、○謂犯當世之法禁。○應以武犯禁。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名實相副、而不虛立。士阨必濟、而不虛附。○稱游俠六。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至若引朋爲黨、以彊爲宗、互相比周、施財以役乎貧民、恃其豪暴、侵凌孤弱、恣欲以自快者、不特不可語游俠、而游俠亦醜之。○此言游俠自有真僞、不可不辨。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委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一往情深。

世俗止知重儒而輕俠、以致俠士之義、湮沒無聞。不知俠之真者、儒亦賴之、故史公特爲作傳。此一傳之旨也。凡六贊游俠、多少抑揚、多少往復。胸中磊落、筆底攄寫、極文心之妙。

滑稽列傳

史記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

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滑稽傳、乃從六藝莊語說來、此卽史公之滑稽也。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天道恢弘、不必盡出于六藝。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二句爲滑稽之要領。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骨稽多辯、滑稽、諧也。詖數朔、使諸侯、未嘗屈辱。一總虛序。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隱語。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勉不治、沉湎、溺于酒也。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同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話頭奇絕。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亦以隱語應、亦奇。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田敬仲。世家中。一段以大鳥喻、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之。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盡也。○加四字、無關于王大笑、而大笑之神情俱現。

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穰田、爲田求豐穰也。○又作隱語。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樓、滿篝、溝、○甌窶、高地狹小之區。篝、籠也。汙邪爺、滿車、昌遮切、○汙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穰穰、多也。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一語兩關、滑稽之極。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二段以穰田喩、以益黃金數句結之。以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路皆以劈空奇論成文。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絹、韝溝、鞠𦝫、同跽、○帣、收也。韝、臂捍也。鞠、曲也。𦝫、小跪也。謂收袖而曲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

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猝）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三徑字、對下二參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曹、輩也。）握手無罰、目眙（熾）不禁、（眙、視不移也。）前有墮珥、二、後有遺簪、（極意摹寫。）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同三、○句法變而趣。○上云、一斗一石、此又添出二斗、五六斗、八斗、參差錯落。）日暮酒闌、（飲酒半罷半在曰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如）、襟解、（襦、汗衣也。）微聞薌（同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句法又變。○逐節遞入、如落花流水、溶溶漾漾、而中間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字句之妙、情事之妙、清新俊逸、賦手賦心。）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又忽作莊語。）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三段以飲酒喩、以罷長夜之飲一句結之。總是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之意。○下有優孟、優旃二傳、并合贊。）

（史公一書、上下千古、無所不有。乃忽而撰出一調笑嬉戲之文、但見其齒牙伶俐、口角香豔、另用一種筆意。）

貨殖列傳序　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至治之世。不知有貨殖。必用此爲務、輓同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言必用老子所說以爲務、而輓近之世、止知塗飾民之耳目、必不可行矣。○史公將伸己說、而先引老子之言破之。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頂至治之極。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宦、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謂勢所能至之榮也。○此欲富之根。使俗之漸尖、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微妙之論。終不能化。民多嗜欲、則不能至治矣。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善者因之、是神農以前人。利道、是太公一流。教誨、整齊、是管仲一流。最下與爭、則武帝之鹽鐵平準矣。史公其多感慨乎。夫山西饒材竹穀纑盧、旄玉石、穀、楮也、皮可爲紙。纑、紵屬、可以爲布。旄、牛尾也。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南、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妹、珠璣齒革、連、鉛之未鍊者。璣、珠之不圓者。龍門碣傑、石北多馬

牛羊旃裘筋角、（龍門、山名、在馮翊夏陽縣。碣石、近海山名、在冀北。）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棊置、如圍棊之置、言處處皆有也。○忽變一倒句、妙。）此其大較也。（方論貨殖之理、忽雜敘四方土產、筆勢奇矯。）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長句。）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農虞工商、是貨殖之人、前後脈絡。）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宕句有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物賤極必貴、而貴極必賤、故賤者貴之徵、貴者賤之徵。○貨殖盡此二語、是一篇主意。）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正見俗之漸民、而貨殖之不可已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三寶、謂珠玉金。）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同闢）矣、（農、工、虞、商、復點。）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富國、富家、是通篇眼目。）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此段就上文一反、言貨殖亦非易事、存乎其人、以引起太公管仲等。）故太公望封于

營邱、（齊地。）地潟（昔、）鹵、（魯、○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同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引太公管仲、以爲貨殖之祖。）設輕重九府、（九府、蓋錢之府藏、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太公管仲是富國。）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同巳、）而不樂。（言失其富厚之勢、則客無所附而不樂。）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豔富羞貧、雖有激之語、然亦確論。）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叶釐、）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四句用韻、蓋古歌謠也。熙熙、和樂也。壤壤、和緩貌。）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暗刺時事、語多感慨。）

天地之利、本是有餘、何至于貧。貧始于患之一念、而弊極于爭之一途。故起處全寄想夫至治之風也。史公豈眞豔貨殖者哉。千乘數句、蓋見天子之權貨、列侯之酎金、而爲之一歎乎。

太史公自序

史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生孔子、（先人、謂先代賢人。）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適當五百歲之期。）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點出六經。）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明明欲以史記繼春秋意。）上大夫壺（胡）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設爲問答、單提春秋、見史記源流。）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王事、卽王道。○一句斷盡春秋。已下乃極歎春秋一書之大。）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原實著當時行事、非空言垂訓。）夫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人不決曰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此段專贊春秋、下復以諸經陪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洛）、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又從易禮書詩樂說到春秋、以應起。）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再將諸經與春秋結束一通。）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莫切近于春秋、應上深切著明。○以下獨詳論春秋。）春秋文成數萬、（春秋萬八千字。）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櫽括春秋全部文字。）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升）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所以弒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本。）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此易坤卦之詞、文亦稍異。○兩引易

詞、以明本之不可失也。○檃括春秋全部事跡。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春秋所該甚廣、而君臣父子之分、尤有獨嚴、故提出言之。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總上文而言、其實心本欲爲善、但爲之而不知其義理、憑空加以罪名、而不敢辭。○春秋實有此等事、特爲揭出、甚言春秋之義、不可不知也。夫不通禮義之旨、禮緣義起、故並言之。又即春秋生出禮義二字。○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爲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應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句。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句極贊春秋、收括前意。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四句引治安策語、見春秋所以作、并史記所以作之意。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

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武帝。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再借壺遂語辯難、一番回護自家、妙。太史公曰、唯唯、委、否否、不然。疊用唯唯否否不然、妙。唯唯、姑應之也。否否、略折之也。不然、特申明之也。余聞之先人曰、又是先人。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又言春秋與諸經同義、皆純厚隆盛之書、非刺譏之文。極得宣尼作春秋微意。漢興以來、至明天子、應上遇明天子。獲符瑞、指獲麟。建封禪、封、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禪、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爲墠、以祭山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平聲、譯亦、款塞、傳夷夏之言者曰譯、俗謂之通士。款塞、叩塞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言口不能悉誦、不可不載之書。故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此句賓。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此句主。且余嘗掌其官、應下得守職。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

大夫之業不述、二、墮先人所言、三、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作字呼應。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正對欲以何明句。壺遂問答一篇完。○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太初元年、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詳後報任安書中。○可見史公未遭禍前、已作史記、特未卒業耳。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受腐刑。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隱、憂也。約、猶屈也。欲遂其志之思也。史公欲卒成史記、故以此句喚起。昔西伯拘羑有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頻上聲、腳、脚、○臏、刖刑、去膝蓋骨。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稅難孤憤。非作孤憤說難等篇、十餘萬言。○又組織六經作餘波、而添出離騷、國語等作陪、更妙。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又借詩作結、文法更變化。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武帝至雍、獲白麟、還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孔子絕筆於獲麟也。史公雖欲不比春秋之作、又不可得矣。

史公生平學力、在史記一書、上接周孔、何等擔荷、原本六經、何等識力、表章先人、何等淵源。然非發憤鬱結、則雖有文章、可以無作。哀公獲麟而春秋作、武帝獲麟而史記作、史記豈真能繼春秋者哉。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再拜言、少卿任安字。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責以推賢進士。○二句任安來書。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望、怨也。○二句任安書中意。僕非敢如此也。一句辨過、下更詳辨。僕雖罷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殘、被刑。穢、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言無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起下文。諺曰、誰為去聲、為之、孰令平聲、聽之。言無知己者、設欲為善、當為誰為之、復欲誰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

缺矣、大質、身也。雖才懷隨和、隨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辱也。○一段先作如許曲折、漸引入情。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武帝還。又迫賤事、卑賤之事。苦煩務也。相見日淺、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猝、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卒卒、促遽貌。閒、隙也。○說前所以不答之故。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爲戾太子事囚獄、更旬月後、便當就刑。季冬、刑日也。僕又薄搏、從上雍、薄、迫也。又迫從天子將祭祀於雍。恐卒然不可爲諱、難言其死、云不可諱。故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滿、以曉左右、懣、悶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說今所以答之故。請略陳固陋、今乃答。闕然久不報、前不卽答。幸勿爲過。一段又作如許曲折、看他一片心事、更無處明、而欲明向將死之友、可以想見故人交情。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特標五者、言有此始得列于士林、見己之無復有此、以起下意。故禍莫憯同慘、於欲利、須利贖罪、而家貧、最憯也。悲莫痛於傷心、盡心事君、而見誣、最痛也。行莫醜於辱先、辱先人之職業、行莫醜焉。

詬構、莫大於宮刑。腐割勢之極刑、恥莫大焉。詬、恥也。宮、腐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次死之刑。○緊承四句、正與上五者相反。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接上起下。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孔子去衛適陳。令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寒心、懼其禍必至。同子參乘、袁絲變色、同子、武帝朝宦官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袁盎字絲。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奈何與刀鋸餘同載。自古而恥之。應所從來遠。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言士羞與宦豎爲伍。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以上敘己虧體辱親、不足薦士。○答任安書中推賢進士語。僕賴先人緒業、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不能一。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不能二。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牽旗之功、搴、拔取也。○不能三。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不能四。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以上敘己平日不能致功名。引咎自責、文勢雄拔。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廁、間也。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陪奉外廷末議、外廷、朝堂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如恨如悔、胸中鬱勃不堪之況、盡情傾露。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搭聲、茸戎上聲、之中、闒茸、賤也。猥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此段申言不足薦士、再答安意。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加一筆、更悲惋。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以下敘己所以被禍之由。此一句管到受辱著書、且與下文未易一二為俗人言相呼應。僕少負不羈之才、負、猶無也。不羈、言才質高遠、不可羈縶也。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言襲先人太史舊職。周衛、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于史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初意本如此。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捷轉。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為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先明與陵無舊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

（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以身從事曰殉。）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文明于陵有獨賞。）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一振。）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同酶）糵（孽）其短、（媒、酒酵也。糵、麴也。謂釀成其禍也。）僕誠私心痛之。（一落。）且李陵（此下言李陵之勝敗、曲折周悉。）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匈奴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蟬）于（匈奴號。）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陵軍士少、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同氈）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左賢王、右賢王、並匈奴侯王之號。）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恣、〇積、露積也。）然陵一呼勞（去聲）、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誨）、血飲泣、（血沾面曰沬。淚入口曰飲。）更張空弮、（宦、〇弮、弩弓也。陵時矢盡、故張空弓。）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一段極力描寫。）陵未沒時、使有來報、（陵麾下騎、陳步樂。）

報陵戰克捷。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故意寫出公卿王侯醜狀。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故意寫出上。○已上詳敘李陵。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貌。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味之甘者自絕、食之少者分之。○上素所蓄積句、與此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句、兩素字遙關。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敗降匈奴。彼觀其意、彼觀、猶觀彼也。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欲立功于匈奴以當罪、乃所以報漢也。事已無可奈何、事既無可如何、計不得不出此。○此句正推原陵意、妙。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僕、於天下矣。況其摧破匈奴之兵、已足以表白于天下矣。○此段以以爲二字貫、是遷意中語。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未得其便。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上段意中之旨。欲以廣主上之意、對上慘愴怛悼。塞睚厓、眦恣、之辭。睚眦、怍目相視貌。○對上媒孽其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稅、遂下於理。初上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匈奴、令陵爲助。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無功、聞遷言、謂遷欲沮止貳師、以成李陵、而爲其游說、遂下獄。理、治獄官。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忠謹貌。列、陳也。因爲誣上、

卒從吏議。吏議以爲誣上、天子終從其議、定爲宮刑。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贖罪、而遷無金可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觀家貧貨賂三句、則知史遷作貨殖游俠二傳、非無爲也。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伍、對也。深幽囹陵、圄語、之中、囹圄、獄也。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已上詳敘自己。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是、之蠶室、佴、次也。養蠶之室溫而密、腐刑患風、須入密室乃得全、因呼爲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一二、謂委曲也。言陵與己事、俱不能委曲向俗人說、謂俗人不知也。○此段總結上兩段、下乃專敘己所以不自引決之意。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論功定封、申以丹書之信。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不爲天子所重、故爲流俗所輕。假令僕伏法受誅、自引決。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挽一句指僕之先以下言。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同趨、

異也。彼此忖量、輕重較然、結上生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義理、顏色。其次不辱辭令、言辭、教令。其次詘體受辱、詘體、跪也。長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赭衣。著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關木、杻械也。索、繩也。箠、杖也。楚、荊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髮、髠也。嬰金鐵、鉗也。其次毀肌膚斷短、肢體受辱、黥刖、劓刖。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歷借不辱受辱者、以形己之極辱、字奇麗而瓌瑋。文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上大夫有罪、則賜自殺、不致加刑以辱之、所以勵士節。○曲一筆、言此是太始之言、非今日之謂。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檻、圈也。穽、地爲坑曰穽。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其威爲人所制約、故漸積至此。○引起。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未遇刑自殺爲鮮明。士之勵節如此。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邦、箠、榜、擊也。幽於圜還、牆之中、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搶、突也。視徒隸則心惕息、驚惕而喘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勉彊厚顏。曷足貴乎。以上敘己受辱。且西伯、玟。

伯也、拘於羑（有、）里、（羑里、殷獄名。）李斯、相也、（秦始皇相。）具於五刑、（先行黥劓斬宮、而後大辟、故曰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韓信爲楚王、人有告信欲反、高祖用陳平謀、僞游雲夢、信謁上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至洛陽、赦爲淮陰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梁王。高祖誅陳豨、徵兵于梁、越稱病、上捕之、囚于洛陽。張敖嗣父耳爲王、人告其反、捕繫之。）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周勃。誅諸呂、立孝文、權盛于五伯。後有告勃謀反者、遂囚于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衣（去聲、）赭（者、）衣、關三木、（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赭、赤色。罪人之服。關、穿也。三木在頸及手足、杻枷械也。）季布爲朱家鉗奴、（布爲楚將、數窘漢王、楚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之魯、朱家賣之。）灌夫受辱於居室、（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潁陰侯灌夫怒罵之、坐不敬、乃繫于田蚡所居之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同網、）加、（罔、猶法也。）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歷引被辱古人自證。）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言勇怯彊弱、皆緣形勢頓殊、原無定體、自古以然、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言人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欲引節自決、不亦遠于知幾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找轉刑不上大夫句。○以上言不必引決、以下言己之不引決、乃更有所欲爲。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于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義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于妻子何如哉、言何足顧也。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死節要歸于義、何嘗論勇怯。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跌宕。且夫臧獲婢妾、荊揚淮海之閒、呼奴爲臧、呼婢爲獲。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應上不得已。○再跌宕。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凡作無數跌宕、方說出作史記本意。筆勢何等紆迴、何等鬱勃。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升記、唯倜惕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卓異也。○先虛提一筆。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崇侯譖西伯于紂、紂乃囚之于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厄于陳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被放逐、乃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失明、謂無目也。

孫子臏頻上聲腳、兵法修列、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至則刑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刖刑、去膝蓋骨。人因呼爲孫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秦始皇遷呂不韋于蜀、于是著書、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稅難孤憤、韓非、韓之公子也、入秦爲李斯所毀、下獄。非先曾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倒句。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三句總承上八句說、此廣引被辱著書之人、以發作史之意。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獨複引左氏孫子者、以其廢疾與己同、因遂言著書、宜與之一例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黃帝。下至于茲、漢武。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忍一時之辱、而重萬世之名、立志誠卓。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藏于山者、備亡失也。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傳之同志、廣之邑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史遷深以刑餘爲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回應前文、關鎖緊密。且負下未易居、負累之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下流、至賤也。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言如此便應逃遁遠去。身直爲閨閤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閨閤臣、閹官。引、出也。狂惑謂小人。言所以不得逃遁遠去、只因久係閨閤之臣、故不得自主耳。豈真得位行道哉。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辣、謬乎。剌、戾也。○此書大旨、總是却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爲一篇綱領、始終亦自相應。今雖欲自彫瑑曼萬、辭以自飾、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恐益爲俗人所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言死後名譽流于千載也。○直應上本末未易明句。

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此書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敍事明白、豪氣逼人。其感慨嘯歌、大有燕趙烈士之風。憂愁幽思、則又直與離騷對壘。文情至此極矣。



古文觀止卷之六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以王伯自期、以古人期士。）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歸咎人主、頓挫極醒。）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歸功賢士、得體。）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無、）絕也。（是求賢正旨。）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二句、見帝制作雄略。）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上言交、此言游、真有天子友匹夫氣象。）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周昌。）下相國、相國酇（贊、）侯（蕭何。）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此詔令頒行次第。）○其有意稱明德者、（意實可稱明德、非僞士也。）必身勸爲之駕、（郡守身自往勸、爲之駕車。）遣詣相國府、（詣、至也。）署行義（作儀、）年。（書其行狀、儀容、年紀。）有而

弗言、（郡守不舉。）覺免。（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癃病、勿遣。

（高帝平日慢侮諸生、及天下既定、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漢室得人、其風動固爲有本。）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閒（如字、）者數年比（去聲、）不登、（閒、近也。比、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虛喝二句。）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一詰。）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再詰。）夫度（鐸、）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地多于民。）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三詰、咎字呼應。）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謂工商之業。）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爲酒醪（牢、）以靡（糜、）穀者多、（醪、汁滓酒也。靡、散也。）六畜（休去聲、）之食焉者衆與。（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又繳一筆、仍作推究語。）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

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求得其中、愛民之誠如見。

帝在位日久、佐民未嘗不至。至是復議佐之之策、可見其愛民之心、愈久而不忘也。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雕文刻鏤、漏、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纂、赤組也、組、印綬。害女紅工、者也。一層。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二層。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三層。○起數語作三層寫、意甚婉至。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成、祭服、爲天下先。以務農蠶爲倡。不受獻、減太官、省繇同徭、賦、太官、主膳食。不傷害農事女紅。○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同蓄、積、以備災害。欲絕飢寒本原。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攘、取也。六十曰耆。遂、成也。○欲民免于爲非。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未稱朕意、必有任其咎者。或詐僞爲吏、以詐僞人爲吏。吏以貨賂爲市、行同商賈。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漁、言若漁獵之爲也。牟、食苗根蟲。侵牟、食民比之牟賊也。○咎不在民而在吏。縣丞、長吏也、縣丞爲吏之長。姦法與盜盜、甚

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助也。漁奪侵牟、吏即爲盜。長吏知情而不執法、是助盜爲盜矣。殊非設長吏之意也。○咎不在吏、而在長吏。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修察長吏之職。不事官職、耗亂者、耗亂、不明也。指二千石言。丞相以聞、請其罪。請其不修職之罪。○咎不在長吏、而在二千石。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一念奢侈、飢寒立至、起手數言、窮極原委。姦法與盜盜一語、透盡千古利弊。國家最患在吏飽、府庫空虛、百姓窮困、而奸吏自富、此大害也。二千石修職、誠足民本務。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西漢文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雄心、露于非常二字。故馬或奔踶題、而致千里、奔、馳也。踶、踢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二或字活看。夫泛同覂、音捧。駕之馬、泛、覂也。覂駕者、言馬有逸氣、不循軌轍也。○頂奔踶說。跅託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廢不遵禮度也。○頂負俗說。亦在御之而已。只一御字、想見英主作用。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應非常之人。○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應非常之功。

求材不拘資格、務期適用、漢世得人之盛、當自此詔開之。至以可使絕國者、與將相並舉、蓋其窮兵好大。一片雄心、言下不覺畢露。與高帝大風歌、同一氣概。

賈誼過秦論上

西漢文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殽、山名、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亦據也。雍州今陝西。固守、堅守其地也。周室、天子之國。秦欲窺而取之。有席卷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括、結囊也。八荒、八方也。○四句只一意、而必疊寫之者、蓋極言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當是時也、商君衛鞅。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橫、而鬭諸侯、連六國以事秦、而使之自相攻鬭。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拱手而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秦之始強如此。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漢中巴蜀三郡、並屬益州。膏腴、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秦之又強如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宗、締交、相

與爲一。以一離六爲衡、以六攻一爲從、故衡曰連、從曰合。締、結也。○正欲寫秦之強、忽寫諸侯作反襯。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趙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極贊四君。以反襯秦之強。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趙人。徐尚未詳。蘇秦洛陽人。杜赫周人。之屬爲之謀、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子。陳軫秦臣。召邵、滑依、○楚臣。樓緩魏相。翟景未詳。蘇厲蘇秦弟。樂毅燕臣。之徒通其意、吳起魏將。孫臏頻上聲、孫武之後。○帶佗駝、未詳。○兒倪、良王廖留、○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田忌齊將。廉頗趙奢皆趙將。之倫制其兵。此段申明以致天下之士一句、極寫諸侯得人之盛、以反襯秦之強。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叩、擊也。關、函谷關。○此正接前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句、作一遝、緊陪。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族、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鏃、箭鏑也。○上寫諸侯謀弱秦、何等忙、此寫秦人困諸侯、何等閒。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初點連衡、次點合從、三敘約從離橫、四敘從散約解、段落井然。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軍敗曰北。櫓、大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極言秦之強、是反跌下文。）施及孝文王、莊襄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虛敘帶過。）及至始皇、（方說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振、舉也。策、馬箠也。振長策、以馬喻也。二周、東西周也。履至尊、踐帝位也。六合、天地四方也。敲扑、皆杖也。短曰敲、長曰扑。○四句亦只一意、極言始皇之強、非一辭而足也。）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非一種也。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百越之君、俛（同俯）首係頸、委命下吏。（言任性命于獄官也。○極寫始皇之強。）乃使蒙恬、（秦將。）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極寫始皇之強。○前歷言秦之強、以其善攻、以下言始皇不善守。）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燔、燒也。百家言、經史之類。黔、黑也。秦謂民為黔首、以其頭黑也。）隳（灰）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的）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隳、毀也。兵、戎器也。咸陽、秦都。鋒鍉、兵刃

也。始皇銷鋒鍉、爲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始皇愚民弱民、適所以自愚自弱。伏末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一句。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斷華山爲城、因河水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疊上兩句。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問也。誰何、言誰敢問。○極形容始皇之強盛、比從前更自不同。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金城、言堅也。秦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自廢先王之道至此、正說秦皇之過、看來秦過、亦只是自愚自弱。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殊俗、遠方也。○臨說盡、又一振、筆愈緩、勢愈緊。然而二字一篇大轉關。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陳勝、字涉、陽城人。秦二世元年秋、陳涉等起。甕牖、以敗甕口爲牖也。繩樞、以繩繫戶樞也。甿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爲戍漁陽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不及中等庸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范蠡之陶、自謂陶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猗頓聞朱公富、往問術、十年閒貲擬王公。故富稱陶朱、猗頓。○陳涉既非其人、又無其資。躡足行伍之間、俛同勉、起阡陌之中、率罷同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俛起、不得已而舉事也。阡陌、道路也。○不成軍旅。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桀、竿爲旗、揭、高舉也。斬木爲兵、而無鋒刃、

舉竿爲旗、而無旌旛。○不成器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同影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雲集響應、如雲之集、如響之應也。贏、擔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前寫諸侯如彼難、此寫陳涉如此易、反照作章法。且夫轉筆會全神。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

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也、鉏櫌棘同戟。矜、同穫、音芹。不銛仙、於鉤戟長鎩曬、

也、櫌、鉏柄。矜、矛柄。銛、利也。鎩、長矛。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涉謫戍漁陽。抗、敵也。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曩時、六國之士。○總承前文、兩比較、句法變換、最耐尋味。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略作一頓。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疊上意又作一颺、文勢愈緊。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八州、皆諸侯之地。○收前半篇。餘然後以六合爲家、

殽函爲宮。一夫作難、陳涉爲首倡。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爲

項羽所殺。收後半篇。○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結出一篇主意、筆力千鈞。

過秦論者、論秦之過也。秦過只是未仁義不施一句便斷盡、從前竟不說出。層次敲擊、筆筆放鬆、正筆筆鞭緊、波瀾層折、姿態橫生、使讀者有一唱三歎之致。

賈誼治安策一　西漢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開口便吸盡全篇。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爽、忒也。上疑下必討、則下被其殃而不能全。下疑上必反、則上爽其憂而不能安。○是立言大旨。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謂淮南厲王長。文帝六年、謀反、廢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聞文帝幸太原、發兵反、欲擊取滎陽、伏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一。行義未過、二。德澤有加焉、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因三國之反、乃知他國未有不思反者。然而天下少安、何也、一轉振入、情事緊處。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所以一時暫安。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貫、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逆推將來、指陳利害、誠遠謀切慮。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

治。反剔治安、下語斬截。黃帝曰、日中必熭、衞、操刀必割。熭、曬也。喻時不可失。○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全安、下安上。謂全不肯早爲、已迺乃同、墮骨肉之屬而抗剄景、之、墮、毀也。抗剄、謂舉其頭而割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季世、末世也。○此言欲全骨肉之屬、當及今早圖、語帶痛哭之聲。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尚憚二句、指不肯早爲。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無位、無時、無助。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設一難。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一不能。假設天下如曩時、高帝之時。淮陰侯尚王楚、韓信爲楚王、人告信欲反、遂械信、赦爲淮陰侯。黥布王淮南、英布爲淮南王反、高帝自往擊之。彭越王梁、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韓信王韓、故韓王孽孫信、與匈奴反太原、高帝自往擊之。張敖王趙、貫高爲相、張敖嗣父耳爲趙王、趙相貫高等謀弒高帝、事覺夷三族。赦趙王敖爲宣平侯。盧綰王燕、陳豨在代、陳豨以趙相國守代地反、人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綰遂亡入匈奴。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又設一難。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二不能。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竝同、起、殽、雜也。忽論高帝。○非有仄側同、室之勢。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

支子爲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厪同僅、得舍人、中涓、舍人、皆官名。材之不逮至遠也、角材臣之。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惪同德、至渥也、渥、厚也。身封王之。○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七年、高帝五年至十一年。九反、韓王信、貫高、淮陰、彭越、英布、陳豨、盧綰幷利幾五年秋反爲八、其一人蓋燕王臧荼、五年十月反。○引高帝舉。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校也、競也。○無材以制其力。又非身封王之也、無德以服其心。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繳應上段。○三不能。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諉、託也。其親者。尙可諉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請試言親者亦恃彊爲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假令悼惠王王齊、高帝子肥。元王王楚、高帝弟交。中子王趙、高帝子如意。幽王王淮陽、高帝子友。共恭、王王梁、高帝子恢。靈王王燕、高帝子建。厲王王淮南、高帝子長。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又設一難。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四不能。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言諸王皆謂與天子爲昆弟、

而不論君臣之分、無不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意見下文。擅爵人、赦死辠、同罪。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不軌、不修法制也。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圓、視而起、圜、驚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比、首已陷其胸矣。悍、勇也。馮敬、馮無擇子、奏淮南厲王反、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爲刺客所殺。○細寫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一句。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亦繳應上段不能之意。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三句總收上文親疏二段。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指韓、彭、陳豨言。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指淮南、濟北言。其勢盡又復然、殃旤同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再總收一筆、下入喻。

屠牛坦屠牛者、名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同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械、也。理解、節也。至於髖寬、髀彼、之所、非斤則斧。髀上曰髖、兩股間也。髀、股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

人主之斤斧也。絕好分剖。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觸也。臣以爲不缺則折。因喻入議、筆甚陗勁。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終用仁厚、勢不可故也。○自難自解、妙。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連用則又反三字、有致。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秦時番陽令吳芮、漢爲長沙王。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形勢弱、故不反。○細數反國、忽帶寫一不反者、反覆乃益明。曩令樊酈、絳灌、樊噲、封舞陽侯。酈商、封曲周侯。周勃、封絳侯。灌嬰、封潁陰侯。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承上七國。令信、越之倫、韓信、彭越。列爲徹侯而居、徹侯卽通侯。雖至今存可也。承上長沙。○用反言洗發正意、筆情逸冷。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接句爽捷。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海、○葅醢、肉醬。則莫若令如樊、酈等。將兩層作結、一層入正意。下欲天下之治安、莫

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句爲一篇綱領、從前許多議論、皆是此意。此下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正衆建諸侯之效。）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一業。）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若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正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也。）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子孫少者、有以處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諸侯之地、有罪見削而入於漢者、爲遷徙其國都、及改封其子孫、亦以衆建之數償還之。○國既滅者、有以處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二業。）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同背）畔（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三業。）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

高利幾之謀不生、（利幾、項氏將、降漢、侯之潁川。高帝至洛陽、舉通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四業。）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赤子、幼君也。植、直也。遺腹、君未生者。朝委裘、以君所常服之裘、委之于位、受羣臣之朝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五業。）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總收一句、下又入喻、申言當及今早圖意、作收煞。）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腫、○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同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同伸、）一二指搐、（觸、）身慮無聊、（搐、動而病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辨、）鵲、不能為已。（扁鵲、良醫。○不能為、與上不肯早為、久不為此、兩為字相應。）病非徒瘇也、又苦蹠（職、）盭。（同戾、○足掌曰蹠。蹠盭、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又從病瘇上、推進一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王郢。）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王戊。）惠王之子、親兄子也、（王襄。）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王側。）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謂親子弟。）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謂從弟之子、兄子之子。○親疏二字、應前作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

病瘇、喻疏者制大權。蹶盭、喻親者無分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是篇正對當時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發論、主意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句。此句以前、言不若此而治安之難。此句以後、言能若此而治安之易。起結總是勉以及時速爲之意。雖只重少同姓之力、卻將異姓層層較量、尤妙于賓主之法。

鼂錯論貴粟疏 鼂音潮

西漢文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寺之、織而衣去聲之也、爲去聲開其資財之道也。此句是一篇主意。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相棄也。瘠、瘦病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聖王爲民開資財之道、故有備無患。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避、讓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說出實病。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故地有餘利。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故民有餘力。以聖王形當時。○後世不能開資財之道、故患在無備。○謂當時畜積未及、弊在不農、下因言不農之害。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逆寫不農之害。不農則不地著、

丈入聲、土謂之地著。○安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謂輕去其鄉。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順寫不農之害。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申言民貧則姦邪生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申言不農則不地著數句。捷轉。所謂開其資財之道者以此。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應安能有其民句。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承務民農桑說。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三句承上起下。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升。不爲姦邪所

意在重粟、卻從金玉折入、大有波致。最便處、卻是害處。

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最不便處、卻是利處。）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一句點出正意。）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役、謂服公家之役。）其能耕者、不過百畝、（二句言民之力有盡。）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二句言民之財有盡。）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樵、薪也。）亦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無日休息。（承服役能耕三句、言勤于作事之苦。）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承百畝之收一句、言勤于應用之苦。）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水旱頻仍、賦斂愈急、平常勤苦之中、又有意外之勤苦。）當其有者半賈（同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有穀者、賤賣以應急用、無穀者、稱貸於人、而聽取加倍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細陳田家辛苦顛連之狀、如在目前。下復將商賈相形一番、情事愈透。）而商賈、（轉接輕妙。）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贏、獲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

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同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堅、好車。肥、好馬。）履絲曳（異、）縞。（極寫商人之逸樂、與農人之勤苦相反。句句）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總收一筆、以見當尊農賤商意。）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商、）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農、）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棄本逐末、法律皆爲具文、可爲三歎。）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正意作三層跌出。）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屑、○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一折更醒。）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入粟拜爵除罪、固非正論、然實一時備荒良策。）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貴粟中、又剔出三項。）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

復卒三人、車騎馬、可以備車騎之馬也。復、免也。謂免其爲卒者三人。此當日現行事例。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既有武備、尤賴粟以爲守、起下文。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見粟之當重如此。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五大夫、五等之爵也。言入粟多而復卒少。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與納馬少而復卒多者、相去甚遠。○此正見以粟爲賞罰、最是良法。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所以爲法之良。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應上順于民心句。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結出貴粟正旨。

此篇大意、只在入粟于邊、以富強其國。故必使民務農、務農在貴粟、貴粟在以粟爲賞罰。一意相承、似開後世賣鬻之漸。然錯爲足邊儲計、因發此論、固非泛談。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西漢文

鄒陽齊人。從梁孝王景帝少弟。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

之間。介、間廁也。勝、詭、皆孝王客。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惡、謂讒毀也。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忠信二字、一篇關鍵。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起便跌宕。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荊軻爲燕太子丹西刺秦王、精誠格天、白虹爲之貫日。白虹、兵象、日爲君、爲荊軻表可克之兆。太子尚畏而不信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其精誠上達于天、太白爲之食昴。太白、天之將軍、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昭王尚疑而不信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變、動也。諭、曉也。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言左右不明、不欲斥王也。訊、鞫問也。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楚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于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秦始皇以李斯爲丞相、始皇崩、二世胡亥立、殺李斯、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紂淫亂不止、箕子陽狂爲奴。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

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子胥自刎、吳王夫差取馬革爲鴟夷形、盛子胥尸、投之江。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以上自謂忠而獲罪、信而見疑、故引荊軻、衞先生之事明之、又引玉人、李斯、比干、子胥足其意、是爲第一段。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白頭、初相識至頭白也。傾蓋者、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交、小欹之義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提出知字、開下文之論端。

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會燕太子丹遣荊軻欲刺秦王、無以爲藉、於期自刎、首、令荊軻齎往。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爲真知。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蘇秦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於燕、是蘇秦不出其信于天下、于燕則爲尾生之信也。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爲喻。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應醒知字。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寺、以駃決、

駃騠。題、○反食蘇秦以異味。駃騠、駿馬名。白圭顯於中山、拔中山而尊顯。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反賜白圭以奇珍。○又申說一遍。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以上思其見疑獲罪之由、皆因于知與不知、故歷引王奢、樊於期、蘇秦、白圭證之。是爲第二段。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承上起下。昔司馬喜臏頻上聲、脚於宋、卒相中山、司馬喜、六國時人。臏、刖刑、去膝蓋骨。范睢拉蠟、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范睢、魏人、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後入秦爲相、封爲應侯。拉、亦折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畫、計也。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以之自況。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殷末人、自沉于雍州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末人、負石自投于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雖不見容、終不苟且朋黨于朝、以感動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百里奚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甯戚爲人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

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又將相知意結、下復就嫉妒深一層說。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子冉、子罕也。子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致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偏聽獨任、痛心千古。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齊任子臧、威宣二王所以彊盛。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公聽並觀、與上偏聽獨任相反。故意合、則吳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管叔蔡叔。上無朱象管蔡、忽然插入、古文奇恣不拘如此。○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以上思其不見知之由、在于無朋黨之私、被讒佞之口、故引司馬喜范睢申徒狄徐衍四人、爲無朋黨之證、引齊秦宋魯四君、爲信讒不信讒之證。是爲第二段。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燕王噲、欲禪國于其相子之、國乃大亂。田常、陳恆也、齊簡公悅之、而被弒。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

墓、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孕婦、紂刳妊者、觀其胎。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寺人披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後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郤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爲相。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桓文欲善無厭。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同擒、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秦孝公用衞鞅、封爲商君、後犯罪以車裂之。越王句踐用文種、敗吳王夫差、後被讒賜死。○秦越待士、有始無終、不能欲善無厭也。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孫叔敖三爲楚相、三去之而不怨悔。楚王聞陳仲子賢、欲以爲相、仲子夫妻相與逃而爲人灌園。○恐始榮而終敗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披、開也。見情素、墮肝膽、墮、落也。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待士有終、與之窮達如一、無所吝惜于士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廢、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跖、盜跖。由、許由。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同沉、七族、要腰、離燔妻子、荊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

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豈足爲大王道哉。言士皆樂爲之用也。○以上恩其朋黨得援、讒佞得行。皆因于人主之不能欲善無厭、故歷引桓文秦越反覆明之。是
爲第四段。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同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勉、
者、眄、目偏合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盤、木根柢底、輪囷屈平聲。離奇、蟠木、屈曲之
木也。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輪而爲萬乘器者、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容、謂雕刻加
飾。○突出奇喻、振起一篇精神。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隨侯珠、和氏璧。秖秖同祇、怨結而不見德。
有人先游、游、謂進納之也。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復說一遍、更有味。今夫天下布衣窮
居之士、身在貧羸、貧羸、衣食不充而羸瘦也。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伊尹、管仲。懷龍
逢旁、比干之意、龍逢、亦紂忠臣。○激昂自負語。而素無根柢之容、雖極精神、欲開忠於當
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
之資也。懷才不遇、宜有此憤激。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遙、鈞之上、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蓋
云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而七首竊發、（荊軻至秦、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于秦王、秦王見之、獻督亢之地圖、圖窮而七首見。）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西伯出、遇呂尚于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太公非舊人、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單頂用烏集而王說。）今人主沉諂諛之辭、牽帷廧（同牆）之制、（言爲臣妾侍帷牆者所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鮑焦、周之介士、怨時之不用己、采蔬于道、抱木而死。○此段言人君待士、不可信左右之人。）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同砥）厲（同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勝母、不孝。）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朝歌、不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寥廓、大也。）（空）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同窟）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應起忠信二字。○此段言士之自處、不肯附左右之人。○以上言世主必欲左右先容、而賢者寧有伏死巖穴、以自明其志。是爲第五段。）

此書詞多偶儷、意多重複、蓋情至窘迫、嗚咽涕洟、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其間段落雖多、其實不過五大段文字。每一援引一結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下。斷而不斷、一氣呵成。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文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長楊宮也。）是時天子（武帝。）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同野、）獸。相如因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兼人獸說。）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僚子、闔閭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賁、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育、夏育、亦勇士。）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從猛士引出猛獸。）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逸材、過于衆也。不存、不可得而安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卒然二字、伏下不及、不暇、不得用等字。）輿不及還（旋、）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旁、）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枯木朽株、阻險中塞道之物。○危言悚聽。）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軫、車後橫木。起轂接軫、有如寇敵、喻禍之不遠。○此段以禍恐之。）雖萬全而無

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一折落下。）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銜也。橛、車鉤心也。銜橛之變、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言）況乎涉豐草、騁邱墟、（豐、茂也。騁、馳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利、猶貪也。卽銜橛之變。變、）其爲害也不難矣。（此段以理諭之。）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娛、音魚。）臣竊爲陛下不取。（結清道後行一段。）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旤（同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結卒然遇獸一段。）故鄙諺曰、家絫（同累）千金、坐不垂堂。（檐瓦墮而傷之。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喻更醒。）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卒然遇獸一段、寫獸之駭發。清道後行一段、寫人之不意。末復反覆申明之、悚然可畏之中、復委婉易聽。武帝所以善之也。）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文

子卿（蘇武字。）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問同聞）休暢、幸甚幸甚。（策、立也。榮問、令聞也。休、美。暢、通也。○先勞子卿。）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望風、遠望也。依依、愁思也。）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遺、忘也。陵前與武書、武有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次謝遺書。）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鉤）、毳（吹去聲）幕（莫）、以禦風雨、（韋、皮也。韝、衣袖。毳、氈也。幕、帳也。）羶（扇平聲）肉酪（洛）漿、以充飢渴、（羶、羊臭。酪、乳漿。）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玄冰、冰厚色玄也。慘裂、寒之甚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佳）互動、（笳、笛類、胡人吹之爲曲。）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邊聲、卽笳曲馬鳴之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次寫自初降至今日、景況之甚慘。）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臨年、臨老之年也。鯨鯢、魚名、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頓挫。）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卽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

矣。文寫無數冤毒在心。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功、謂戰功。罪、謂降虜。不蒙明察、謂誅及全家。陵心區區之意、卽下所云、欲報恩于國主是也。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戚、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不難自殺、以表昔日之降非畏死。顧國家於我已矣、顧、念也。全家被誅、國家與我恩義已絕。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攘、奮也。輒復苟活。文明不自引決之故。左右之人、陵之左右。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洛、秖秖同秖、令人悲、增忉刀、怛耳。不入耳之歡、謂富貴之樂。忉怛、內悲也。○文寫忽忽之狀、非人所能解勸。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猝、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自此以下、重述戰敗降胡之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先帝、謂武帝也、作書是昭帝時。絕域、遠國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相期不至、故稱失道。陵獨遇匈奴、與之合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天漢、武帝年號。言師出正朔所加之外、見其遠耳。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牽、旗、追奔逐北、搴、拔取也。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

帥、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埃。梟帥、勇將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也。言此時功大、不可勝比。○此段敍戰勝之功、下段敍敗北之故。匈奴既敗、舉國與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蟬于臨陣、親自合圍、單于、匈奴號。客主之形、既不相如、陵爲客、匈奴爲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陵步卒、匈奴馬騎。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昌痛、決命爭首、創、傷也。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死傷積恣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徒、空也。○忠勇之氣凜凜。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血、淚也。○精誠有以格天人。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恐漢有伏兵。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管敢也。先士入匈奴、至是告匈奴以漢無伏兵。故陵不免耳。只一句說敗降、極蘊藉。○以上兩段、極力鋪敍、以見功大罪小。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

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密計、始得免。○引高帝、正是自寫處。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執事、漢朝執事之人也。云云、多言也、言皆責陵以不死而降。謂然陵不死、罪也、頓挫、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慷慨悲歌、聞變徵之聲。如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陵前與蘇子卿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妹、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范蠡、越之賢也。殉、死也。吳敗越、越王句踐走于會稽、後七年、用范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曹沫、魯將、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是報魯國之羞也。陵遂心慕此、欲爲漢報功。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以上申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二句。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爲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其實薄也。○跌一句、妙。昔蕭樊囚縶、蕭何爲民請上林苑、高祖怒、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于呂氏、欲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執噲

諸長安。韓彭葅醢、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于長樂鍾室。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后白上曰、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葅醢、肉醬。鼂錯受戮、鼂錯患諸侯強大、請削其地、七國反、遂誅錯。周魏見辜、周勃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馮敬之屬盡害之、于是天子疏之不用、後出爲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後謝病免相、以事下獄、嘔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誰不爲之痛心哉。○講薄字第一層。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青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迷惑失道、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遂引刀自剄。○講薄字第二層。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武奉使入匈奴、衛律欲武降、武謂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

及還、鬚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一折。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二折。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三折。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勤、勞也。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聽、聞也。望風馳命、謂歸于漢。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講薄字第三層。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孤、負也。力屈而降、則孤恩。漢誅陵家、亦負德。○二句、收上起下。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忠于君者、雖不激烈、亦不愛死。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陵誠能安于死而不孤恩、漢豈能眷眷念陵而不負德。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刀筆之吏、獄吏也。願足下勿復望陵。勿復望陵歸于漢。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

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雋永悲絶。幸謝故人、勉事聖君。指霍光、上官桀。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武在匈奴、娶胡婦、生子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望後書也。李陵頓首。

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一以自白心事、一以咎漢負功。文情感憤壯烈、幾于動風雨而泣鬼神、除子卿自己、更無餘人可以代作、蘇子瞻謂齊梁小兒爲之、未免大言欺人。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

西漢文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卽位。昭帝崩、無嗣、迎昌邑王賀爲嗣。旣至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率羣臣白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已、嗣昭帝後、是爲宣帝。路溫舒鉅鹿人、守廷尉史。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奔莒、子糾奔魯。及公孫無知弑襄公、小白自莒先入、得立、是爲桓公。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之。姬譖二公子、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奔。後重耳入晉爲文公。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高祖寵戚姬、生如意、封爲趙王、帝崩、惠帝立、呂太后酖殺趙王。及惠帝崩、呂太后臨朝、諸呂專權、欲危劉氏。諸大臣

謀共誅之、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廟號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此句為下昭天命、開至聖張本。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承上說桓文。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恕情、謂推己之心。是以囹陵、圄語、空虛、囹圄、獄名。天下太平。承上說文帝。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再下一斷、虛引尚德緩刑之旨。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應上將以開聖人意。故大將軍霍光。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披、開也。決大計、黜亡義、廢昌邑。立有德、立宣帝。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立宣帝。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

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主意要宣帝緩刑、緩刑即尚德也。以上却不直說、只反覆極寫興廢之際。以深動之。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此句方入正意。秦之時、羞文學、一失。好武勇、二失。賤仁義之士、三失。貴治獄之吏、四失。正言者謂之誹謗、五失。遏過者謂之妖言、六失。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盛服、服也。竭力以佩○七失。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八失。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失。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十失。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結過秦。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六力安家、戮力、并力也。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一闔。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開。死者不可復生、繼古絕字、者不可復屬、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辜、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之、恐失于輕縱、然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毆、逐也。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慘痛之音。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闢、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又東應前。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棰楚、以杖轂扑也。故因人不勝升、痛、則飾辭以視同示、之、飾、假也。視、告也。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獄吏利其假辭以相告、爲指引道理、以明其罪之實。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同納、之、卻、退也。畏爲上所卻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三句盡酷吏折獄之情。蓋奏當去聲、之成、奏當、謂處當其罪、而上奏也。雖咎繇同皋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成練、謂成其鍛練之辭。文致、文飾而致人罪也。○可見酷吏爰書、不可爲據。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愉偷、爲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議、擬也。期、必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應前文作一大束。下更推開一步、是上書主意。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

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垢、〇四句出左傳、晉大夫伯宗之言。藪、大澤也。疾、毒害之物。瑾、瑜、美玉也。惡、玉瑕。垢、恥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首尾以天字應。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論者謂宣帝好刑名之學、溫舒此疏、切中其病、非也。是時宣帝初立、未有施行。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卽位、溫舒冀一掃除之、故發此論。其言深切悲痛、宣帝亦爲之感悟。

楊惲報孫會宗書

西漢文

惲惲、楊惲、華陰人。與太僕戴長樂相忤、坐事、免爲庶人。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

宰相子、（父敞爲丞相。）少顯朝廷、一朝晻（闇）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也。）幸賴先人（父敞。）餘業、得備宿衞、（宿衞、常侍散騎官。）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爲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謂見廢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先謝賜書。）然竊恨足下不深推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會宗之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入報書意。）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朱輪、以丹漆塗車轂。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幷力、陪輔朝廷之遺忘、（遺忘、缺失也。）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頓宕。）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口語、卽戴長樂所告也。）身幽北闕、妻子滿獄。（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之所。○自敘始末、俱含牢騷之意。）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又頓宕。）

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此非幸語、正自恨語。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升、量、良、君子游道、樂以忘憂、賓。小人全軀、說以忘罪。主。竊自私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連用三矣字、情詞慷慨。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君上之賦稅、以免官爲庶人故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不意會宗以此爲譏謗之議。○一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轉筆會全神。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沒也。既、盡也。臣子送君父之終、喪不過三年、其哀有時而盡。○起下句。臣之得罪、已三年矣、今我得罪已三年、惶懼之懷、亦可以少殺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去聲、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激騷之音、短歌促節。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爲萁。其、○喻賢人放棄也。萁、豆莖。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含譏帶誚、惲之得禍在此。是日也、拂衣而喜、奮

褎（袖同）、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滿紙不可人意。）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明明譏刺會宗。）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尚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此董仲舒對策文。）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純是怨望。）夫西河魏土、（西河、會宗所居。）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俱魏賢人。）之遺風、漂（飄）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意。）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言子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何謾罵至此。）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旃、之也。○結語憤絕。○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廷尉議惲大逆無道、腰斬。）

惲、太史公外孫、其報會宗書、宛然外祖答任安書風致。辭氣怨激、竟遭慘禍。宣帝處惲、不以戴長樂所告事、而以報會宗一書、異哉帝之失刑也。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東漢文

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是時張步屯祝阿、弇擊拔之、進攻臨淄、又拔之。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齊田廣屯歷下、今歷城縣。祝阿故城在長清縣、俱屬濟南府。○天然脗合。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田橫立兄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韓信用蒯徹計襲破之。○特爲表章。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衞尉不聽爲仇、田橫以酈生賣己亨之、衞尉、酈生弟商也、高帝詔之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帝使伏隆拜步爲東海太守、劉永亦遣使立步爲齊王。步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殺之。大司徒、伏隆父湛也。又事尤相類也。其功乃難於信也下、可直接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句矣、偶又橫插入此一段、妙絕。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先是弇從帝幸舂陵、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豊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落落難合、謂疏闊而不易副也。○天下無難成之事、

特患人之無志耳。有志竟成一語、大堪砥礪英雄。

前一段、表奔之功。末一段、佳奔之志。中間將自己處張步、與高帝處田橫、比方一番、以動步歸誠之意。英主作用、全在此數語。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東漢文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帝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曹、輩也。）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名論、未經人道破。）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申明上意。）汝曹知吾惡之甚矣、（平日常以此相戒。）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離、）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今又復言之者、猶父母送女、親爲施衿結縭、申其訓戒、不憚再三、蓋欲使汝曹不遺忘耳。衿、佩帶也。縭、佩巾也。以上誡其喜譏議。）○龍伯高（名述、京兆人、時爲山都長。）敦厚周愼、（四字總。）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敦厚周愼如此。）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豪俠好義、（四字總。）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善惡皆與爲交。）父喪致客、數郡畢

至、（豪俠好義如此。）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龍杜之行、並堪愛重、當效與不當效、則有別。）而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務）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申明上意、喻更新奇。）（設）訖（同迄、）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又單言季良取禍之道、以重警之。以上誡其通輕俠客。）○

戒兄子書、諄諄以黜浮返朴爲計、其關係世教不淺。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漢文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先帝、漢昭烈帝劉備也。卽位纔二年而沒。○萬難心事、已傾瀉此二語。）今天下三分、（蜀、吳、魏。）益州疲敝、（益州、蜀也。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先提明事勢。）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次敍羣情、起下用人。）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菲、輕也。言必上法堯舜、高自期許、不當妄自輕薄、引喻淺近、以失大義。○連說宜與不宜、發起一篇告戒之意。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姦犯科、作姦僞、犯科條。○否。及爲忠善者、臧。宜付有司、論其刑賞、陟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平明、無異同也。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內外、謂宮府。○宮中親近、府中疏遠、出師進表、著意全在此一段。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衣。董允等、郭攸之、費禕、俱爲侍中。董允、爲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悲。補闕漏、有所廣益。此段言宮中之事、宜開張聖聽。將軍向寵、向寵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此段言府中之事、宜開張聖聽。○時宵人伺伏、必有乘孔明遠出、而蠱惑其君者、故亟亟薦引賢才、布列庶位以防之。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頹也。六句承上、作一關鎖。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論與隆傾頹之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東漢桓帝靈帝、用閹豎敗士。○後主寵任黃皓、復蹈覆轍、尤可歎恨。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三人、皆孔明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囑。繳應親賢臣六句、下乃自敘出處本末。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南陽、郡名。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孔明學問過人處在此。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猥、曲也。南陽鄧縣西南、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觀其出處不苟、真伊傅一流人。○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敗備于當陽長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求救于孫權。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孔明一生、盡此謹慎二字。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囑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建大業。又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伏後遺詔句。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盧、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

秋悉平。瀘、水名、出牂牁郡、中有瘴氣、三四月渡必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中原、魏也。向之不卽伐魏者、以南方未定、有內顧之憂耳。今畢南征、當與北伐。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姦凶、謂曹丕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心事光明宏偉。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收到攸之、禕、允處、極有關應。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二層、引起下一層。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人言、深追先帝遺詔。責重後主。應前開張聖聽數語。臣不勝升、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主建興五年、諸葛孔明率軍北駐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此疏。大意只重親賢遠佞、而親賢尤爲遠佞之本。故始以開張聖聽起、末以咨諏察納收。篇中十三引先帝、勤勤懇懇、皆根極至誠之言、自是至文。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漢文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漢、自謂。賊、謂曹。偏安、謂漢僻處于蜀。○伸大義當討。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審大勢當討。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幷日而食、北征四句、解見前表。幷日而食、謂兩日惟食一日之供。臣非不自惜也、頓挫。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應上兩託臣句。而議者謂爲非計。時議者多以伐魏爲疑、故有下六段未解之論。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關中響振。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賊固當討、時又不可失。謹陳其事如左。以上作一冐。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昌、○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張良、陳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段言不可以坐定取勝。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據河曲。王朗、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論安危、言計策、動引古之聖人。

羣疑滿腹、衆難塞胸、用人、則妬能嫉賢、羣疑滿于腹內。臨事、則畏首畏尾、衆難塞于胸中。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孫權兄。坐大、遂并江東、不務戰征、使孫策坐以致大、江東遂爲其所并。繇朗皆守一隅、以致破敗者。引證蜀事、最切。○此臣之未解二也。此段言不可以不戰資敵。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孫臏、吳起。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于宛、爲流矢所中。險於烏巢、袁紹拒操于官渡、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特操糧少、走許避之。危於祁連、操征西域、危於祁連。幾偪於黎陽、袁譚據黎陽、操用兵吳蜀、譚兵逼迫其後。幾敗北山、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糧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踩踐墮漢水中。殆死潼關、操討馬超韓遂于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自操、乃扶上船。然後僞定一時爾。僞定、非真。一時、未久。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段言難以不危而定。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爲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湖入淮、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謂轉謀操也。其事未詳。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留夏侯淵守北邊、爲先主所殺。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此段言難以庸才取勝。自臣到漢中、

時亮率軍北駐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喪字、貫至一千餘人。）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合、）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曲、部曲也。）突將無前、（衝突之將、無有敵者。）賨（叢、）叟青羌、（皆亮南征所得渠率。）散騎武騎、（皆騎兵。）一千餘人、（以上乃討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此段言緩之則無人、難以圖敵。）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謂守與戰。）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段言不早圖則兵疲、難以持久。○六未解俱用反說、駁倒羣議、獨伸己見。文勢層疊、意思慷慨。）夫難平者事也、（頓一句。起下。）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跨有荊益、操恐先主據襄陽、將精兵五千追之、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操當興。）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赤壁破曹。）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漢又當興、是操之事難料。）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遣呂蒙襲關、定荊州。）秭歸蹉跌、（秭歸、地名。先主痛關之亡、奮力復

仇、又爲陸遜所敗。曹丕稱帝、操子丕廢獻帝爲山陽公、自稱帝。○漢又忽敗、是漢之事難料。凡事如是、難可逆料。兩舉先主曹操難料之事、見今事亦難料、正與上六未解相照。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意思、全在此處收結。忠肝義膽、照耀簡編。

時曹休爲吳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孔明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乃上此疏、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言、凜然與日月爭光。前表開導昏庸、後表審量形勢、非抱忠貞者不欲言、非懷經濟者不能言也。